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十二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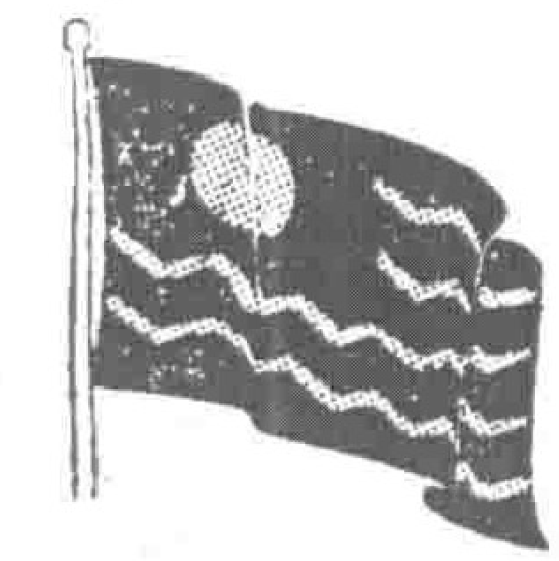
CHINA TRAVELER
Vol. 21, No. 12 - December 1947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航運　對外
中國　貿易
發展　促進

國營招商局

七十五週年紀念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七十五週年來之進展

年份	數量	噸位
民國紀元前四十年（創立初年）	1 艘	619. 噸
民國元年	29 艘	51.720. 噸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初年）	53 艘	86.380. 噸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年）	28 艘	25.518. 噸
民國三十六年（七十五週年）	466 艘	326.855. 噸

總局：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郵政信箱一一七二二號・電報掛號〇〇〇一・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售票處：上海(〇)四川路一一〇號　電話一九六四六　※　船期問訊處：　電話一四一八八
南北洋線：寧波　溫州　福州　基隆　高雄　廈門　汕頭　香港　廣州　海州　青島　煙臺
天津　秦皇島　葫蘆島　營口
長江線：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長沙　漢口　沙市　宜昌　萬縣　重慶
海外線：海防　馬尼刺　新加坡　盤谷　仰光　加爾各答

民生實業公司

宗旨

輔助社會 便利人羣 開發產業

總公司 重慶中正路一八〇號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中山東一路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漢口 宜昌 萬縣 南京 天津 基隆

辦事處 沙市 忠縣 涪陵 長壽 江津 瀘縣 宜賓 樂山 北碚、合川 成都 香港 廣州 汕頭 紐約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業務

機器 電水 物產 礦場 投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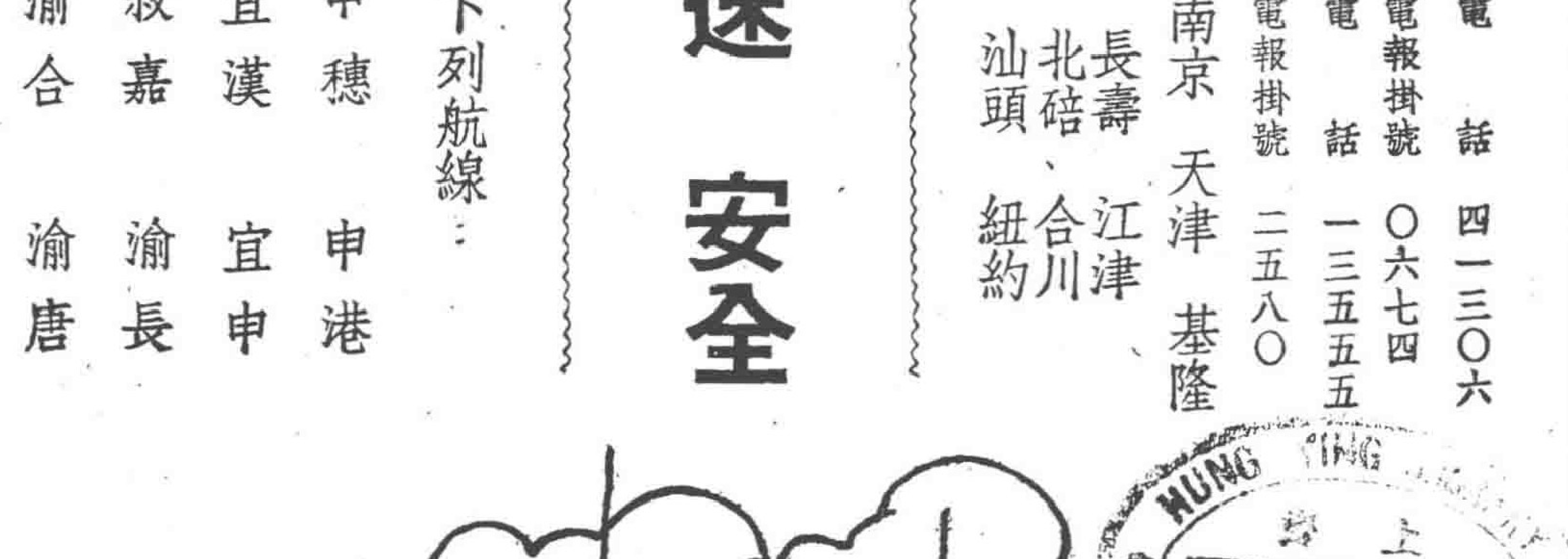
航業——現有輪船九十餘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沿海：申台 申津 申穗 申港

長江：渝申 渝宜 宜漢 宜申

渝瀘 渝敘 敘嘉 渝長

渝涪 渝沙 渝合 渝唐



並代理 太平洋輪船公司業務

地址 北京路二五五號六樓 電話 一四〇二六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際貿易。

總行：上海寗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徐家匯 上海虹口 上海提籃橋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長沙北城 南昌
漢口 漢口漢正街 武昌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南京大行宮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北平東城 北平西城 天津 天津黃家花園 天津梨棧 青島 濟南
蚌埠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十二月號目次

金華北山小南屏（三色封面）……陳其英……封面
滬饒風景綫……唐渭濱……一
上海至瑞士紀程……凌蘇鳳平……五
聖湖秋色……雷紅……一三
咸陽訪古……何正璜……一九
中國人看倫敦……張安治……二七
美國臥車上的侍應員……伍必熙……三三
香島環游記……程志政……三八
當你出去旅行時……柴扉……三八
英國的鄉村（美術圖景）……費求……四三
影城風光（美術圖景）……鍾寶炎……四四
美國西部游……鍾寶炎……四五
受了創傷的倫敦人生活……碧溪……四九
運河綫上……凌松壽……五一
北疆風雲史話……陳澄之……五五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五九
交通消息……六七
旅行雜誌第二十一卷分類總目錄……六九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拾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為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叁萬圓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產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地址
南京東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五八—四七四

滬饒風景線

唐渭濱

浙贛鐵路路線為　國父實業計畫東南鐵路系統中，連接東方大港的一條幹線。即為貫通東南各省的大動脈，關係東南各省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非常重大。全線在淪陷期間，破壞至為慘重。勝利以來，經主管當局積極修復，在最短期間分段修復通車；本年秋間可由上海聯運直達至江西上饒，沿線所經為原平兼丘陵地帶，物產豐富，而風景尤為佳勝。筆者在這晴朗爽快的深秋佳日，由上海至杭州，轉金華赴江西上饒，仍由上饒至杭州返滬，特略述觀感如次：

滬杭間往返

上海北站距杭州城站為一八九公里餘，筆者赴杭時乘錢塘號於下午四時開，晚八時半準點到達；行車時間為四小時三十分，即每小時速率四十二公里強；由杭返滬時係乘二六次特快車，下午二時由杭開，六時五五分準點到達；行車速率每小時也在三十八公里；這速率在戰前原很普通，但在現時是難能可貴。車行時很安穩，座位很舒適，車上秩序，對號的固很整然，不對號的也不擠；車廂明潔，兩次均適天氣清朗，由車窗眺覽沿線風景，像電影般一幕一幕的過去，不覺得坐車的疲勞。江南風景的美麗，在平原中河流紛錯，臨水人家，帆影上下，處處如畫。尤其在這深秋，金碧般的田野，點綴着蕭疏的樹林，間雜楓、烏桕三五樹，霜葉像榴花般的紅艷，與河濱隱隱像雪球般的蘆花相映成趣，實在百看不厭。因而並不感到時間的迅速，而火車依然像箭般飛去，轉眼間即到達。由杭下午二時開，這一班車，中飯在杭，晚飯回滬返家食，時間上甚適當。

杭州一日留

杭州是我國最美麗的城市，為筆者舊遊之地，所有風景名勝，早都遊過，現時僅停留一日，本不想再出去遊覽。惟在杭應洽辦的公務，於上半日即很順利的辦妥，尚有大半天很優裕的時間，筆者四人在湖濱邊說邊行，本來僅為散步性質，未想到信步漫行，已經到了外賓招待所門口，即進入參觀一遍，所內房舍潔整，庭園花木，蕭疏有致，大客廳適為世界女青年會會場，本日為星期例假休會，因得進入會場參觀，四週佈置各國女青年會團體活動照片，琳瑯滿壁，美不勝收。尤其主席台上放置特製的木魚，聞開會散會時，均敲木魚，以代搖鈴，實很別緻。

出了外賓招待所，仍是邊談邊走，我們又隨步到了昭慶寺，昭慶寺為吳越王所建，向與靈隱，淨慈，鳳林稱湖上四大叢林，就外表而言，靈隱似覺莊嚴雄壯，就內部而觀，昭慶因為建築於湖濱平曠之區，所以比靈隱之傍山闢寺者，更為氣象開闊。寺中有戒壇、千佛閣、藏經閣、定觀閣、觀音井、看山亭、臥牛石諸名勝。且有多數可珍貴之刻石，嵌諸牆壁，尤為古剎生色不少。寺門前有清蓮池（俗稱放生池），池上有萬壽橋，寺前古樹繁茂，環境幽雅。寺屋在淪陷期間，僅損壞一部份，勝利初為軍隊借駐，現軍隊調防，所餘房屋為浙贛路局借作員工訓練所之用。

杭州外賓招待所



本日為例假休課，我們便得隨便到各處看看，課堂、宿舍、飯廳等，雖然用具很簡單，但處處都是很整齊清潔，表現一種蓬勃的朝氣。據稱在這裏受訓的，都是招考而來的下級幹部，車務、機務均各有數班，車上的服務生亦在此受過嚴格訓練。筆者聯想過去往來於侯家源兄所主持下的黔桂鉄路，所有車上服務生對於旅客服務的週到與有禮貌，現時便可以推料到浙贛路車上的服務生，當然是具同樣服務精神，將來浙贛路業務的發展，是有賴於這批訓練出來的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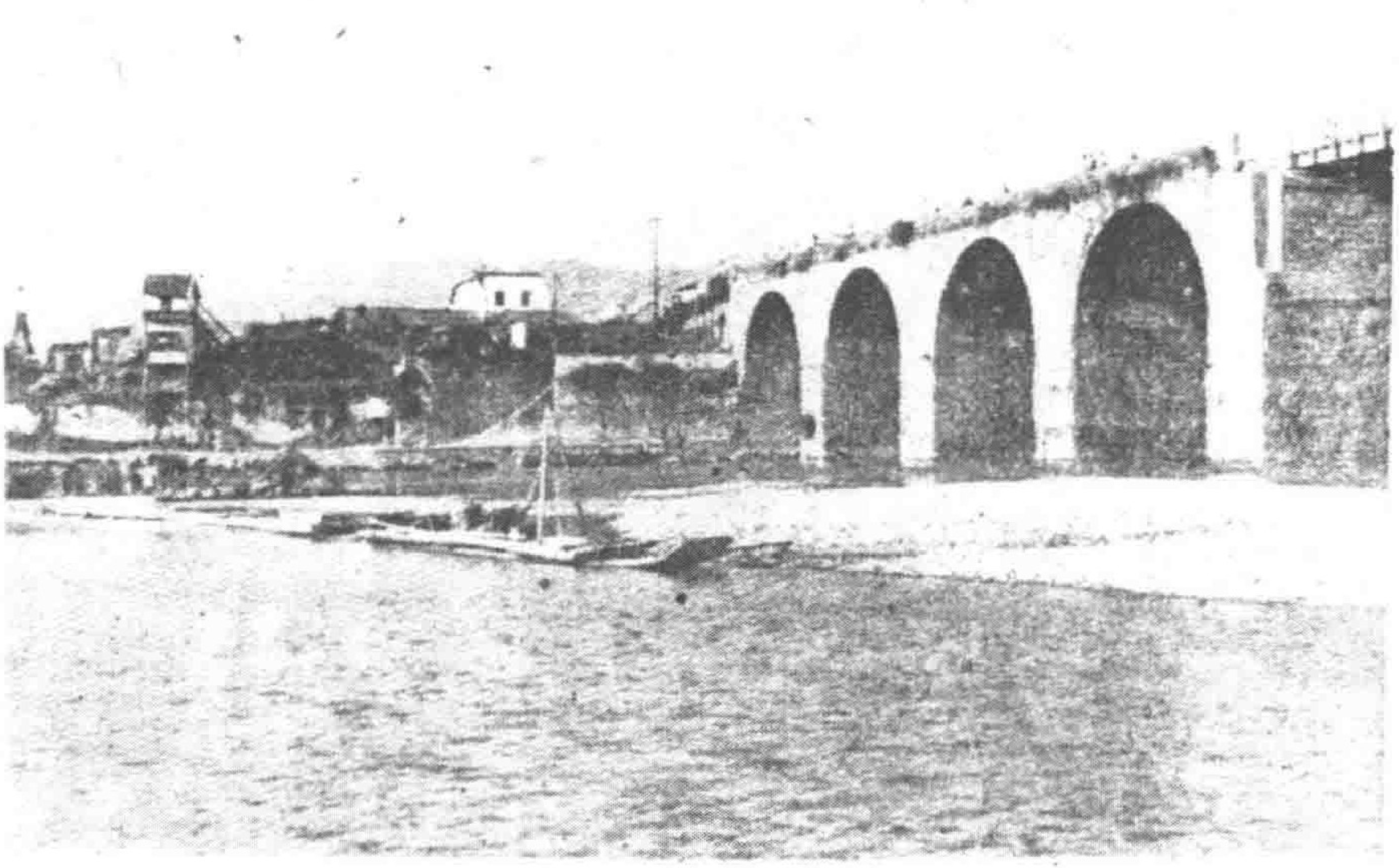
金華北山芙蓉峯

由杭到金華

筆者於清晨到杭州城站，乘七時十分一次對號特快車赴金華，於下午一時三九分準點到達，此段僅一百八十五公里，較滬杭段為稍短，而行車時間達六小時半，從表面看似覺較為慢點，事實上路[illegible]是已盡了最大的力量，因為這原是一件很艱能的工作。這一段路並不是像京滬路的一片平原，而是丘陵地帶，坡度彎道均較大，並非甲等路線標準，在抗戰期間，破壞又相當嚴重，杭諸間是破壞後由日人草率修復，諸金間橋梁毀損殆盡，各站站屋設備，也十分之九是被毀去了。至於軌道、電線、機車房、給水站等完全被折毀，僅路基尚大致保存。以破壞這樣慘重，能於短時間修復通車，自然不是易事，至行車方面，杭諸間以路基不甚鞏固，為求安全起見，行車自不能過快，諸金間係原來路基，行車自較快，與滬杭段相差無幾，不過經過重新修復的橋樑，仍須行慢車，自較為安全。筆者利用若干地方行車較慢，而大站停留較久的機會，藉以流覽沿線風景及觀察各種情況。

當火車由杭州城站開出，很快的便過了南星橋站而抵江邊，即緩緩地駛經錢塘江大橋，錢塘江的波濤和江山的峯巒，處處給人以一種雄壯的快感，六和塔屹立於江邊，其附近為之江大學校舍，崇樓傑閣，倒影江中與朝霞波光相映射，尤覺美麗。當車經過橋上時，便聯想到老友茅以昇兄當時設計建築這座大橋，他的學問、技術、經驗和毅力，在現今的工程界實不可多得，使人和

金華江一瞥



乘平綏路車經過青龍橋時對詹天佑先生有同樣的崇拜。經過蕭山站時，停車時間稍多一點，筆者便下車到站隨便看看，蕭山原爲文化很高的縣份，物產豐裕，地方富足，雖經刼後，而縣治以至鄉鎮間建築物仍很整齊。

距站僅三公里的湘湖，在站上稍高處和車上均可望見；車站有河道可通至湖，湖週圍約二十餘公里，作葫蘆形，環湖多山，峯巒嵯峨，風景至佳勝；惜車不停地前進，湖的形狀便逐漸消失了。諸暨爲絕代美人西施的故鄉，這裏名勝古蹟至多，苧蘿村、西龍潭、涼風洞等以距站較遠，無從眺覽；僅五洩山的勝概隱約可以望望而已。車經蘇溪時，水環山複，清流激湍，風景如畫。自義烏至金華，田間蕎麥一片銀花，隨風鼓浪；而田塍及山隈均是棗樹和烏柏樹，棗樹經霜後，落葉將半，更覺枝條蕭疏有趣，烏柏經霜後，大部份葉是紅透了，尙有一部份是由綠而黃，柏子又是白粒粒像珍珠般嵌在樹梢；在陽光映射下，一片艷紅中，襯託着白、黃、綠等顏色，尤爲美麗。筆者因爲欣賞沿線的景色，不覺得有絲毫的疲倦，同時也不覺行車速度的稍慢。



上饒信江浮橋

金華兩日遊

筆者一行兩人於第一日下午一時三十九分到金華，於第三日仍乘杭饒直達的一次車離金赴上饒，在時間上計算是足足兩日。

金華的城區以至北山都曾到過，金華在抗戰期間——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空前的繁榮，當時上海所有運入內地的物資，均集中到金華再轉入後方的自由區域；許多東南淪陷區的人士也紛紛經過金華轉入內地；由戰前僅有五六萬人口，突增加至二十餘萬人口，自然像暴發戶般突來的財富，不知怎樣享用，而浙省軍政首腦也都駐在金華，當時成爲東南各地的交通，經濟，軍事政治的中心地，這是有史以來的黃金時代，可是不久金華的繁榮便隨戰略轉變而消失了。勝利後兩年來，經地方當局的努力，金華以前在淪陷期間破壞的情況，雖大部份修復，新建造的市房很整齊，街道很清潔，可是過去的繁榮是已過去了，火車雖

上饒靈山遠眺



然是可通杭饒，但以婺港——金華江的沙灘擁塞，水運未盡暢通，火車與帆船聯接的運輸，便為蘭谿所取而代之。經濟商業便不得不日趨沒落，現時以商業的不振，縣城人口僅有四萬餘，政費支絀，原駐金華的專員公署因而撤消歸併於衢縣，浙東區政治上的領導地位亦隨之消失了。但是金華文化向來是非常高，由南朝時許謙，宋時呂祖謙，明初宋濂而至清時李清照，鄭剛中等均有很輝煌的藝文作品遺留着，現時教育是較為發達，省立，舊金屬八縣聯立，縣立及私立的中等學校，計有七校之多，而國立英士大學校址，又確定設在金華，加以北山泉壑俊秀，岩洞瑋奇，實為鐘毓人才的勝地。筆者盡一日的時間至北山考察，深覺北山三洞的天然奇勝，如能配以人工佈置——修築道路，建造房舍，以利車輛交通，游人休憩，每年吸收遊覽的利益，足以繁榮一切；北山岩洞甚多，以三洞為最著稱；所謂三洞者即朝眞(上洞)冰壺(中洞)雙龍(下洞)三洞。雙龍洞是洞中有洞，遊人要臥在小艇進裏洞，裏洞內四壁琳瑯盡為鐘孔岩石，肖各種形態；冰壺洞則洞內有巨瀑十丈，自頂懸空而下，轟雷飛珠，至為奇觀，朝眞洞軒豁深邃，幹洞有天池，一綫天，支洞有龍潭等勝。金華名勝至多，詳細情況，今後當另專文述之。

上饒的一瞥

筆者由金華乘下午一時四十九分一次車，於夜二十三時準點到上饒，在車上沿途所見情形，當另於由饒返杭時再述。筆者在饒住兩夜，有足足一日的時間在上饒考察，雖然是走馬看花，上饒輪廓尚有相當的認識。

上饒縣城在信江的北面，是前清的廣信府治城周圍九里，有六個城門，南門和大西門最繁盛，大西門外大街，尤為平坦，大西門城牆經拆去一部份，闢為商場，城壕滿種荷花，壕邊楊柳成列，風景殊不錯，上饒全縣有二千三百方公里，二鎮二十八鄉，三十一萬人口，七十八萬畝田地，出產有米，苧蔴，夏布，梨，茶，油，姜黃等。信江有三浮橋通南岸，信江書院在南岸高台上，風景極佳，現為省立上饒中學校址，實為絃歌勝地。離城西北三十餘公里有靈山，七十二峯綿亙一百多里，山東北有一孤石憑空挺立，名為石人峯，山上有龍池，頗多奇木珍草，又產水晶，勝蹟至多，惜以路稍遠，未及前往遊覽，惟在城郊遠眺，峯巒疊翠，足慰仰止的情趣。

上饒為現時浙贛兩省物資交流的中心，這完全靠浙贛鉄路與信江水陸運輸發生聯繫的作用。信江為江西省境內亞於贛江的第二大河流，信江本稱上饒江，俗稱信河。廣信府自唐到元朝，都稱信州，信江的名，便由此得來。信江由玉山縣起點西流至洪瑞鎮，入鄱陽湖長六百八十五里。信江雖發源於玉山縣懷玉山，惟流至上饒縣水始深，約有一丈多深，為最好的泊船地方。又於縣城南會合由廣豐縣來的河水，再西流八十里到河口鎮又會合鉛山縣來的河水，所以稱為河口，由此而西，經弋陽，貴溪，餘江，餘干等縣而至洪瑞鎮入鄱陽湖，信江所經過的地方，為江西省富饒之地，現時這些地方輸出品如米，茶，烟葉等，均集中於上饒，由浙贛路運出杭滬等地，而由滬杭等地輸入信江流域的鹽，布疋，洋什等貨，又集中在上饒分發。上饒現時的繁榮就寄託在上面。此外上饒的風俗很淳厚，人民很樸實，生活上最主要的米，魚，肉，蔬菜均很便宜；氣候也很正常，是內地中較富裕而安定的地方。可惜因靠近貴溪，一般人民較為迷信而已。

浙贛路車廂

筆者本擬由上饒赴南昌，適以原定汽車臨時有點障礙，遂決定仍由上饒還返杭州，計早晨七時零五分乘二次特快車，由上饒開行，於夜十時五十分準時到達。在車上將近十六小時。以三百八十八公里的里程，特快車行車時間需要這樣長，似覺稍嫌過慢，惟以事實的特殊困難，有此成就，已是不易，關於杭州至金華一段的情形，經在上文略述，茲就饒金一段工程及行車情況略為記述。

衢縣到金華一二〇公里戰時戰後先後修復通車，路基橋樑均較為穩固，金華到衢縣雖僅八十二公里，但因此段有金華江，靈山港，下山溪，上山溪，東蹟江等五大橋，損失情形慘重，修復工程浩大，各橋經本年二月間興修，日夜趕工，經三個多月將橋座工程，先後完成，惟所需全部鋼樑，須自英美訂製，難以應急，不得不改變計劃，將金華江先建木拱架橋，靈山港東蹟江先建木桁架橋，上下山溪以舊工字梁及方木先行架設通車。當火車駛過這五座大橋時，為求安全起見，須緩緩前進，筆者由車窗俯視橋墩重建工程及臨時架設便梁通車，不得不佩服橋工人員的設計精巧，於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以此原故，自然不便歸咎行車稍緩。

㈠現時鉄路所需機車車輛和一切重要器材，大部份仰賴外國，惟輸入至不易，所以無論行車及工程方面，在在無不感受到器材的困難。浙贛鉄路在這極端困難的環境中提前分段通車，筆者此次所乘的客車，雖是低鈎，缺少鋼版，不免震動，但這是浙贛鉄路機廠所自造的，在器材困難的現在，這一點又是一件不易的事。

㈡浙贛鉄路現時列車的電力，不是靠機車行動時附帶發電，而是另有一輛車廂裝置柴油發電機發電，每於早晨天未亮以前及黃昏後，列車電燈明亮像白天一般，便利一般旅客在車廂閱讀書報。筆者此次十六小時在車廂中，白天流覽沿綫風光，黃昏後便閱覽書報，如此便不覺得時間過長。

㈣車上服務生對於旅客很有禮貌，茶水照料頗週到，車廂時時打掃很清潔。至列車中附設廚車，炒飯，湯飯，雖較簡單，惟頗清潔。

基以上數點，筆者整整十六小時中，對浙贛鉄路當局從艱難困難中求進步的精神，至為欽佩，並預感最近的將來必有很大的改進。

上海至瑞士紀程

淩蘇鳳平

吾國自抗戰以來，每一個國民之生活，均經過極度之變遷，而抗戰經歷八年之久，在內地者飽受播遷流離之苦；公務員工作備極勤勞，星期例假從無休息；而為主婦者，躬親炊爨，提攜老幼，猶以一部份時間投身社會服務，或竟終日工作，以減少家庭之困難。婦女們在此期間，精神之緊張，生活之艱苦，殆難罄述，而八年蟄屈，一切世界知識，時代潮流，更感疏隔；勝利以還，外患雖除，而內憂未已，在此時間欲得一赴國外之機會，以增廣知識，調節精神，即男子亦不易希望，何況婦女乎？余此次得隨外子遠赴歐洲，為兩個半月之遨遊，機會偶爾得之，固非當時所敢希冀，旅遊所及，記其旅程，抒其感想，為我諸姑姊妹告，自係余應有之責任也。

自大戰終止後，國際合作與集會之事，漸形活躍。今年為瑞士國創建鐵路百年紀念，同時第十四屆國際鐵路會議亦定於六月廿三至廿八日在瑞士舉行。我國為國際鐵路會議會員，已有數十年：茲次早接請柬，須派員出席。余外子竹銘奉派為首席代表，此外尚有洪君光昆，鈕君志伊均將同行。歐俗尊重女權，男女社交尤尚平等，瑞士國素以風景著稱，尤喜遊客多臨，故此次邀請各國代表，並歡迎其眷屬同來，一切招待與均予代表等以便利，因此引起余之興趣，幸政府體察下情，准發出國護照，於是匆匆在三個星期內，籌備成行。



埃及開羅之金字塔——圖中人為作者

行前之籌備

余自幼即慣於行旅，火車輪船視為故常，昔年漫遊甘新青海，則卡車駝背，亦經嘗試；顧足跡未遠出國門，尤未見國際場面。外子以原來職務關係，不能久離；故赴歐往返，均須飛行，行李不能多帶。我國女子既少出外，此次參加國際集會，又不能不為國家爭體面，數年來僻居內地，衣衫簡樸，未嘗新製。茲忽為國外之行，於是衣裝行李，大費躊躇；余家兒女都已長大，又值暑假在家，家事安頓尚較簡單；然在行前三星期中，一切準備事項，極為忙碌而緊張。

出國前第一應辦之事，為身體之檢查，與健康之簽證，余等在京係由中央醫院辦理，主要之檢查，為眼及肺部是否健全，並須注射霍亂、傷寒及天花之防禦針，需時約兩週至三週。經過埃及等處，本須注射黃熱病防禦針，以此針苗，京滬兩地皆無，遂付缺如，途中幸亦不注意於此，手續既畢，領一身體健康證明書，離滬以前，尚須向海港防疫處蓋章，方告完成。

余等所領護照兩人共一張，因途中經過英國屬地多處，及暹羅、印度、伊拉克、埃及、意大利、法國及英國本土，然後赴瑞士及比利時，故行前須向上述各國在華使領館簽證入境或過境手續，幸係官員出國，故各處簽證皆甚迅速，不須余親去也。

身體經過檢查，護照又已領得，余之準備工作乃以趕製衣服行李為中心。飛機可帶行李，每人僅以三十公斤為限，不能多帶，幸在夏季，衣服較輕便；但乘飛機則較風涼，歐洲夏季亦涼；故大衣仍不能不添製；西俗夜間如有酬應，所御大衣須黑色，而日間服用又不宜於黑，因須製黑色與藍色大衣各一襲；至於長衣則我國服裝，素為歐西所喜，不須製西服，惟俗尚日間所穿較短，晚間在交際場內又須較長，故除日間者外，晚用長服亦須製二三襲，此為主要之衣裝，必須在國內製備者。其餘如手袋、皮鞋等原可在歐購買，一可以適用，二可省途中攜帶之煩，但聞歐洲物料缺乏，購買須有限制，且我國女子之足較



倫敦牛津大道

歐洲女子爲小，皮鞋難得合度，故亦須購備一二雙，免致到歐受窘。

赴歐途程

余等以時間關係，不得不乘飛機。由東方赴歐洲，本有荷蘭公司、法國公司、及英國公司之飛機可乘。經叩詢近來會赴歐者之經驗，皆謂英國海外航空公司British Overseas Airways Corporation（BOAC）之水上飛機爲佳。惟時間則須六日之久，較陸上飛機爲慢，爲旅行較安適起見，遂決乘此公司之機。而此次一同赴會者有余夫婦及洪鈕二君，接洽之下，四人不能同在一班，不得已洪鈕二君先一班啓行，余夫婦則定六月七日由香港逕飛英國。

六月一日余夫婦由京乘京滬夜車啓行，此行雖爲時甚暫，但至車站送行者仍極多，幼子崇邁亦來送，頗有依依不捨之態。到滬留一日，於六月三日乘中國航空公司之空中霸王飛港。此飛機巨大，而內部極舒適，共有四十四座，座位極好。機上有熱咖啡及點心可食，與余前年由渝還都所乘小機，兩旁分坐，飛行時搖擺不定者，截然不同。由滬南飛經過溫州及福州等城，俯瞰極爲清晰。惟福州以下，天氣不佳，到港則天氣沈黑，蓋正在風雨季節也。

余等到港爲六月三日，而飛英之機至七日始離港，得以從容辦理手續。英機由港至倫敦單程每人票價一百七十英鎊，每人免費行李三十公斤，公司章程每超過一公斤，即加收票價百分之一，余等爲避免行李過重，兩人共帶飛行式大小提箱各二，迨過磅則僅共五十公斤耳。

有一事足記者，港督聞余等過港飛英，特邀余等至督署午餐。是日賓主僅六人，飲饌極爲簡單，無湯無魚，僅一菜一點心而已。幾不能果腹，余素聞英國仍厲行節約，今初到英屬地，即感覺節約之空氣，英人向以守法著稱，其上下一致之精神，不因招待外賓而有所差異，至足欽佩。是晚余外子友人宴於大同酒家，則魚翅乳豬，應有盡有，事後探聞每席菜價港幣三百餘元，與今午較，相形之下不禁有感。

余等以在港尚有時日，特抽一日之暇，爲廣州之行，余自髫齡遠離鄉井，自後偶一到粵，亦極倥偬。抗戰以還，與戚輩別離已十年，今得此機會，返粵省親，與諸親友一敍，實異常快慰。但江山依舊，人事多非，不免一番今昔之感。廣九路行車甚舒適，而其時適東江大水，路基兩旁，汪洋一片，不知沖毀若干田廬也。

飛機原定六月七日由港起飛，十二日抵達倫敦，乃香港正值風雨，雲霧低垂，七八兩日均不能起飛；九號早天氣較晴，驅車至啓德機場，由公司用小油艇送客上飛機，此機爲水上飛機，名Howard裝有四個發動機，機如魚形，機內有客位共二十二位，地方頗爲寬適。余夫婦在正中

五八—四八〇



作者與朱世衷夫婦在瑞士

兩座，相對中有小桌可以開合，時乘客僅十餘人，未曾坐滿。座客有數人爲英人，逕赴倫敦者；其餘則以赴加爾各答者爲多；同機遇國人神父彭福博士赴加爾各答轉機趕赴歐陸開會；至華人由港直赴倫敦者，則僅余夫婦二人耳。女客除余外，尙有二英人，不感寂寞。上機後，機即發動，但其時天色並不佳，機在港內盤桓再四，至九時許始能成行。出港以後，天色清朗，海天如鏡，余至此精神爲之一爽，覺身輕輕如浮雲，風飄飄如升仙，多年希望，得赴國外旅行，至是竟達到目的，其樂可知！飛機航綫，經過海南島之西北角，俯瞰大地，甚少人家；而林木甚盛，綿延數十里，在內地不易得見。未幾復出海，一小時許，又臨海岸，則安南東岸也。越湄公河入暹羅上空，下午四時在曼谷河上降落，公司有船來接上岸，至航空站休息。站上備有茶點，在此檢查護照，有在此即達目的地者，亦有在此上機者，約一小時後，由小船送回原機，繼續起飛。八時到達仰光，降落河中，其時爲當地時間五時三刻，天尙未黑，由公司送至指定之旅館住宿，完成第一日之行程。

仰光地方，與我未來時之想像，頗有不同。我等由河邊至旅館所在地，汽車約行十分鐘，所過街道，濃蔭蔽天；但其人民生活甚苦，且極不潔淨，或因氣候較熱之故。街上所見，因戰事破壞之處，破牆殘垣，觸目皆是，危樓數角，燈光黯淡，頗有一片淒涼之感。而夜來烏鴉甚多，呀呀之聲，發出甚厲，聞之心悸，是夜入睡，爲之不寧。

六月十日早六時一刻，復由仰光起飛，未幾抵印度之加爾各答，外子友人王君慎名來接，在岸邊茶點小敘，即復上機，望卡拉蚩進發，此段路橫過印度北部大陸，爲程二千一百六十公里，爲由港飛歐最長之一段。我等乘機幸已慣熟，機上早餐及早茶，或下午點心，按時遞送，極覺精美。在機上閱讀前中國旅行社所出之歐美采風錄，足消永晝，而機上偶發飛行簡報，載明其時之地位、高度、飛行速度，在某時間內有何山川城市，可以望見；及在幾許時間內，可以抵達目的地；使旅客傳觀，可破岑寂。機上各站執事人員，服務甚爲週到，每到一站，一切行李護照等手續，辦理極爲迅速，時間銜接亦佳，使旅客不至感覺生疎，而每到一宿站，必事前將旅館名稱、房間號數、翌晨起來時間、早餐、及出發時間，預爲規定，使旅客眞有賓至如歸之樂。

由加爾各答至卡拉蚩，共飛行九小時二十分鐘之久，降落印度西岸，已是本地時間下午八時三刻，天已昏黑，由公司小船送上岸，即在海濱不遠之一招待所住宿。此地爲昔日兵營，設備簡單而清潔，在此下榻，原可一解終日飛行之疲

勞。乃公司因在港動身已為惡劣天氣延阻兩天，到卡後，以天氣甚好，特欲趕回一日之時間，故在招待所休息僅兩小時餘，即於午夜十二時呼醒，梳洗後，至航站辦理手續，復於晨早二時起飛，以為時太早，故機上特將臥舖放下，將男女客重行支配，余與二女西客同一房，牀位雖狹，頗能酣睡，十一日早八時半到達波斯灣西岸之Bahrein降落，停一小時許，繼續起飛。

本日所以晨早飛行，原擬以一日之時間飛達埃及之開羅，可趕回一日之時間，乃自Bahrein起飛不久，機上執事來告，謂午間抵Basra後，客人在此過夜，下半日不飛，余頗不解其故，嗣到達Basra後，外子始告余，謂在抵達前一小時，彼已發覺飛機左邊第一個發動機失靈，幸降落無事。余等由公司分配住在航空站之Shatt Al——Arab Hotel，此殆為Basra之惟一旅館，下有大廳，旁為各航空公司之辦事處，樓上為旅館，規模甚大，居住甚適。時天氣熱甚，（約華氏一〇七度）幸室內有冷氣，午飯後洗浴午睡，五時後始稍能出外一行，此地在空中望見，遍地荒蕪，祇有將到達時，始見有種植，Basra屬Iraq國為回教王國城，臨Shatt Al——Arab河，在波斯灣之北端，有洋船往來，有水電設備，在極荒涼地帶中，得一臨頗近代化之城市，頗感覺有趣。

飛機修理半日，午夜已修好，十二日晨三時起來梳洗，各客同赴餐室茶點，至碼頭辦理手續，復上汽船登機，四時半又起飛，今日航程由Basra至埃及之開羅，橫過阿拉伯沙漠。離Basra後，祇見一片荒蕪大漠，凡歷四小時餘，均是沙磧，惟有山邱，與我國西北塞外不盡同，九時半飛過死海上空，凡六分鐘過畢，此海看來甚小，無出口，水面尚在海平綫之下，水含鹽質甚重，魚類不生存，附近有鹽田甚廣，未見公路，大抵以駱駝運輸；耶路撒冷聖城在死海西北，隱約不大易辨。過死海不久，即見蘇彝士運河，飛機在運河南端上空經過，少頃見開羅城，飛機為乘客眺覽之便利，特飛至城西之金字塔上空，環繞一週。開羅全城與金字塔之雄姿，得一鳥瞰之便利。旋降落在尼羅河，吾人已由亞洲行抵非洲矣。

飛機為趕時間起見，原定抵開羅加油後，即繼續飛行。乃十二早十一時在開羅降落後，機件仍須修理，宣布下午不飛，午夜再繼續前行。余等抵達航空站後，幸我國駐埃使館張代辦啓賢先生來接，於是驅車至使館休息，時何鳳山公使已離國尚未到埃，張代辦夫婦及館員陸閏成先生夫婦在館招待，午間至St. James飯店西餐，西瓜甚美，此間天氣尚不甚熱，較之波斯灣所停兩處，風涼已多。回館休息後，由陸閏成先生駕車領余等出遊市街，開羅城市甚大，街道整齊，商肆甚盛，大橋大廈林立，多係昔年英人投資所經營。今埃及獨立，多將英人投資之事業贖回，埃及為回教國家，習尚特異，女子舊式者，尚蒙黑面罩；不肩挑背負，而以重物置諸頭上，看來甚覺不易。埃及國在北非沙漠中，全靠尼羅河，以資灌溉，故尼羅河流域土地極肥美，此地終年不雨，故房屋多平頂，雜置用物，望去頗似未曾完工，埃及現在仍是王國，聞王室甚富。

余等驅車過市後，復沿一極好之公路前進，遊覽金字塔。此地有金字塔三座，其中較大者以離市較近，故遊人到埃及多到此一觀。此種塔係石塊所壘成，而埃及地平衍無石山，此石塊不知從何處運來。金字塔為數千年前之王墓，聞墓內古棺及珍寶，已為英人取去，置諸博物館。此地復有一人首獸身之石像，斑駁不堪，余等在此盤桓許久，攝影數張，至夕陽在山，始下山至附近Mena House Hotel參觀，此地為昔年開羅會議時之會場，蔣主席曾親臨出席。

在開羅因修機有半日之逗留，得飽覽名勝，十分滿意。六月十二晚十一時復上機飛行，十三早抵義大利西西里島之Augusta站降落。少頃續飛，橫過地中海，午抵法國南岸馬賽附近之Ma-rignan加油，繼續起飛，橫掠法國大陸上空，旋過英倫海峽，於下午五時半在英國南岸之Poole港降落，兩日路程，遂於一日趕成。此地為BOAC之終站，離倫敦尚有一百二十英里之陸程。蓋以倫敦天氣少佳，附近河中亦不宜降落也。

飛機抵Poole後，王景春博士派馬君本師來接，在站辦理手續甚簡單，取回行李後，即乘下午七時一刻火車，望倫敦進發。此車為特快車，坐位舒適，車行甚速，在車上食飯，連日乘機，忽易以快車，極為輕鬆。八時半到達倫敦之Wa-terloo車站，時王光熙博士及其助手朱世衷夫婦，及先到達之洪鈕兩代表等多人來接，異地相逢，不勝欣喜。引入Dorcester Hotel居住，余等行程至此，暫告一段落。人每謂十三號為不順利之日，尤以逢星期五為不良，余等到倫敦適為六月十三日星期五，而數日行程以此日最為順利，計由香港起飛至倫敦共歷五日，行程共計約一萬三千四百公里，至是余已抵達歐洲之第一大都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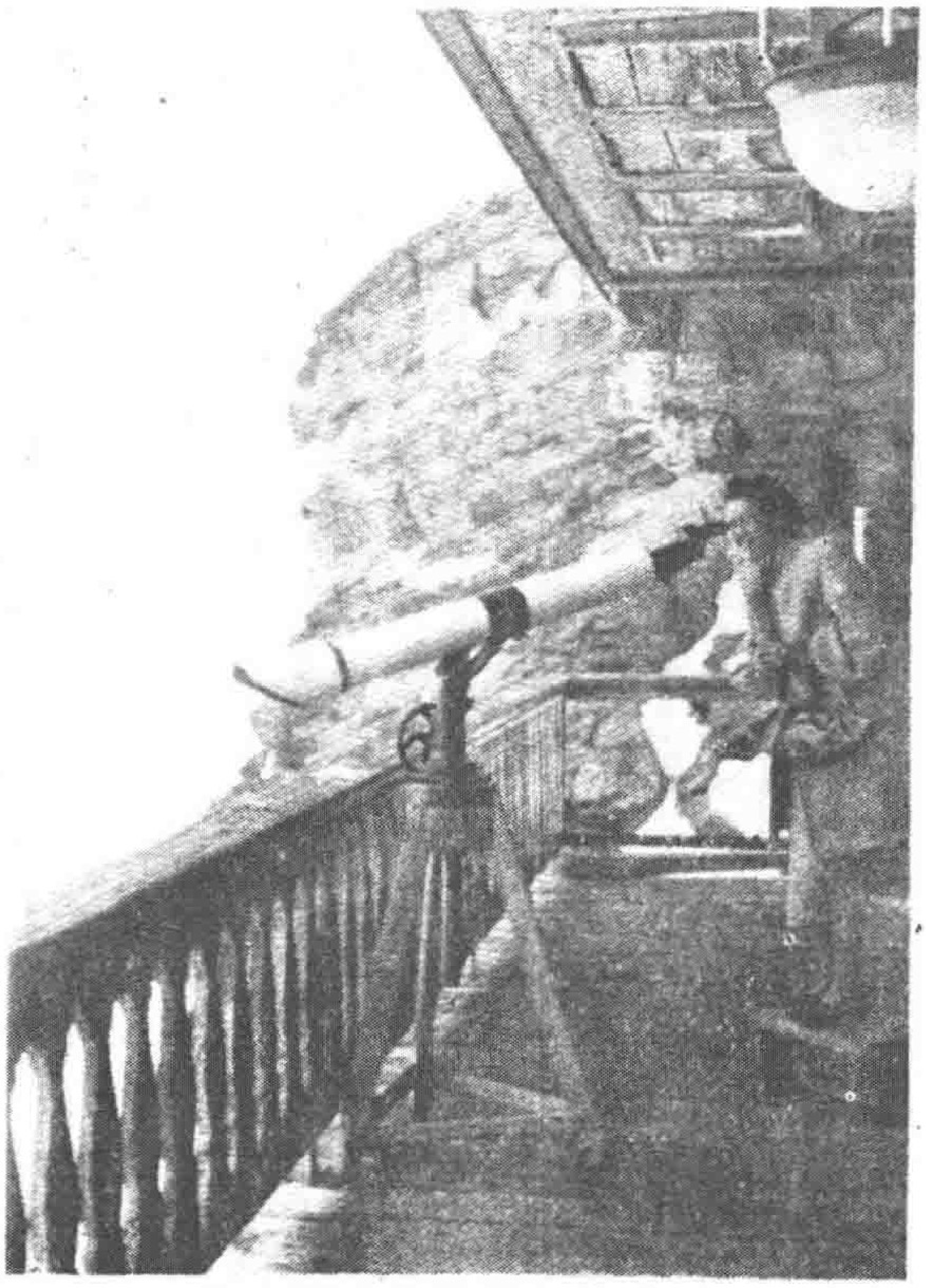
英倫小駐

余等到英，屈計距在瑞開會，尚有數日，因決計在倫敦作五日之遊。王景春博士昔年任交通部路政司長、中東鐵路督辦等職，來英已十餘年，任購料委員會主任及交通部駐英代表，歐洲情形至熟悉；且曾充國際鐵路會議我國代表，在國際間甚有聲望；此次十四屆國際鐵路會議，我國派員出席，一切手續，皆由王博士事前辦妥；彼亦為代表之一；王博士年六十餘，辦事極認眞而週到，我等在英數日，外子每日訪客及酬應，皆早已排好程序，且多親自陪同前往；王博士之祕書朱君世衷，精明能幹；朱君夫人梁綺英女士

來英數月，倫敦情形亦極熟；余幸有此伴，在英數日，由朱夫人陪往參觀遊玩，獲益不少。

余等到倫敦，首訪我國駐英大使鄭天錫博士。鄭大使年約六十，康健異常，一望而知為積學多才之士，而健譚好客，無官僚之習；其夫人及女公子英還女士和藹可親，曾邀余等數次，在其家食飯。鄭大使善飲啖，且躬自指揮廚役，製為粵菜，客中得此，大不易矣。

英國在此次世界大戰中，雖其本土未曾被侵；而被德飛機及V1與V2之轟炸則頗劇；在抗戰期間，亦有一段極艱苦之過程。勝利以還，元氣大傷，經濟尤形枯窘，今在英倫所見，雖表面已熙熙攘攘，不愧為大都會；但轟炸之陳跡，與危樓殘垣，仍到處可見。社會上最令人初到感覺者：一為時間之提早，吾人在國內亦有夏季鐘點，較標準鐘提早一小時；但倫敦時間則提早二小時，每晨七時起來，市面已呈動態，實則標準時間五時耳。二則為市上物資之缺乏，尤以衣食兩項為最，無論在旅館或在飯館，僅早晨一頓可吃麵包，中午兩頓均無之。肉類、鷄蛋、白糖居家者均有定量分配，不能隨意購買，亦無黑市；惟兒童可吃水菓與橘子，至於牛乳亦為兒童之特享品，以最優先供給學校兒童，每日有一定量牛乳，校方免費供給，強迫其進食，即在假期內亦然，所有人民食物之供給，無階級之分，亦未嘗對國內及國外人民有所歧視。上述學校，牛乳之分配，朱世衷夫人之子，在倫敦就學一樣享受，不因為係外僑而有所偏枯。同時在交際場中，亦不因余等為外賓，而有特殊之便利。譬如余等居倫敦大酒店五日，而未吃過鷄蛋，詢之侍者，則答以對不起。所有橘子、香蕉等原為英倫所無，其來自國外者，則祇有兒童可以享受；如成人索問，則感覺問者之不懂事理，某日余夫婦赴大晚宴，儀式甚隆重，男女均穿禮服，餐室極為富



瑞士少女峯站外下望雪景

麗，惟飲饌則極簡；蓋政府限制：最豐肴饌每客不得超過五先令，晚餐亦無麵包，在此大場面中，可說客人未飽，而主人却並不以為不安。蓋國家法令如此，英人富守法精神且能刻苦，可見一斑。

倫敦大商肆雖多，但入內購物，覺極為難。因日常必需用品均有定量分配，每人每年得領用購物證三十張，全年衣服、鞋襪、帽子、手套等均規定每種所需購物證之張數，如西裝一套須二十張，襪一雙須一張，余等在英因係遊客，不能領得購物證，故商店物品雖多，每苦不克購買。偶爾得友人分惠一兩張，方可購到物品；而能得到購物證購置者，價却甚廉；至於不須購物證而能購之物品，多為奢侈品及非必需品，如是則價昂，且附加稅甚重。

英國與吾國通商最早，投資於鐵路亦甚多，外子在英不乏舊友，且以戰後英國朝野對我國甚關懷，故外子來英，應酬訪問無虛日；余則趁閑一遊英倫諸名勝，首赴皇家油畫院，參觀其中油畫及石刻，非常偉大。余曾學畫，故對於油畫最感興趣；惟在國內觀摩太少，至此得見諸名畫家傑作，及宗教式之大幅油畫，極飽眼福，為之欣賞甚久，且購畫片數幅。

遊Westminster Abby大教堂，此為英倫首屈一指之大教堂，內部非常莊嚴，英國王室名相、詩人多葬於此；而國家有大盛典如英王加冕等，多在此舉行；倫敦昔年受敵機轟炸，而此教堂却未被損。

遊科學博物館，此館不收門票，內陳列各種科學圖說及模型，如煤鑛之如何開採，汽油之如何製煉，以及蒸汽機、內燃機之原理及演變，各式鐵路機車及飛機歷年演進之經過，等等；式樣既多，規模至大。其中許多機器，可以開動；或撥動電鈕即能旋轉者；學校兒童，每由父母帶領，或結隊由師長帶往參觀，許多電鈕，即准許兒童自行撥轉，聽其興之所至，自由發展；而由師長加以指導，兒童至此，無不手舞足蹈，欣悅異常，如是啓發兒童，對於科學之興趣，至為有益。余外子昔年曾有志建立兒童樂園，其用意即類此，深盼他日，能以實現。

大凡到倫敦者，殆莫不到臘人院一觀，此院為一法國婦人所提倡，故言臘人院者，每謂之為Madame Tussaud，院內各室陳列臘人甚多，有英國王室各像，有英內閣各員，有世界各有名元

首，我國蔣主席亦在其列，此外則世界古今名人多陳像於此，工作極細，有極像者；室中下層，列有世界各罪惡之故事，及凶暴人物之臘像，地方幽暗，令人恐怖，余以胆小不敢卒觀。

英倫公園及動物院之類甚多，余等僅遊其一，內豢養各類禽獸者極多，猛獸如獅虎豹狼等皆有多頭；中有我國所送熊貓一頭，取名聯合；此獸性甚馴且畏人，好攀居高處，類似熊而色較美，產於我國四川省，余在國內却未見過，不謂在國外見此希獸也。

余在英所遇英國人士不少，多與我國有友誼者；在宴會場中，亦會晤及多人，情誼甚爲殷厚；其中有曾在華居住者，則每道其昔日居華之舒適，與我國肴饌之精美；朝野人士多對我國寄予極大之同情與期望，咸相信中英關係，必日益親密；英人守舊，亦有古國風，友情之交流，彌足念也。

由英赴瑞

六月十八日由倫敦起程，前赴瑞士，同行者有王博士景春，朱世衷夫婦。是日下午三時二十分至維多利亞車站，乘『金箭』號特快車離倫敦，下午五時一刻到英倫海岸之 Foekstone Harbour，在此換船渡過英倫海峽，此船頗大，能容客千餘人，船分數層，有客廳、餐廳，凡客人欲上岸定車位、定旅館、打電報、以及驗護照、換銀幣等，皆可在船上爲之。余等定得一包房，更爲舒適方便，時以候潮，因得從容在船上晚餐，七時三刻始離英岸。英倫海峽，素以風浪著稱，雖爲程僅二十餘英里，而旅客每多以爲苦；但今日天氣特佳，風平浪靜，如遊內河。至九時一刻抵達法國海岸之 Calais，法國鐘點較英遲一小時，即法國夏季時間，僅提早一小時，故抵法岸爲晚間八時一刻。上岸後，一切行李檢驗、及檢查護照等事，交由譒譯辦理，不須自己操心，稍付小費而已。朱君世衷在歐旅行，甚有經驗，此次得其同去，便利甚多。由法國加萊至法瑞邊境之巴城(Bale)，須乘夜車，余等在法登岸後，列車已候於碼頭，歐洲夏季赴瑞士避暑之人甚多，車位須早數日即預定，余等臥舖早已由王博士定安，車位甚爲舒適，每房上下兩舖，類似京滬路之臥車。余與朱太太同一房，晚間九時開行，所過城市，猶依稀看見歐戰時破壞之遺跡，蓋此一帶鏖戰甚烈也。

六月十九日早九時到達瑞士邊境之 Bale 城，由此換乘瑞士國家鐵路火車。瑞士對於各國代表前來開會，及同行之妻女一概發給鐵路免票；不但火車免費，即上山電車、街車等，皆一律免費；余等一入瑞境，即享此便利。以開會尙有兩日，特先至 Inter Laken，由此赴少女峯小作遊覽。瑞士火車幾全部爲電氣化，上車以後，但覺車廂清潔而舒適，行車時無灰土之侵入，而由法入瑞，地理上忽由平地轉入山地，驟覺引人入勝。是日天陰小雨，午間在車上食飯。余等入境驗護照時，瑞當局即每人發給餐證若干張，足敷四日之用，俾入境後，得以從容續領。余等在車午膳，即開始使用。時列車在峯巒秀美之中，忽轉在湖邊行駛，一望平湖，清秀無比。環湖皆山，上尙積雪，鐵路沿湖之南岸而行，一路濃蔭蔽天，村落原野相間；而鄉村房屋，亦清潔美觀，窗戶之外，多綴鮮花，火車穿行其中，直似入一極大之公園，分不出城市與鄉村之別。午飯既竟，抵達 Inter Laken，在此換車前往 Klein Scheiddeg，車未到時，車站之候車室內，有瑞士男女學生年約十三四左右者一羣，亦在此候車，身穿短褲，脚着硬靴，背負行囊，似係方始下山候車他去者，以車未至，而外間正小雨，乃在候車室內作種種娛樂，時而合唱，時而舞蹈，種種活躍，不可名狀。余因不懂法文，聽之不甚會意，只見各生時而哈哈大笑，時而排立作樂，忽一生向朱太太行三鞠躬禮，詢之，此生乃係被罰。少頃由教師率領魚貫而出，各生復持所攜山花數束送余及朱太太，招手含笑而別。各生皆身體健壯，精神活潑可愛。由是可知瑞士不特風景秀美，且人民亦極康樂，教育尤有特長處也。

在 Inter Laken 站，換上火車，乘一小段，至 Lauterbrunen，再換乘上山火車。車係窄軌，兩軌之間有齒形鐵軌一條，車廂下皆有齒輪，故火車能爬上甚陡之山路。是日下午四時許，到達 Klein Scheiddeg，此爲上少女峯之中途山站，僅有旅館兩家，地高出七千餘英尺，旁有小肆。余等住 Belluue 旅館，此處王博士數年前曾來游，店主人對王博士尙認識，加意招待。余夫婦住第一號房間，與朱君夫婦爲隣，房間整潔精緻，時雖踏入夏季，而因地勢已高，尙覺寒氣。室內已有電爐設備，溫度宜人，樓下餐室華麗異常，窗外雪峯屏疊，如在庭戶，而飲饌精美適口，余等自昨日下午離英，僕僕一日之勞，至此心神爽快，酣睡休息，藉作明日登山之準備。

六月二十日早起，天色晴朗，進入餐室早點，則玻璃窗外，少女峯正湧現於羣峯之中，時太陽初出映照，格外清麗。他峯雖積雪，但仍露嶙峋，獨少女峯尖削而全爲雪所蓋，亭亭玉立，光豔無比，深覺少女峯之名稱，用得極爲妥當。余等一面早餐，一面欣賞此美景。早餐畢，乘九時五十分開行之狹軌齒輪電車上山，山路漸陡，進而兩旁皆有積雪，所最奇者，積雪之旁，野花盛開，紅與白乃相映成趣。未幾車入山洞，寒氣漸入肌骨，山洞之內有時鑿小洞透出山外，電車在此小停，使遊客得一觀雪景，再入一長山洞，長約數公里，始至 Jungfrau，車子停處，仍在山洞中，下車入站，始知此站，建於山腰懸崖中，窗外爲走廊，置有望遠鏡，可遠望各處雪景，此地已高出平地 三千 四百餘公尺。就鏡下望見山

地，全爲積雪，如在嚴冬。車站建有數層，有旅館及飯室之設備，極爲幽靜而舒適。在此度暑，殆不復知世間有夏季矣。余等在站乘電梯上天文台，直上一百二十公尺，此爲一峯之高處，登台一望，祇見一雪世界。下站轉入水晶宮，此宮整個爲冰雪所製，進入走廊，如入一大冰塊鑿開之隧道，旁有小室數間，一置汽車一輛，全屬冰製；一佈置如客廳，內放一鋼琴，有棹椅可坐，棹上置花瓶，所有鋼琴、棹椅、花瓶無一非冰製成；再入則爲一大溜冰塲，可容數十人溜冰，余等至此，歎爲觀止。余等雖不能溜冰，但亦以溜冰之姿態，繞場一週，旋出至山腰，遙見下山雪堆中，有數遊客，正在架帳，準備露宿，並用鏈將雪鏟平作路，以狗牽引冰車，興奮非常。在此大地沈寂之間，得見此輩活躍，而在漫山雪白之中，能見男女豔麗之衣服點綴其間，彌覺富有生意。余與朱太太亦欲效人下山一行，乃方行數武，以雪路過滑，所穿衣履，亦不合爬山之用，不敢冒險。乃在此攝影，以留紀念。

山上冰雪遍地，寒氣襲人，深入肌骨。余等雖穿上較多之衣，至此亦不能支持，遂下山返旅館，午後再換車下山，另循一道而返Inter Laken，回顧山上與所經山村，風景美絕。Inter Laken地在兩大湖之間，在羣山中得此一片平地，風景極爲清麗。此地僅有一主要街道，有舒適之馬車可雇，而旅館林立，旁爲購買紀念品之小肆，殆皆爲遊客而設也。此地旅館既多，設備尚好；而招待尤週到；外人及生客到此，毫不覺有所不便。小肆則遍陳手工製作之物，高貴者如鐘錶、飾物，普通者如木刻、如小手巾、如畫片、如皮製器具、音樂器具之屬，窗店大門內外，雜爲陳設，身入其中，幾至應接不暇，但覺無物不可愛，無物不想購，而最引人入勝者，爲音樂器具，如煙盒、如鬧鐘、如果盤、如小櫈，或提起、或轉動，即有鏗鏘之聲，發爲小調，抑揚動聽。余等爲選購數事，大抵遊人至此，鮮有不解囊者矣。

六月廿一日與朱君夫婦及洪鈕兩君結伴爲日內瓦之遊，乘坐火車約二小時即達。王君冷樵居日內瓦久，約在車站相接，由王君自己駕車，送至我國所開之國際飯店午餐，遇國人在此聚餐者甚多。日內瓦昔爲國際聯盟之所在地，國際會議常在此開會，國人在瑞士者以居此城爲獨多。余等飯畢，步遊街市、名勝，並至鐘錶店選購鐘錶。瑞士以製錶出名，而日內瓦更爲此業中心，遊人到此，幾無不購一二只者，余爲兒女各購一錶，旁晚仍乘車返Inter Laken。

六月廿二日爲星期日，瑞士國人宗敎信仰頗嚴，早上敎堂鐘聲齊鳴，以天雨未出，在寓收拾行裝。下午余等全體乘車出發，六時抵達國際鐵路會議之地點呂森城(Lucerne)，就居於大旅館Swcheizerhof，準備明日參加此有意義之會議。



聖湖秋色

——西湖三日游

雷紅

十一月初向晚的陽光，照在滬市郊區的田野上，閃爍着一種秋盡的餘妍，一列南駛的錢塘號火車中，加入了我們一起四個游客，到杭州去追趕將盡的秋色。從車窗裏望那奔馳着的田野，胸襟一接近自然，像都市的塵俗，已經滌除了一大半。

八年離亂，把一羣在都市裏宛轉生活着的人們，窒息得連氣都透不過來。登山陟水，不僅是受到了生計艱困的限制，而且爲環境所不容許，使我們空有一番嚮往自然的心情，而無法去實踐。一直從去年起，旅程漸漸開展了，到名勝區去探芳尋幽的人也愈來愈衆，以都市裏芸芸忙碌着的人們而言，最理想而最便當的去處，當然是以杭州，蘇州，無錫爲最相宜，蘇錫等地，可以朝發夕還，惟有杭州，至少要就擱一二夜，尙且是走馬看花式的游覽，勝利之後所以遲遲不能一探虎林的勝景，就是爲此。還有一點不敢造次的，就是今年春天，游客蠭湧至杭，聽到報紙上講，有許多人到了杭州，竟至找不到一個最簡陋的旅館借宿，有坐了三輪車在湖濱「兜風」以至天曙者。設想在春寒料峭的早春天氣，在湖濱兜圈子的窘相，如其缺乏古人秉燭夜遊的興緻，這況味並不好受，因此，對於「杭州去」的念頭，不敢多作打算。

國慶日以後，忽然接到杭州方面熟人的招喚，允以自己的房間留出一間來招待我們，希望我們去住上數天。這一次打動了我的游興，把自己的私務約略安排好以後，決定偷閒出去旅行三天，欣賞闊別已經十年的西湖，當我踏上錢塘號列車之時，似乎又恢復了十年前出游的情形——人們祇有在旅行中是會覺得自己年輕的。

月明如畫的旅程

列車駛過嘉興，天色已經昏暗。此時正是陰歷九月十七夜，一輪微缺的圓月在夜涼如水的碧空中灑下一片銀光，它是在和列車賽跑。月光下的田野，山陵，河道，村舍別有一種靜穆的景色。每駛過一個小站，人聲自會鼎沸，電燈光在微風中眨着眼，像羨慕我們一批到杭州游覽的人：「多好的機會呀，在這種已涼天氣未寒時，趕上杭州去讀晝夜不息的流泉！」

車過長安，望見一行山脈，並不十分高峻，在月光中看去，是渾然的一個整體，像八大山人畫册裏的潑墨。車行二十分鐘，才把這行山脈移到背後去，但當時在車窗裏張望的時候，全座山脈是一目瞭然的，可見火車與山的距離相當遠。八時許，在星空皎潔的極盡處，望到殘缺不全的雉碟，彎彎曲曲，出沒於蔓草叢中，杭州的城牆，已經是到了名存實亡的境地，年代使這古老的城牆衰老了。

車過艮山門，旅客漸漸騷動，大家在整理行裝，我們把自己簡單的箱篋從車架上取下來，等了一會，城站已經抵達，十年來想望已久的西湖，現在是到達了最初的目的地了。

這裏我要爲杭州的車站歌頌，所有京滬，滬杭綫上車站的外形，以杭州站的富麗堂皇爲第一。車站建築採宮殿式，翠綠的碧瓦，對稱的飛簷，雖然是在秋深的夜晚，藉着皎潔月光，可以看得很清楚。據我最近旅行過所見的幾個車站而言，的確好算杭州車站是首屈一指。京滬綫上第二大站南京站，今秋國慶節到過的時候，尙在鳩工庀材，不知道建築好以後，能夠代表一個首善之區的車站否。嘉興車站是新建築起來的，水泥平屋，雖然整潔，但除整潔以外，沒有其他可以稱道的了。無錫風景佔京滬綫上第一位，車站之窳敗也是數個大站中第一。蘇州車站夠得上稱古典美，外形有如十八世紀建築。如其能以每個城市的個性構造不同形的各大車站，使每一旅客到達一地，就有一個新鮮而引起注意力的印象，這是兩路局在各種設施之中，不屬最[illegible]然而是最後一個目標吧。

當然杭州站並不是十全十美，車站內部的水泥道還沒有全部修好，票房間的照明與上海站相差太遠，旅客出口處太簡陋，如其以杭州作爲一個游覽的城市，作爲中國的城市看待，則我們以求全的態度來說，在環境許可的時候，尙有待修建和整理。

湖上秋色

晚上便住在親戚汪君家中，明天一早，我們四人連二位親戚，一共六人，先到奎元館吃早點。奎元館以蝦爆鱔麵著稱，爲游杭人士必吃的早點。我們來得適得其時，正好是蝦蟹麵上市，其味濃腴，遠在蝦爆鱔麵之上。他們是以煨麵的方式煮麵，先以蝦蟹炒熟，再用原鍋把麵煨熟，所以蝦蟹的鮮味，滲入麵中，因其煮法的特殊，風味比一般麵館爲勝，遂爲各方來的游客所爭趨。

吃好了麵卽喚三輪車直赴湖濱，在迎紫路的盡頭，已望到湖上諸山，被晨間的薄霧輕籠着，霎那間所感到的清新爽快的印象，除非是身歷其境者才能獲得共鳴。袁中郎寫西湖，所謂：「從武林門而西，望保俶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正是寫出了一個久違湖濱者乍見山色水光時的心情。

在湖濱喚了一隻小艇，游湖一天，以十二萬元成交。十年前與十年後的艇子，設備上起了特殊的變異。十年前的小艇，坐位或是兩條木板，精緻一點是四張藤椅，現在則全部艇子改裝彈簧坐墊，不過彈簧已經坐得有一半破壞了。偶然在湖中有一二艘陳舊的花船，裝置艙房，褪色的朱紅漆像一個遲暮佳人面頰上的殘脂賸粉，不足以增光，相反的增加了它的醜陋。坐這種花船缺少左右



自西泠印社望湖心亭

顧盼的樂趣，失却了泛舟西湖的眞義，所以必然要淘汰的。還有十年前看見一種汽艇，突突的聲響破壞了湖上靜穆的美境，船過處湖上曳了一條反光閃爍的油漬，觸鼻難聞。此次游湖，僥倖沒有遇到。所以蕩舟以用槳的小艇爲宜。

◉今年游覽過江南的三大名湖：杭州的西湖，嘉興的南湖，和南京的玄武湖。三湖的艇子各極其妙，完全不同。南湖中除了雙開門的大船，在烟雨樓頭作「隔水燉」以外，以其體積龐大，行動遲緩，別無大用。南湖中因此別有一種類於烏篷的小舟，以一個老婦使櫓，一個妙傺少女撑篙，在偪促的小湖中流轉，今人詩中有「短篷低燭過嘉興」之句，可以想見此船的狹仄。因爲有妙傺少女撑篙，所以船孃的豔名，流播於京滬杭沿綫，來游南湖者餐船孃之秀色成爲旅行的第二目標，這是不是烟雨樓的光榮，還是烟雨樓的污辱，仁智之見，要讓游客自己去判斷了。

玄武湖的艇子，外形略似西湖的游艇，細細觀察，有極大的差別。西湖艇子的布篷用一根橫木貫通，而以六七根竹篾片撑住張開來的，玄武湖艇子的布篷則是支撑在幾根旁在船舷的木柱上，兩端是正方的，不像西湖布篷這樣兩端作尖形，採取與艇子和諧的式樣。玄武湖上的艇子祇有一人在船尾撑篙，不用槳，也不用櫓。坐位是一色的小籐躺椅，邊舟玄武，好算是眞正的「臥游」。西湖艇子前後用兩個人打槳，船上另外備有小槳一二柄，以備游客興到時使用。當然三湖中的游艇，以西湖艇子爲最合理想。

坐上游艇，從第一碼頭邊開去，湖上秋光，明淨得像一面鏡子。縱目所之，望見了西北面的保俶塔，幼年早已在西湖十八景之類的畫片上看得爛熟，仍舊以秀麗的姿態矗立在一隅。東南部份隱隱望見南北高峯，所謂雙峯插雲的勝蹟，非在湖上遠處，不能領略。鑲嵌於連綿的山脈之間的，是紅白相映的洋樓。有人偏愛西湖，認爲洋樓是辱沒名勝的疵點，其實現代化的建築而不流於惡俗，點綴於紅樹青山之間，未始不是優雅的裝飾。當然我不反對這是適宜於遠覽時的論調，一到近看，或許觀點又不同了。像保俶塔旁邊一座小穹形窗洞的洋樓，配置在一座塔與一座四角亭之間，當跑上葛嶺之後，只覺得型式上不很調和，但是在湖上遠眺，這種不調和的景色也就被忽略過去了。

從三潭印月到劉莊

小艇離開埠頭的時候，有小販來兜賣橘子，一萬元買十只，結果一萬元買了二十只。讓舟子慢慢地把小船盪出去。一面剝着橘子，一面左顧右盼，貪婪地向四圍張望，盡量想從這寶貴的一天中，吸收全湖的景色於眼簾之中。這時朝暾初上，浴着深秋的晨曦，還微微感到一陣涼意，但是水波不興，西風絕跡，正是天高氣爽，氣象報告中所謂Fine的日子。西湖的水淺得可以望見湖底荇藻，槳子一撥，就激起一陣綠沙，隨卽消沈下去。對着平靜的湖水凝視，湖底像是一條織有雲錦的綠呢絨氈。那些荇藻，那些出沒於荇藻之中的小魚，那些隨着泥沙游行的泥螺，歷歷在目，構成了呢氈上面生動的圖案。

時間究竟還早，湖上的船隻寥寥無幾，我們是第一隻到達三潭印月的艇子。

上岸，綠着兩旁長着隆森檜樹和柳樹的碎石徑上跑過去，參觀浙江先賢祠荒蕪得可以，要不是此地有一個買西湖照片，糕餅糖果香烟的小攤，眞要疑心有鬼神出沒其間的。從先賢祠跑出來，繞過九曲橋，是「三潭印月」的御碑亭，跑出御碑亭，經過石橋，走到湖畔，只見三個瓶狀石塔，成三角形矗立湖中，據說是「月光映射，分月得三」，那非要十五六明月團圞時節來欣賞不可了。舟子告訴我們，三潭旁邊所植木椿，還是宋代東坡先生的建築，是否屬實，祇能姑妄聽之而已。

自三潭印月上船，一直搖到汪莊。這是皖人汪某的別墅，裏面現在設有學校，別墅西部堆置假山，簡單而缺乏生趣，不足流連，跑了一個圈子，卽走出來。路過雷峯遺址，雖無憑吊之心，只是覺得雷峯山頂上，缺少了一座塔，情調上是差得多了，尤其在湖上泛棹，少了一個古拙寶塔的，南部的風景未免爲之遜色。後來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閱報，發現一條杭州通訊，知道杜月笙氏倡導獨捐三十億元，預備募集基金，重建雷峯塔。風景區是需要建設的，這種千秋萬歲的事業，的確需要雄於貲財者來施行，雖然在此時難日荒的日子裏，興建這種不亟要的寶塔，將遭受一部人的非議，是在意料之中的。

從原處下船，移舟淨慈湖埠，上岸直上淨慈寺。山門裏的金剛，已受燬廢，大殿正在修建，搭起木架，匠工正在以原始的方式，把正樑用轆轤昇上屋頂上去。三世如來佛的座子極爲高大，從座脚到座身，全是雕鏤精緻的立體人物，單就一座如來佛周圍的裝置而言，其工程是非常偉大的。寺側是濟公殿，殿前有圓照井，就是包括一個民間

故事的運木古井。我們跑進去時，專門有一人在這裏伺候，用綫吊了一枝蠟燭下去，在井深處看到有一個堪作棟樑之材的木頭，露出水面之上。據說建造大殿的木材，卽是取之於井中，是由仙人指示而獲得的建築原料，後來從井中取得的木材，足敷建寺之用，仙人喝止「不要了」，最後一根木材因此沒有拔起，永遠留在井底，以供後人的玩索。這故事極富民間風味，不必道貌岸然地指斥其荒誕迷信，留給游客的印象却是非常美麗而生動的。

從淨慈出來，買了二枝甘蔗，一隻文旦，在艇上又是大嚼，因爲跑了一陣，已感到口渴，水果正好配胃。此時艇子駛往蔣莊，先折往盧園，參觀「花港觀魚」的勝跡。到了盧園，眼前一片荒蕪，所謂「花港觀魚」，只覺得是字面上的美麗了。陪着我們東奔西跑的船夫在向我們解釋：名稱是乾隆帝所取的，他來江南的時候，正值桃花將謝，落英繽紛，都墮入小湖，游魚當着是什麼可吃東西，爭着去唼食……」他還解釋着，「觀」就是「看」的意思，這個船夫的熱忱，值得在此一提。但設想這一畫面是美麗的，可惜現在只剩一池黑水，雖然有幾條細得可憐的游魚在穿棱往來，可是成爲「桃花不知何處去，游魚依舊逐秋風」了。



紫雲洞石龕中之全身佛像

出盧園遄往蔣莊，走過曲折迴廊有一座洋樓，內部不知怎樣，外表並不美觀，外面有茅亭長橋，走完長橋，是通達蘇堤的鉄門。不過兩扇門是關閉的，游客非要繞道打從後面進出不可。裏面也有一點假山，只因西湖有太多太好的景色，這種假山往往被人們疏忽掉。茶役端了四盃茶來，想招呼我們坐一回，我們爲了要節省時間，只得謝絕，茶役回去的時候，大有「你們不喝茶，眞要我們喝西北風嗎」之概，使他悻悻而去，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從蔣莊下船，仍在裏湖，駛往劉莊。劉莊拓地極廣，一面是紅木廳，一面有四方廳，四方廳以紅綠玻璃爲窗子，其椅几陳設，極爲精緻，廳中陳設一隻以盤錯樹根爲座脚的圓桌，爲外界所僅見，廳外設有茶座，再走到前面，是劉氏墓園，雖然是石砌的欄杆，水泥鋪地，經不起時間的磨折，也有敗壞的現象。

從劉莊出來，肚子已經空空，需要鼓腹了，於是再穿出蘇堤，直往樓外樓進發。

莊園的游覽，到此告一結束，一般的印象是在水準之下。當然經過八年兵燹，缺乏管理與修葺，漸漸的日趨衰頹，乃是必然之事。再過數十年，相信西湖上的別墅將全部改觀，不是改爲療養院之流，便淪落無疑，因爲莊子本身的缺乏游覽性，便是沒落的一大原因。

秋天裏的春天

劉莊出來，艇子直向樓外樓駛去。日光正好對着外西湖照射，樓外樓的一角紅樓襯在深綠色的柳叢裏，從湖上望去，更其覺得色澤的鮮豔奪目，是秋天裏的春天氣象。附近是楊虎別墅，這一座精緻的小洋房，配着綠色的捲筒瓦，淡黃色粉墻，是環湖一帶房屋中最爲顯著，引人注目的別墅。此地的色彩特別顯著，集合着各種原色，天然色彩照相可以在此地一顯身手。

艇子在樓外樓湖埠止泊，走進菜館，三層樓上全擠滿了吃客，我們立等一批吃客起身後，才佔得座位。樓外樓的菜包括醋魚在內，並無特殊之處，只是環湖景色，盡在一覽之中，是以地利取勝而已。

飯後游西泠印社，穿過刻着吳昌碩氏石像的小龍泓洞，在一片斜坡上，可以望見裏西湖幽靜的景色。假如說外西湖是「絢爛」，裏西湖就以「平淡」取勝。「平淡」的主要點就是「靜」。在前部正可以望見外西湖的景色，恰好對着湖心亭，秋日午後的陽光照在湖面，小艇游移來去，像兆豐公園池塘裏所習見的兒童玩的布帆船，有人說，西湖是大的盆景，你只要跑上並不高的西泠印社上面，就有如此的感覺了。

接連去參觀的是博物館與中山公園。博物館搜羅極廣，倒是專爲游覽而來的旅客不會以悠長的時間去研究古代的木乃伊，巨大的鯨魚骨等等。我們只是循例買了門票，瀏覽一過，如其細細攷察，則化費整個一天，恐怕也不能飽覽陳列品的全部。

中山公園初入門口，並不驚人，但當跑上孤山之頂，在叢樹裏遠眺，全湖景色，盡收目中，這是適宜於鳥瞰西湖的所在。走過文瀾閣，不知道收藏的四庫全書，仍舊得保全璧否。據說全部圖書，已經移置浙江圖書館中，敵人佔領杭州之前，政府是否把這些善本書內移，不得而知。建築物經過兵燹，還可以重興土木，恢復舊觀，惟有文化的刼難，是失而不可復得，走過文瀾閣，不免發生了這種感想。從中山公園出來，我們再上小艇，兜過兀文湖中的西湖博覽會塔，駛赴岳墳。岳王廟新加修建，煥然一新，旁邊附祀岳公岳母，這雖是

英雄崇拜的餘緒，其實是毫不令人感到多大興趣。岳墳的沉鬱殊足欣賞，跪在下面的秦檜石像旁，還是冒着一股茅坑臭味，數百年來發洩對於奸佞的憤怒，仍舊是澆一泡尿的老調，文化進步的速率，可以顯得怎樣地遲緩！

由岳墳跑出來，天已薄暮，我們鼓棹賦歸，到湖濱天色全黑，燦爛霓紅燈光，照耀到湖上，這夜景正復不惡。

偉大的工程

第二天承業餘無綫電專家黃耀曾兄親自駕駛汽車，陪伴我們游玩南北山區。

最先到虎跑，走上山坡，就聽到一路有流泉錚淙的聲音。使我覺到神奇的是：天氣久晴，而山泉的流響，不舍晝夜，永遠唱着悅耳的歌聲，歡迎上山的游客。虎跑泉水以醇厚著名，從一個井裏汩汩的流到一個池子裏，相傳有二虎跑山出泉的傳說。裏面石壁上塑有水泥老虎一頭，則是俗子的點綴品了。旁側有千手觀音閣，再進是濟公殿，濟公睡床等名勝。杭州的古刹大多附祀濟祖，亦可見此玩世不恭的高僧是如何深入民間。



黃龍洞入門處

自虎跑出來，經駛錢江大橋，我第一次見到了錢塘江的雄姿。江水之綠，如在圖畫裏見到，身歷其境之後，更知道高山大川能夠開拓胸襟，並非是抽象的讚嘆。汽車從斜坡駛上錢江大橋，一路緩緩行去，江上風物，美得無可描述，大橋兩端有路警駐守，用紅綠旗指導車輛行進，中間一段是抗戰中炸燬過的，現在新近修復，狹得祇容一車可行，從修復一點的不能恢復舊觀而言，足見全部工程的偉大了。

自錢江大橋駛回來，止於六和塔下，登塔望錢江景色，可以「風帆沙鳥，江村烟樹」八字概括盡之。六和塔是宋代建築物，面面開敞，有石級拾級而上，可登塔頂，四壁刊有經典與佛像。頑皮的游客早已把佛像的三綹長鬚拔光，或者塗汚面部，眞是焚琴煑鶴的行爲。如其想「欲窮千里目」，當然要登塔頂。我們爲了節省體力，以備尙有一日半的游程起見，只到第三層爲止。但僅僅到達第三層，望錢江大橋，只剩一綫矣。

下六和塔之後，汽車逕駛九溪茶場，這裏是九溪十八澗的盡頭，設立茶棚，供客休憩品茗。在茶棚裏的籐椅上，躺着品龍井名茶，幽閑的情狀，是十餘年所未經。休息了一會，再鼓足勇氣，走九溪十八澗，每過一澗，總是流泉迴繞，不過有的深些，有的淺些，我捧着泉水而飲，感到一陣清新的滋味，兩旁山坡上，盡是種的茶樹，正是茶花盛開的時候，深秋到杭州來，桂花已謝，所能欣賞的便是茶花了。

茶花花朶，形如梅花，五瓣，花蕊特別大，作淡黃色，此時的茶葉，已像冬靑葉一般，不能採擷了。九溪十八澗就是夾在遍植茶樹的兩列並行的山脈之間，眞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走到了龍井村，本想趕到龍井寺休息，聽說還有一段路程，加之陪游的黃兄在九溪茶場守候，未便使他久待，就此折返。雖然沒有兜過去，來回兩蹄，倒不啻重複了一次九溪十八澗的游程。

回到九溪茶場，跑出了一身大汗，坐下來喝茶，取出預帶的點心來大嚼，作爲午餐，其情較之在上海公園裏野餐，眞有天壤之別也。

午餐之後我們例外的吃了一碗藕粉，每盅五千元，並無特殊風味，而且我疑心這藕粉的眞假，還有問題。西湖近雷峯與淨慈一部份，確多荷蕖，藕的出產相當多，但看各地不獨杭州爲然所售出的藕粉，都以西湖爲號召，則縱屬產量豐富，也不夠應付的。這一盅藕粉還是請他們加了一撮糖才吃下去的。

向九溪茶場告別，汽車由原路駛回，折往水樂洞。水樂洞口岩石盤峙，向裏面望進去非常黝黑。走進洞壑內部，桌子畔站着一個專們伺候游客入洞參觀的掌燈人，我們要他點了一盞燈，引導前進。一進洞就是黑得可以，全仗一盞豆般大的油燈在領路。洞壁有龍形，四圍全是鐘乳石造成的各種依附象形的圖案。地上有大段地方都是濕的，山泉從岩罅裏滲進來，一不小心，就會有一滴泉水落到你的身上。走到一個地方，石片睌薄，用木槌擊之，發出冬冬之聲，像擊鼓一般。再進已到盡頭，用大石塞住，掌燈人說，此洞深邃，不可究其盡頭，只因前段地面沒有鋪好，恐生意外，故用石塊塞住。

我們跟在掌燈人後面，一邊用手杖撐着，以防滑跌；一邊摸索前進，如摸黑一般。回出來之後，給了掌燈人僅二千元，他以極安詳的態度收下了錢，另行招呼其他游客。沒有爭多論少，悻悻不豫之色，氣度之好，較之任何游覽區

的導遊者，尤其是蘇州靈岩山一帶的鄉下人爲好。

從水樂洞出來，想起這種洞穴，幾萬年之前一定是江水洪濤衝擊的所在，不知又經過了幾萬年，才造成這樣幽邃的岩洞，而在幾萬年之後有我們這樣的游客來摩娑欣賞，由巖穴的成形想到人類的年齡，只覺得人類太渺少也。

游罷水樂洞，原可攀登南高峯，一探煙霞洞奇蹟，只因我們四人小組的游覽團，是兩對夫婦組成，女子體力不勝，表示放棄，做丈夫的也只索罷了。

汽車出來的時候，小游石屋洞，此洞與水樂洞相比，奚啻天壤，僅在洞口張望一番，卽行同出。

南山路的游程中，偉大的奇蹟屬於人工者是錢江大橋；屬於自然者是水樂洞。

靈隱飛來峯

南山路的游程草草到此結束，於是直駛北山路，車過清漣寺，到聞名已久的魚樂國去觀魚。好像記得戰前一次游杭，玉泉之魚擁擠得無迴旋之地。現在沒有這樣多。不過在石塔周圍日光晒不到的地方，還是簇擁着一大羣黑色大魚，都是呆若木雞，要在這裏講「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正是我非魚的緣故了。偶然撥剌一聲，一條「木」魚竄過來，激起一個水花，但等你聞聲而移轉目光的時候，這條「木」魚仍舊間復到「入定老魚」的狀態矣。

玉泉之後，卽往靈隱，入靈隱的最初印象，就是感到林木蒼翠欲滴，怪石磷峋，自有一種不平凡的，聖潔空靈的景色。飛來峯的怪異，可說鬼斧神工。若不是當地導游者的解釋，我們再也不會注意到石壁上一隻巨靈之掌的手印。據導游者說洞是濟公因山石將傾，用手掌獨力支撐，用力過深，遂成此影。再進有石馬像。山洞有時黑暗，有時豁然開朗，有時低得要使你彎腰，有時高不可攀。四周石壁上全是雕鑿的小佛，但佛頭都被鑿去，導游者說：江西人知道佛頭中藏有珠寶，特來尋覓，故把頭部剖開，是否滿載而歸，因導游者沒有講下去，我們也不得而知。穿出石洞，只見山石上面鐫有三世如來佛三尊，妙相莊嚴，極爲壯麗。足見好事之徒的有閑，足以爲名勝增光的。袁中郎有記飛來峯一節云：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煙，不足爲其色也；顚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瘢痕，奇醜可厭。

按這裏所謂楊禿，就是唐代塑像名家楊惠之。想來明代飛來峯石壁上的佛面，尚未被江西人發掘，然而奇醜可厭的瘢痕，總比鑿去了面部的佛像好看一點吧。

自飛來峯至靈隱，尙有一綫天，冷泉亭等名勝。一綫天徒有其名，仰望石窟，有小洞一點，上漏天光，卽稱爲一綫，不像蘇州天平山的一綫天，有仄徑可通，其名稱是立體的。

靈隱雲林寺，外觀雖極雄壯，內部並不怎樣偉大，遠遜於蘇州城外的西園戒幢寺。祇以靈隱有名山爲恃，所謂地傑人靈；西園戒幢寺建在平疇，同樣有的是游客，就不及靈隱雲林寺這樣名播遐邇。山門裏的歡喜佛極大，四金剛較之西園戒幢寺裏的就顯得渺小。大殿上的三世如來，高有兩層樓房，背後的南海觀音，長身玉立，自起肅然的感覺。聽說五百羅漢堂，已經燬於火，這又讓西園寺獨屈一指，因爲西園的五百尊金身羅漢，雖經戰亂，仍舊完好無恙。

我們第二日的游程，到此爲止，因爲有了汽車，所以飽覽了南北山區中名勝的名勝，至於北高峯及天竺，均不及游覽，祇好希望於下一次的旅行了。

汽車回出來，在平湖秋月小坐，在九溪茶場所吃的一些茶點，已經消化完盡，於是在平湖秋月進茶葉蛋三枚，作爲點心，向脫的湖光山色，特別動人，玉溪生句云，「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雖是他的詩句別有所指，但是深秋時節的晚晴境界，的確夠令人想念的。

登玉皇山

第三天晨起，似有雨意，我們四人，坐了兩輛人力車，先玩葛嶺，前二天僅望到保俶塔的纖影，現在是走在塔下了。塔像新修理過的，磚色極新。此時的游人，僅只我們四人，益發顯得淒涼。望西湖霧氣極重，游艇寥寥可數。

下葛嶺，卽赴紫雲洞，洞在棲霞嶺背，走了好一段坡路才到達洞府。洞口寫了一張牌子：「洞內寒冷，請游客先在上面憩息品茗，以免受寒」云云。這又是知客僧的招攬了。紫雲洞並不十分深長，隨處有天光漏下來，洞底石龕中尚有全身如來佛石像，爲入洞後一個高潮。

出紫雲洞，過牛皋墓，折往金鼓洞，有小道士招呼飲茶，洞作半球形，一覽無遺，平平而已。於是下棲霞嶺，從小徑抄到黃龍洞，「有龍則靈」的石碑依然矗立在昂首黃龍的一側，只是沒有潺潺珠泉，從龍口裏噴射出來，從山洞裏走上山徑，兩面石壁上有大金身佛，在此膜拜的游客極多。

坐了三輪車到玉皇山的一段路程，道途不平，頗爲顚簸，上山處有鄉人兜坐小轎，每肩單程（只送到山頂）一萬四千元，據說是市政府規定價格。我們早已決定兩位女客乘轎上山，共用五名轎夫。一路行來，走上四分之一的路，已經汗出如漿。到半山竹徑深處，錢江景色，獲得一次清晰的鳥瞰。錢江大橋僅有一綫，跨江而過，好像建造起來，非常便當似的。此時適有火車過橋，看去有如玩具一般，你在這裏可以望到玉皇山下的八卦田，其分畦是劃成八卦形的。剛才跑上山時，熱得不耐煩，但一立定便覺得涼意颼颼，可見山高了自有寒意。到玉皇山頂，在寺裏進蔬齋，山肴野簌，雖不精緻，倒也別有風味。在明窗淨几的小閣中，正好望到西湖的蘇堤，成一條直綫。湖心亭僅如墨瀋一點而已。

玉皇山半山，有紫來洞，一個大洞裏有一個小洞，小洞底還有一個小小洞。洞中陳列籐椅，可口可樂與沙士水並俱。暑天到此避暑，該是理想去處。這是我們游杭時最後一個山洞，所得的印象，並不比水樂洞壞。

下山已經三時餘，我們要趕六時車返滬，留着多餘的一些時間，預備去買一些土產，所要不作他游之計。聖湖三日，好像只在一瞬之中便結束了。

咸·陽·訪·古

何正璜

咸陽，在二千多年前，曾經是東亞最繁華的都城，從秦孝公至始皇胡亥，都以此爲首府，尤其在始皇併吞六國之後，從天下高貲富豪十二萬戶於此，使咸陽平地躍成爲一個豪麗的都會，造成了咸陽的黃金時代。

和倫敦之跨越太晤士河，巴黎之跨越塞納河上一樣，咸陽也跨越在滔滔的渭河上，金黃的渭水，飛簷的城樓，每當夕陽西下時，詩與畫所交織的晚景，使這安祥的古城充溢着神秘古樸的情調。

今日的咸陽城垣，方圍很小，東北二十里之咸陽故城，則已降爲一村鎭。在它們北面綿亘十餘里的高原，即著名的「咸陽原」——一名畢原，原勢高平廣曠，氣宇非凡，在這城原各處，被歷史在上面註滿了密點密圈，一里之內，就有很多的掌故，一堆黃土，就埋葬了一個在史册上佔了很多頁數的人，當我們從這兒輕輕走過，上古史很引誘人的將你拉離現實，而投入一個遙遠的蒼茫的古老空間。

咸陽離西安很近，乘隴海路車西行，經三橋驛即到，咸陽最初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座秀麗的古式城樓，憑渭水而聳立，雖然渭水金黃，不能現出城樓的倒影，但是在水少的北方，這已經是很够賞了，何况水上還有橋，水中還有船，水邊還有楊柳，簡直說得上十分嫵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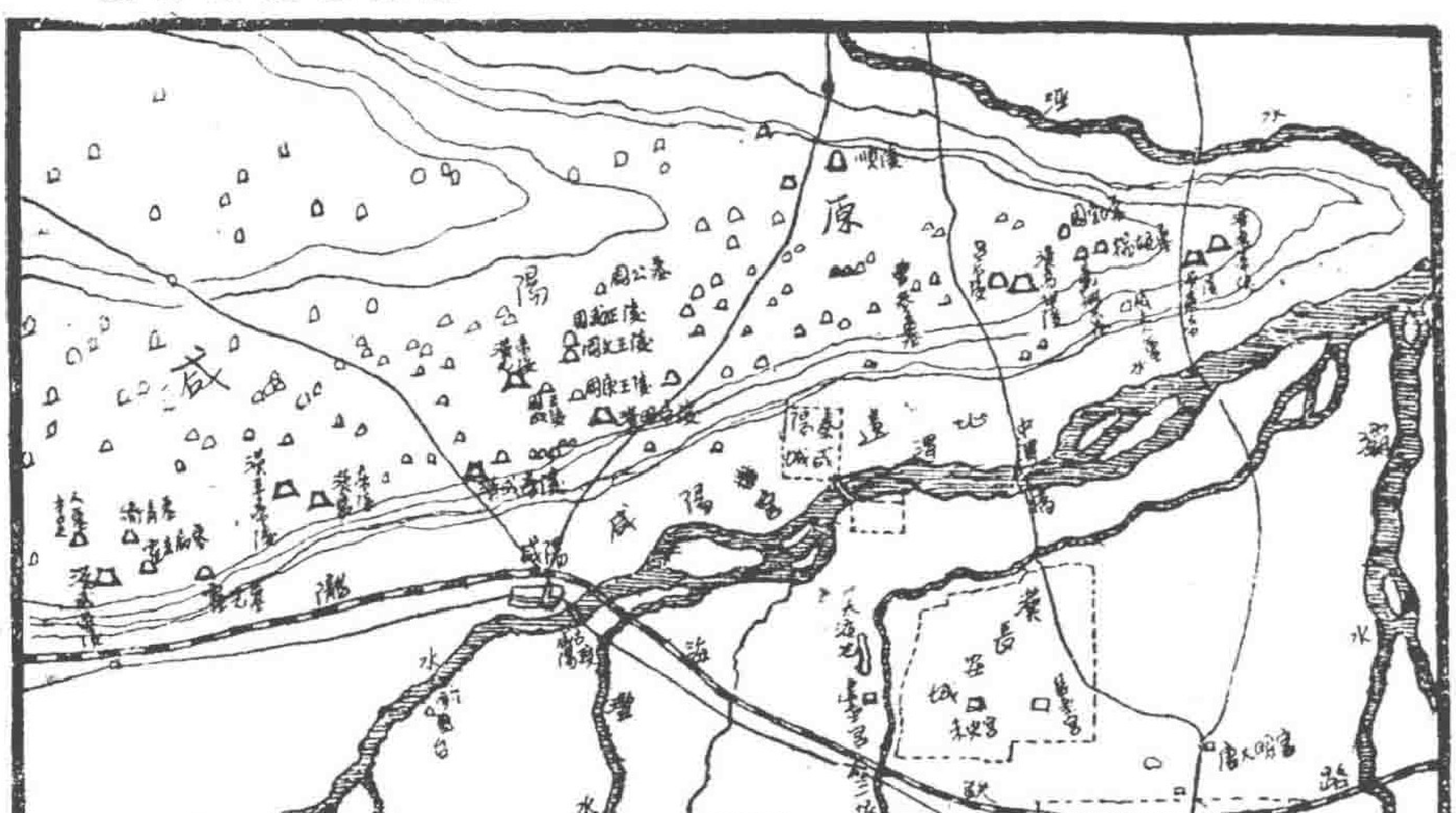
咸陽橋

這橋，非同凡橋，雖也經歷代的修補，但它的位置仍是唐時咸陽橋的故址，（最先是漢武帝時即造橋於此名便橋以不够橋的規模故記載稱自唐時始）今稱西渭橋，一名咸陽橋，著名的杜甫詩：「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即指此，唐代多事西域，役者皆以出陽關爲言，在告別帝都長安後，親友多遠送至咸陽，（當時稱爲渭城）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亦是咏的此橋，岸邊橋頭盡是楊柳，送行人於此置酒折柳，以餞遠人，自來稱爲銷魂橋，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進至此橋之北，太宗以萬騎徑詣渭水上，隔水憑橋，與頡利定盟，那氣慨眞够英邁的、但不幸在一百三十年後，唐玄宗天寶之亂，安祿山陷潼關，玄宗攜貴妃等黎明出延秋門西奔，亦是過的此橋，立在這朽橋廢址邊，想到會在這橋上發生過的一些往事，不管是英武或是凄涼，我們目送滔滔渭水，只覺得有無限的蒼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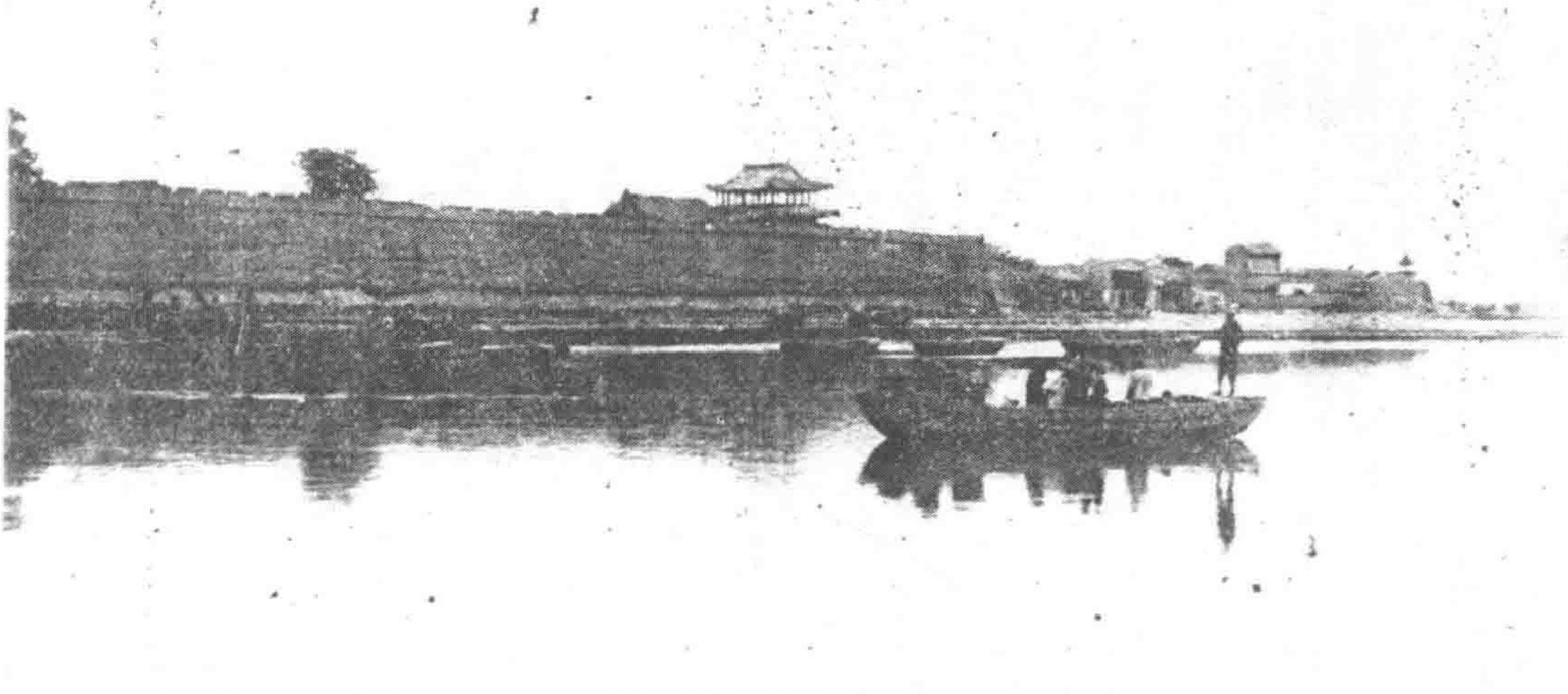
咸陽古渡

這船，更是非同凡船，雖然是一隻

咸陽古蹟分佈圖



大的粗木擺渡，雖然前後皆方，形容笨重，可是它的悠久而光榮的歷史，是無可比擬的，從周朝一直到今天，它一直在這一個固定的航線上來回，破舊之後的承襲者，



咸陽古渡

仍是一樣的尺寸形式，沿傳至今，成了關中八景之一的「咸陽古渡」。縣誌載：「古渡通隴通蜀，過客衆多，欸乃之聲，澈夜不息，爲秦中第一渡」。你站在船頭上，看着笨重的槳，打着黃濁的水，也許不感興趣，但是你再想想，當埃及人在尼羅河岸上畫點描線的時候，這渡船卽已以這種敦厚的姿態，在這兒開始來去，一直到今天，也被載在它上面，和幾聲道地的秦腔，一同渡過渭河，你一定會滿意的笑了。

城內的藝文遺作

過渭河，抵岸卽爲咸陽，城很小，街上很安靜，但市面並不蕭條，一切像是西安的縮影，我們投宿新昌旅社中。

由縣敎育科長引導，首至民敎館，原址爲鳳凰台，內藏古物頗多，佳製亦夥，但因堆積無緒，灰塵厚積，令人不起好感，其中有一從漢墓中掘出的瓦棺，却是罕見的珍品，四面各有不同的浮雕，二側是一龍一朱雀，二端是一虎頭一虎負猴，手法是那麼的活潑遒勁，令人對漢代遺作發生極深的欽佩與愛好。

大廳二壁山牆上，有明代泥塑，大約係佛敎的故事，有亭台，有樹木，有雲和水，在這些裏面，又錯落參雜着四五十個人，面貌動作都不同，看樣是羅漢，衣摺飄舉，雖是匠人製作，到眞鬼斧神工。

繼至地方法院，原是安國寺故址，殿外廊下，有唐代寂照和尙碑，此碑在金石中頗有地位，爲唐代名碑之一，乃無可和尙所書，碑極完整，無一毫毁損，字劃清晰如新刻，字體秀勁可愛，碑頭也精緻美麗，碑下石座，色式均顯與碑身不合，應係故宮大殿之柱礎，上有線刻二人弄樂器，及一半裸舞女，刻作俱佳，不可多見，辨其作風，當爲北周之物。

殿前有聯禪，意頗佳：「佛敎幽玄，猶如雲掛山頭，行到山頭雲更遠；禪宗奧妙，恰似月浮水面，撥開水面月還深。」

姜太公在此

出寺，天已黃昏，飯後在渭水之湄向西南閑步，過渭水南岸經一荒草亂石的岸邊，導遊者告以卽釣魚台其地，乃姜子牙在此垂釣而得遇文王處，並指點一石上的凹痕，說是姜太公跪此釣魚時的膝印，我們都笑了，爲了這麼非常演義的故事，不過，這一帶的渭水邊，本是他們生活的範圍，他們相遇於此河濱，傾懷高談，那情形眞是太美好了，太公不拿名刺及介紹信去求見于轅下，不托人拿金條禮物走太姒的內線，而默默的垂釣在這草叢河邊，更好的是文王不以西伯驕尊，竟肯閑步到此，竟肯和一個老漁父攀談起來，竟肯只顧愛才求賢，不問派系的就重用了陌生人，這眞是上古的事情，我們望着一如古昔的藍天黃水，久久肅然無語。

新月已上，心身交疲，漫步緩歸，一宿無話。

去故咸陽途中

次日，我們決定先到古咸陽城一行，城在今縣治東北約二十里，今復名渭城，由敎育科員引導，乘小驢前去。

十里，有地名杜郵亭，卽秦代大將白起伏劍處，我們在此徘徊頗久，再前進約二里，有唐代望賢宮遺址，唐玄宗由蜀返京肅宗奉迎於此，今日宮址自是全毁，荒涼一片，想明皇一代英主，遭蒙塵之辱，痛寵妃之死，回鑾到此時，其心情也就與今日的景色相去不多了。

由此再向東北行，不遠處又有秦代望夷宮遺址，宮爲始皇所建，用以望北夷，據說原建高有五十丈，本是始皇的得意製作，不料後來趙高使閻樂卽弒二世于此宮內，是又爲一幕悲劇的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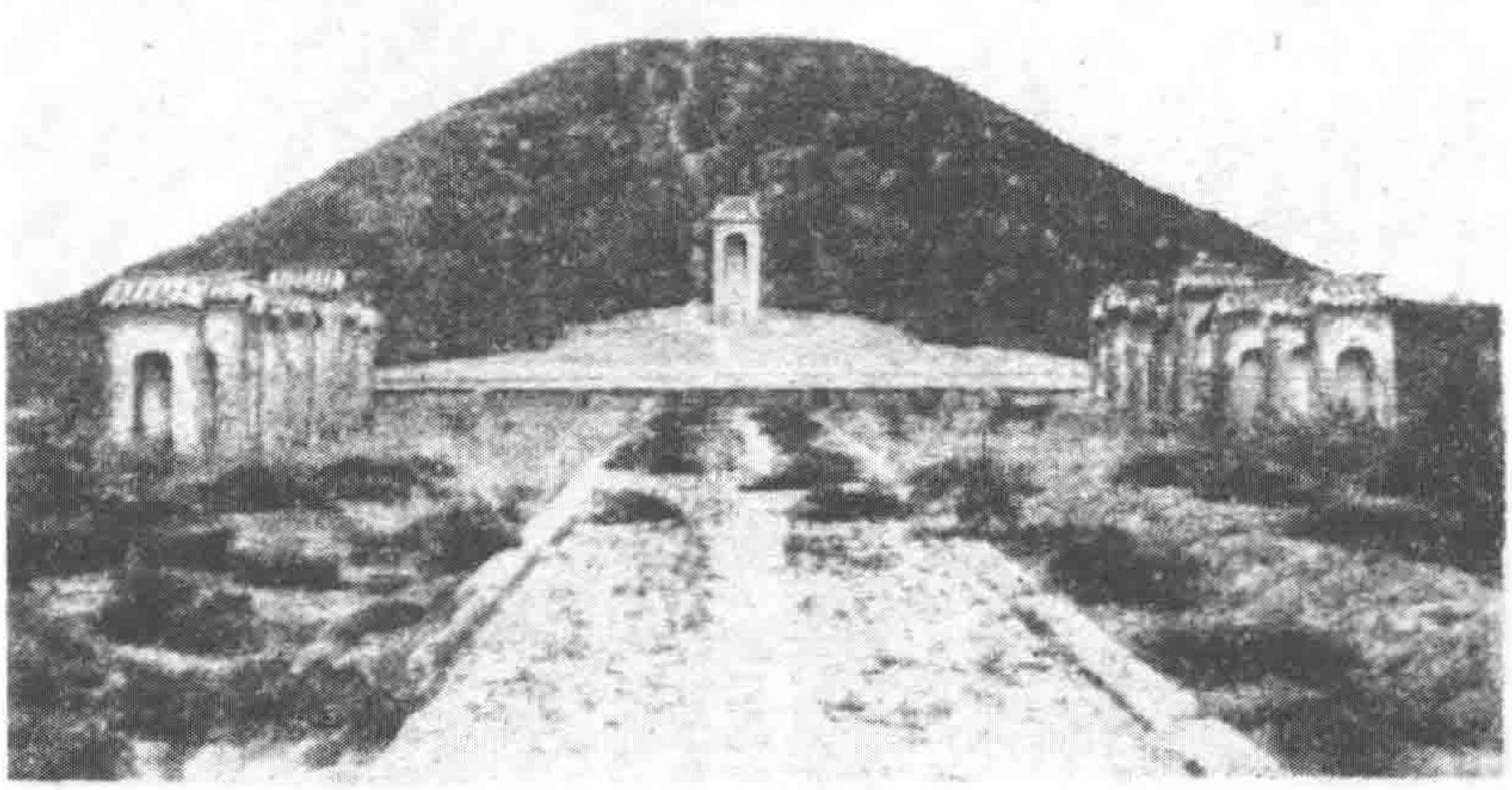
台。

附近，有正陽洞，傳說是漢鍾離修道之處，以不順路未去，但既是如此勝地，對遠望中的一樹一石，也覺得有些仙風道骨了。

咸陽故城

抵渭城，有如漢故長安城，惟較為熱鬧，有集鎮可食息，濱于渭水處適有砍倒的大樹甚多，秋陽可愛，我們因繫小驢于石，大家坐在橫樹上，吃着咸陽的名產「琥珀糖」。





〔上圖〕漢代瓦棺前端浮彫之拓片　〔下圖〕周武王陵

這古城的歷史是如此：最早殷代太乙時，東夷作亂，后稷十四代孫的王季平之，被封於此為西伯，生子即周文王，後來周武王伐紂有功，又被封于王季故都，名程伯國，平王東遷時，以岐周之地盡賜秦襄公，遂屬秦，孝公十二年正式遷都于此，取名咸陽，歷傳惠文、悼武、昭襄、莊襄、始皇、胡亥、都一直建都在此，直到秦子嬰素馬白車降於漢高祖後，此都始廢，漢武帝曾於其旁別置渭城，至隋開皇十一年，從城于秦杜郵之處，唐設咸陽縣，五代，宋，金，元，均仍唐舊，明洪武四年，從城于渭水驛，即今之縣治所在，因屬周秦故地，所以周秦二代的遺蹟也最多。

憑弔咸陽宮

臨渭河，這蜿蜒三十餘里的土坡，實在是地球上最豪華的土地之一，誰也難以想像這些黃土上曾經有過怎樣華麗的場面，這三十里範圍中，在秦時統為咸陽宮的宮址，始皇初破六國，統一天下，即令人仿各國原有宮殿，一座一座的列築於咸陽北坡上，各充以該國原有之特珍，即宮女亦按籍分配，是吳，是楚，是燕，是齊，都各各保持原有的地方性，而又聚集在一起，於是天下的精華靈秀，奇寶異珍都集中在這三十里之內，這就是杜牧誤為阿房宮的實體，阿房宮賦上所敍的奢麗繁華，實在都只是咸陽宮的內幕，咸陽縣誌上有一段咸陽宮內的記載：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煥若列星盈盈焉。復有鑄銅人十二樂妓，皆高三尺，列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綴花朵，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衆樂皆作與眞樂無異：……」

古代藝人的匠心，使我們不敢淺薄的否認這種記述必定是假的，但他們這種精巧的製作，僅僅供娛了當日的帝王貴人，未能流傳普遍和永久，眞是非常的可惜，而更可惜的是楚霸王項羽進入咸陽，殺秦子嬰後復燔焚咸陽宮，據云大火三月不滅，於是一切智慧及物力總結晶的建築與工藝，都一時成了灰燼，一代精英豪華，既成焦土，二千載漫漫歲月逝後的今日，我們還想在這斷續起伏的北坡土垣上，尋覓當年秦宮的豪華，實在是一件傷心的滑稽事。

渭水幽咽的流過土坡，日光在水波上閃閃的跳成金線，我們迷惑在無邊無涯的想象中，終於

互相失笑了，琥珀糖在哀弔的情緒中失了甜味，大家不自覺的向渭水投入了一聲沉重的歎息。

咸陽原上

第三天，晨八時出發，在街上吃「給絡」作早點後，即雇人力車三輛，由縣督學二人乘自行車引導，出咸陽北門，直趨郊北之咸陽原。

咸陽原一名畢原，亦名畢陌，東西綿亘二百里，南北十數里，無山川陂湖，獨成一片高原地帶，「原」之定義，南北人是異意的，我以前總以為「原」乃平坦之地，到陝西以後，才知秦地地勢特別，平地上忽綿亘一片高原，原的面積非常大，在原上也覺平坦寬闊，但在平地上看「原」則是一帶山崗，考爾雅謂「廣平曰原」，說文解字作遼，周禮夏官有遼師，原上皆有民田，故詩有：「周原膴膴」，西都賦：「提封萬里，彊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隄龍鱗」，可見「原」在中國古代是很被重視的，尤其是這最名貴的咸陽原，簡直就是周漢兩代的家塋，不僅僅是帝后等「陛下級」或「殿下級」的埋葬地，同時也是二朝中名臣大將貴戚名流等的歸骨之所，平時在他處有一座周陵，有一座漢墓，便成了一個古蹟，而這咫尺在望的原上呢，竟有將周漢二代主要陵墓一網打盡之勢，使人有到過此處後，對一二個古墓大有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

在原下下車，慢步爬上原邊，人力車也被推上原上，以備乘用。

登原一望，大陵小墓，成百成千的遍佈原上，直如大海星羅，參差起伏，一望無涯，令人驚呆在嚴肅與飄渺裏。

我眞欽佩這些黃土的耐久性，二千餘年的風霜雨露，它們竟是仍舊這樣整齊的屹立于此，守陵的十幾萬家豪族，早已滄桑幾變，不餘一人，飛簷畫棟的享殿陵園，也皆毀杞淨盡，只剩下了遍地的花磚紋瓦，陽光在這裏也如月光一樣的含着詩意，將崇陵高墓的黑影，投射在那些破碎的磚瓦上，是憐惜還是諷刺，只有它自己知道，我們在此類乎靜默三分鐘的「怔住」終不成話，於是我們向前走。

置身在陵墓冢墳的堆裏

第一座到達的是周成王陵，陵高約三丈，不甚整齊，陵前除畢沅所立亘碑外，有康熙來祭時的滿文碑，舊日御道享殿的遺址已極模糊，御道上生滿荒草，打碎的石礎丟棄在道旁，微風吹拂着陵上的野草，一切顯得非常荒蕪，非常凄涼。

離成王陵不遠的正東，有周康王陵，形式規模與成王陵相似，陵前也堆了幾塊清代的祭碑，蓬蒿齊脛，說明好久好久都不曾有過人跡到過陵邊了。

稍東北一陵，較周陵遠為高大整齊，其形正方，料是漢陵，行近果然是漢昭帝的平陵，昭帝是武帝的幼子，武帝於晚年殺其母鈎弋夫人而立之，全賴霍光輔政，在位年數既短，死後又無嗣子，是漢代最無聲無臭的皇帝，但是陵的規模很好，修整雍容，頗稱漢家風度。

由此向北，有周陵中學，接洽後入內，由該校訓育主任引導參觀校後之周文王陵及武王陵，此校本為周文王武王的祀祠舊址，有清初所修的享殿，現改為禮堂，外面懸架黨國旗，裏面供的文武王及周公的神位，到也一舉兩得，堂上圍以黃緞，上繡龍紋，夾在寫有黨員手則的牆上頗不調合。

出校後門，一塚當前，作不規則之長方形，墓前有亘碑，上書：「周文王陵」四字，墓後又有一塚，稍大，但不修整則同，前亦立亘碑，書：「周武王陵」，武王陵前碑碣很多，但最早的僅有明洪武年的，其餘乃明清二代帝王來祭時所立的小碑，漢滿字均有，兩陵氣勢皆平凡，式樣也低蕪，毫不能引起來人崇敬的情緒，開創宗周八百年天下的創業人，是埋在這樣草率的土堆裏，到令我頗為意外，仔細一想，眞太淺薄，中國古代本不作興厚葬，堯舜死後都尚不樹不封，周代離上古不遠，應是猶有儉約古風的。

周代是由漁獵時代蹈上農業時代的跳板，封建制度的製造者，但是由漁獵時代遺留下來的自由任性快樂的生活態度，却並未被繁文褥節的禮教所完全支配，最富感情的詩經，即是周代的產物，從那裏面，我們感覺到了生命的「光與熱」，我喜歡那一些樸素坦白眞率熱情的語句，好



本文作者與順陵前之獨角巨獸之石刻

像聽見了那一片原始風的歌聲，假若這兩尊土阜裏面眞是葬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話，我羨慕這兩杯黃土掩蓋時的那個時代。

關於周陵的眞僞，歷來辯論極多，除一部分認爲是此地外，另部分則認爲在渭水之南，主張在此地的根據是：

孟子：「文王生于岐周卒於畢郢」

漢書劉向傳：「文武周公葬于畢」

三輔故事：「文王武王周公皆葬畢陌南北」

至于反對此說的，又有其主張理由，自來辯論，未得結果，只有俟諸異日，由國家公開各墓，檢視墓中器物，方可成爲定案，現政府明令每年於清明節掃祭的周陵是此處，筆者對歷史及文學是連客串都說不上的外行，更那敢振詞學辯，只有暫定這是周文武王的埋骨聖地了。

陵上草長，臨風搖曳，校中某君檢折一草相贈，據云名「筮草」，乃文王陵上之特產，除文王陵上有此外，尙有曲阜孔子墓上亦生此草，草一莖九岐，卜筮時可用爲蓍，我們雖不善卜，却喜歡這很好的紀念，很珍貴的將它藏下。

由此向東北不遠，有周公墓，亦低蕪失形，墓前有碑書：「元聖周公之墓」，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既卒，成王葬周公於畢，以明不敢臣周公也」，尙書：「周公薨，成王葬於畢」，注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我立在這小墓前很久，因爲周公是我所知道的古人名中的第一個人，記得那時是五歲，大人們正在談着雞蛋，我覺得自己也能側身相談，後來越聽越不懂，才知道那是一個人名，是「姬旦」，後來在中學時代，他又會是我所喜歡的一個人，我喜歡他輔助成王的那種行爲，並且我爲他去學習易經，想不到今天會站在他的墓前，到有很多的感觸。



則天后父武士彠順陵前之石獅，人立爪上，不及其腹，其精緻偉大，較唐帝陵前石刻，尙有過之。

返身向西，一座最標準的漢陵，峨峨聳立，我和姚君爭跑向前，跑近，抱碑喘笑而看，知是漢元帝渭陵，陵方正修闊，四方稜角，線面分明，其完好之程度，令人驚異。

元帝是宣帝的太子，竟寧元年七月葬於此，元帝是漢代諸帝中之最富才華的，漢書元帝本紀：「元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好儒而索制文義，優遊不斷，然寬仁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然」，就因爲他太名士派，所以王昭君被埋沒畫筆，所以西漢的命運斷送在他的后族手中，我們在陵周測量了一下，因爲這是相當典型的漢墓。

再向南約二里，在千百高墳巨塚堆中又有一漢陵聳立，行近知是漢成帝的延陵，陵的高峨完整，一如渭陵，且修平過之，漢書成帝本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博覽古今，容受直辭，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王氏執外」，這漂亮的墓中人，當日實有作英主之心，亦得知後人對他的蓋棺定論否？誌載趙皇后合葬，不知是否同葬陵內，若然，飛燕新妝的掌上舞，是歷來文人們所艷稱的，我們對此一尊高大古陵，更感覺有特殊的趣味了。

由延陵上向正西眺望，在墓叢中，距離約五里處，又有兩座漢陵，查誌得知是漢哀帝義陵，及漢平帝康陵，格式同渭陵延陵，雖然這是西漢末期兩個可憐的皇帝，但陵身仍修整寬平，不失漢家格局，因時間不敷，故未去近勘，再西隱約可見的許多巨陵，即是我們前次已去過的漢武帝茂陵及李夫人霍去病衛青霍光等人之墓，前次已詳細的遊覽過，今天更不必遠去了，日已正中，拿出乾粮及柿子，就在延陵上野餐起來，烽火滿天，偷閑在這纍纍古陵羣中閒逛閒坐，實在是難得，尤其能陪趙飛燕吃這一頓草率的野餐，更是別有風味。

餐後，未及休息，即乘上人力車，返向東行，擬去離此約二十五里的漢高祖長陵等處。

沿途穿墓過墳，迴繞殊多，墓有大的，有小的，有方的，有圓的，有尖的，有長方的，有不成形的，有高如山丘的，有低與地平的，有豐碑屹立的，有破爛崩裂的，有巍然獨聳的，有數墓相聯的，……可說是中國墳墓展覽會，集墳墓之大成，但是這與其他各地的亂冢不同，它的內容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寶庫」，千載前後，次第歸骨於此的，莫非「貴人」，貴人們在人間享盡

了高爵厚祿之後，尚攜帶了無數的金珠財寶進入地下，這羣墓中人除了一小部分是名士外，其餘盡是帝王，皇后，妃嬪，公主，駙馬，王子，公卿，宰相，大將等，眞是「土下無白丁」，在這樣冠蓋雲集的盛會中，這片土地眞是豪富之至，我們爲時間所限，匆匆乘車而過，車輒所經，尚能一瞥碑石，而在路線以外的，則不能一一拜訪了。

下午三時餘，始到達呂后陵下，乘車久久，致下車片刻始能舉步，我們又立在一羣極修整方正的漢陵前了。

迎面的是呂后陵，漢代各后均合葬各帝陵中，而呂后却另起一陵，規模格式，毫不含糊，當日臨葬時的哀榮，可以想見，雖然她也曾稱制八年，但是我不欽佩她，她是不能和武則天並論的。

向東南走幾十步，即是漢高祖的長陵，是有漢一代創業人劉邦的埋骨所在，是在咸陽原上，也是任何土地上出現的第一座漢代的陵寢。

史記高祖本紀：「十二年四月葬長陵」

同上注：「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丈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

關中記：「長陵城有西北南三面，東面無城，倍葬者皆在東，徙關中大族萬家，以爲陵邑」。

通志：「長陵亦曰長山，其北有蕭城，蕭何築，以守長陵，漢初徙關中豪族，以奉陵邑，長陵茂陵各萬戶，皆屬太常，不隸于郡，長陵令秩千鍾，陪葬諸臣蕭何張良曹參紀信在其東」。

現在，長陵的修峨方整，確是仍舊，只是守陵的豪族萬戶，已是一人不見，且原上無樹而墳密，簡直連樵牧亦絕，因此除了我們這幾個遠客外，竟是杳無一人，所謂的蕭城，更是毫無遺留，秋風荒草中，能說明它們當年的豪華尊嚴的，僅有半蝕的豐碑聳立陵前而已。

劉邦以一介鄙夫，崛起于江淮，終登寶座，雖非待之僥倖，總算是風雲際會，時勢所造成的英雄，其本人實無可取之處，但是他所開創的漢朝，却是中國史上最雄健最活潑的一朝，所謂大漢的聲威，眞是千古雄風。

當此墓土未蓋時，中外歷史隱約有些相同的節目，劉邦與項羽逐鹿中原，迦太基的漢尼拔與羅馬的西庇阿也正在鬥勇西土，並且雍盛的漢朝與印度燦爛的孔雀王朝，也是光輝交射，煌耀千秋！一淮泗西夫，在史冊上竟能佔如此地位，當非這墓中人當年提劍斬白蛇時所能料想得到的了。

附近巨墓至多，有碑文可考的計有蕭何墓，曹參墓，戚夫人墓，趙王如意墓，周勃墓，揚雄墓等，而各書對各墓之方向里數，記載又各各不同，碑非漢代原植，其中是否有誤，實不敢固信，不過，知各功臣均陪葬長陵，是這一羣巨塚內，實爲上列諸人，即令有錯，亦只是位置之錯誤而已。

長陵頂上，廣如小坪，披開蔓草，我們在此上小立。

向東望，約十里外，有高陵二尊，導遊之督學告知是漢惠帝安陵，和漢景帝陽陵，惠帝陵更遠些，是所有漢陵中最東的一座，已近高陵縣境，陵前不遠即涇水入渭處了，我們以時間已晚，決定不再前去，亦因此二陵在秋高氣爽的明淨空氣中，已令人端詳仔細了。

此外，記載上知確葬咸陽原上而今已找不出確切位置的，尚有周共王，周宣王，秦惠文王，悼武王，大將白起，漢班婕好，階恭帝，唐丞相元稹，袁天綱等，我們以各墓位置毫無根據，且蔓草沒膝，實無法一一尋覓，即令就是近在咫尺，我們也無法得知了。

看！這是怎樣的一片視界！我們站得很高，咸陽原盡在眼底，丘陵起伏，綿綿不盡，可並不是畫中的山！黃浪一片，茫茫無涯，可更不是畫中的水！它們全是周、秦、漢、魏、隋、唐以來，帝后公卿將相們的「墳」。這片土地是榮幸的，每一小塊黃土中，即埋葬了一個在史冊上佔了好幾頁的「人物」，包裹滿了金玉，珠寶，史話，逸言，英雄和美人，人們在此，是更鼓勵了他「大丈夫固當如是也」的事業心，還是加深了他「終亦如此，色即是空」的宗教感，則是各人的見仁見智了。

各代陵墓中，自是漢陵佔特殊地位，不論其量之多，已包括了文宣二帝以外的九陵，即形式上，亦高如山丘，方整如新砌，峨峨雜羣墓中，佼然獨異，口誦李白憶秦娥詞下闋：「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之句，飄渺蒼涼，韻有餘哀。

日漸西移，荒陵豈能終夜，匆匆下陵，覺得已入睡的人力車夫招呼西返。

探墓歸途

歸途與來時異道，乃在來時原路之南，沿渭水而行。

墓羣較稀，車行亦速，未曾一次下車，只見孤兎鼬鼠，毫不畏人的出入墓洞，這些貴人們的冥宮中，竟都租進了這一般小動物，可笑亦復可歎。

因爲這些墓穴，使我想起一段志書上所載咸陽原上被掘古墓中的一個荒誕故事：

「咸通末李道爲鳳翔府士曹推發塚賊云，爲盜三十年，咸陽北岐山東古塚皆開掘，嘗入一塚，自挺道直下三十餘尺，得一石門，箭出不已，百餘發乃止，以物撞開，一盜先入，俄中輪劍死，門內十餘木人，周轉運劍，疾如風勢不可近，拒以橫木，機關遂

五八—四九八

定，撥去劍，至其中，帳幄儼然，茵褥舒展，漆燈甚明，木偶姬妾，皆去地丈餘，有皮裹棺柩，鐵索懸掛，以木撞之，砂流如水，不可止，奔馳出已二尺餘，良久砂滿塚內，不能復入」。

敘述雖荒誕似不可信，但亦不敢必認其無，顯貴者們對深藏密葬的傳統思想，支配着自己的遺囑，和兒子的行動，做這一類費心勞力的機巧佈置，實屬可能，希望有一天能由國家以公正的立場，研究的態度，科學的處置，來開掘、保存、考據、並研究，使古代風習遺制，向後世有系統的說明解釋。

行約五里，又見一木質便橋，遠見橋身已朽，而荒道少行人，不見有人過橋，不知橋尚能用否，但是這橋的前身，不大平凡，茲略述其來歷：

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作橋以通之」。

括地志：「本名橫橋，架渭水上，橋對橫門故名」。

三輔皇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水經注：「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橋之北首，疊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更修之，橋廣三丈六尺」。

元和郡縣志：「劉裕入關，又毀之，後魏重造」。

當秦代造修時，規模宏大，本是始皇行幸渭南北各宮之御道，後經歷代修毀相間，早失原制，今所見者，更不知是何年所架，僅成一荒蕪之遺跡而已。

行行重行行，夕陽一直照射身上，故雖時令深秋，亦不感覺寒意，此時方體會到「咸陽」之命名，大有道理。

雍錄雜抄：「日出天東，驪景斜射，凡山之南西，水之北涯，皆先受照，故山以南，水以北爲陽，秦之所都，在九嵕諸山之南，渭水之北，故名咸陽」。

又五里許，抵咸陽故城之渭城灣，日已西落，不克趕回縣城，即在鎮上，覓一小店，聊度今夕。

順陵之遊

第四天，是我們逗留在咸陽原上的最後一天，晨七時，即啓程專赴離此（渭城灣）二十餘里之順陵。

今天又是換的小毛驢，這種交通工具所給予遊覽古蹟名勝人們的安穩悠閑，眞是可誇贊的。

順陵據長安志說是武則天的母親楊氏之墓，謂武后追贈其母曰孝明皇后，墓號順陵，但普通傳說又認爲是武后之父武士彠的葬地，又有乃武后父母合葬之墓之說，不知究以何說爲是，但總爲武后爲其親所營的墓塋無疑。

近二十里，郊野中即可望見疏密不等的佈立有許多巨大石刻，所包括的範圍很廣，兩端相距約有一里，在各石刻圍繞中，有尖形巨墓三座，一座居中爲主，即順陵。

順陵位于平原上，離各代墓羣而獨立，四門遺址，雖已不存，而爲當日陵門標識之門前巨大石刻，則非常完整的巍然聳立，東西北三面各有蹲式巨獅一對，南門（即朱雀門）則有立式巨獅一對，並在此立獅前約五丈遠處，特有巨大之獨角獸一對，相向而立，此獨角獸約高二丈，爲一整塊青石刻成，首頂生一角，狀頗怪特，考其淵源，當係由漢魏之天祿辟邪變化而來，刻工除雄偉驚人外，其精緻亦在水平線上，我們在此下騎，步覽各處。

四門上雖均有石獅，但形態只有二種，我們欣賞了南東二門上的蹲立四獅，深覺唐代藝術之精優，實非今日所能望及，手法是那麼的熟練，細如精美的鬈毛，流利而精緻，但毫無損于整個結構的雄健，牠們眞是盛氣凌人，驕傲而雄壯的吼向着來人，好像是說：「我們是唐朝的」！

順陵並不高大，並且現在也並無碑碣，珍貴的順陵殘碑，即是原在墓前的，按順陵殘碑，乃武三思撰文，唐睿宗丹書，嘉靖年間地震時倒碎，後被無知村人用爲修築河岸，近已覓得殘塊二三段，全獲恐不可能，字體秀勁可愛，爲睿宗在碑石上所遺留的惟一筆迹。

相傳爲運順陵石刻，渭河上會特關渡口，今觀石刻之精緻與偉大，均駕唐帝諸陵之上，而且地勢曠平，卓立不羣，可以想見武后當年的威盛，的是不凡。

順陵之遊，結束了我們四日來的訪墓行程，今日我們得趕回咸陽城，且須搭夜車返還長安，故在順陵就擱了一小時之後，即匆匆啓程南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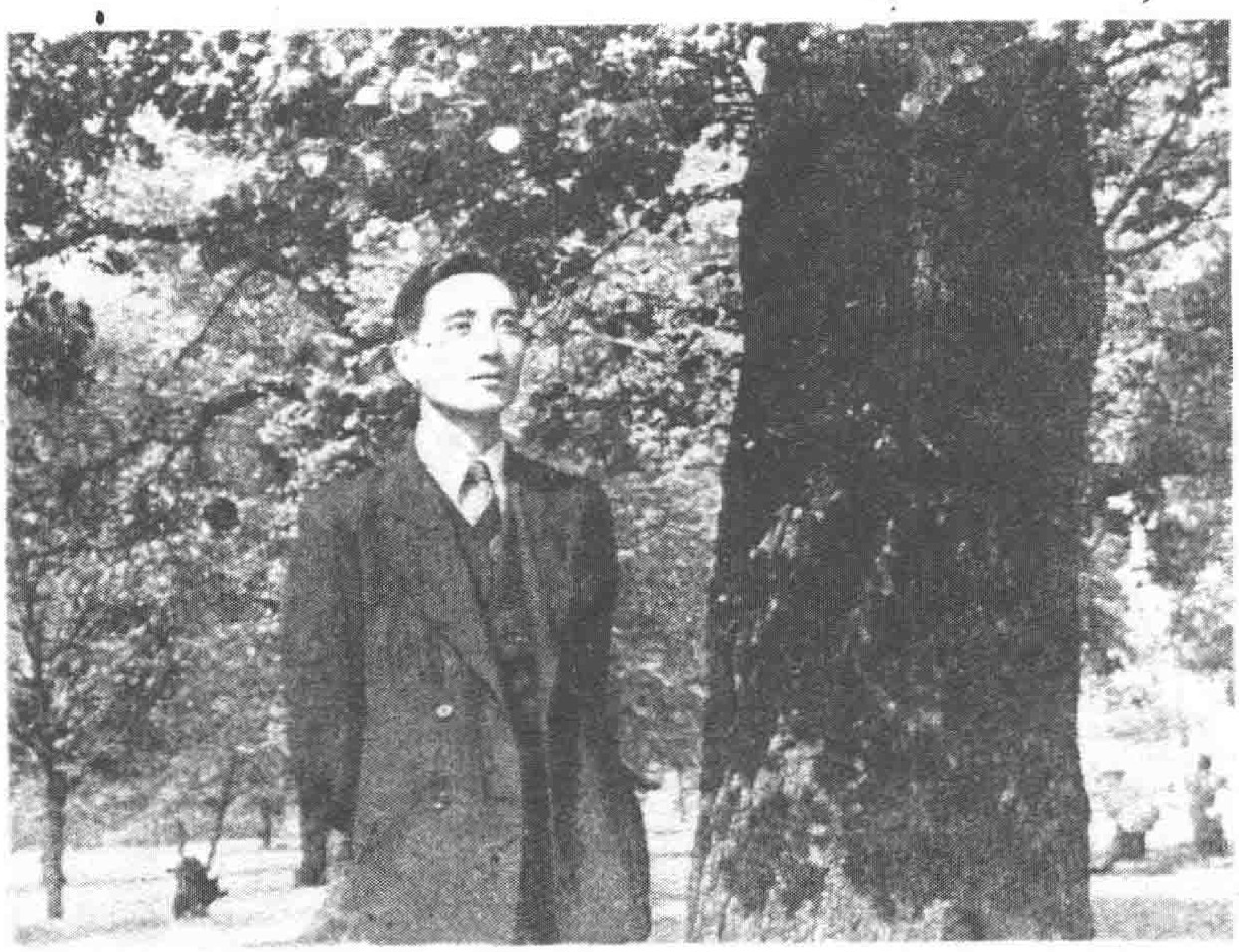
一路上，回首望，北山高崗綿亘，盡是唐代帝后尊貴的陵寢，側首四顧，周，秦，漢，魏各代帝王之墓地，密如星棋，他們創造了歷史，歷史寫敘了他們；歷史不斷的在延長，他們却安恬而永恒的長眠在這咫尺之間的一片土地裏；他們所創造的帝業，千秋各有定論，而他們甜息的冥宮幽園，却會有幾人肯遠來憑弔？斷碣荒草，黃土西風，我幾乎忘記了這裏原來還是人間！

中國人看倫敦

當一個人對倫敦感到厭倦，他一定是已經對人生厭倦了！——約翰遜 (S. Johnson)

本誌駐英記者張安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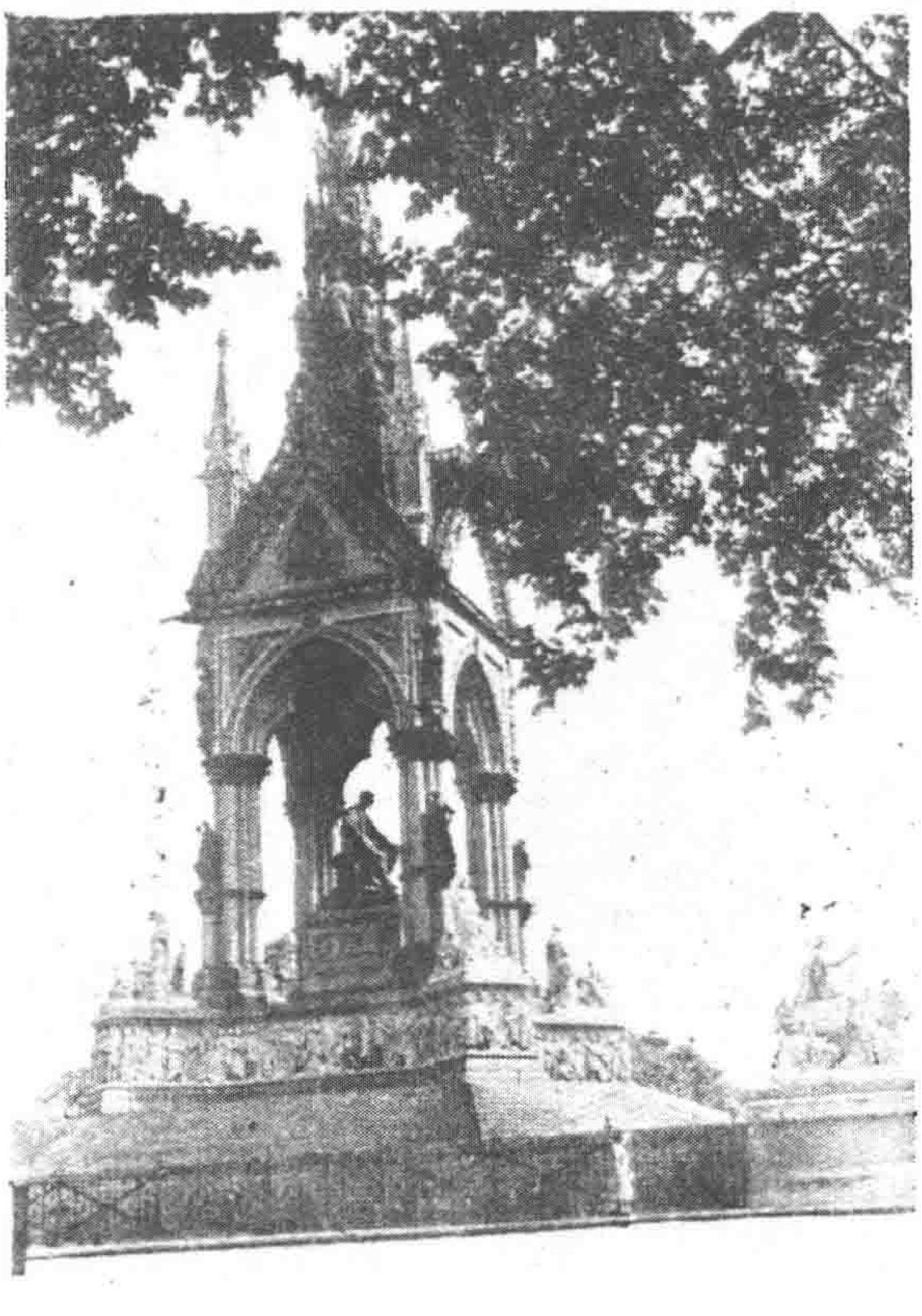
這世界第一大都市——倫敦，誠然是五光十色，包羅萬象；是整個西方社會的縮影，也是一切人生的縮影！誰要想描繪它的全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許多有歷史價值的古蹟名勝，介紹它們的人似乎已經很多；我躊躇又躊躇，還是從我個人的興趣着眼，敘述一點親切難忘的印象。這在倫敦通看來自未免有掛一漏萬或膚淺之譏，但我卻願意如此，因爲我不過是一個尋常的觀光旅客！



本文作者在懇新香公園　胡玉章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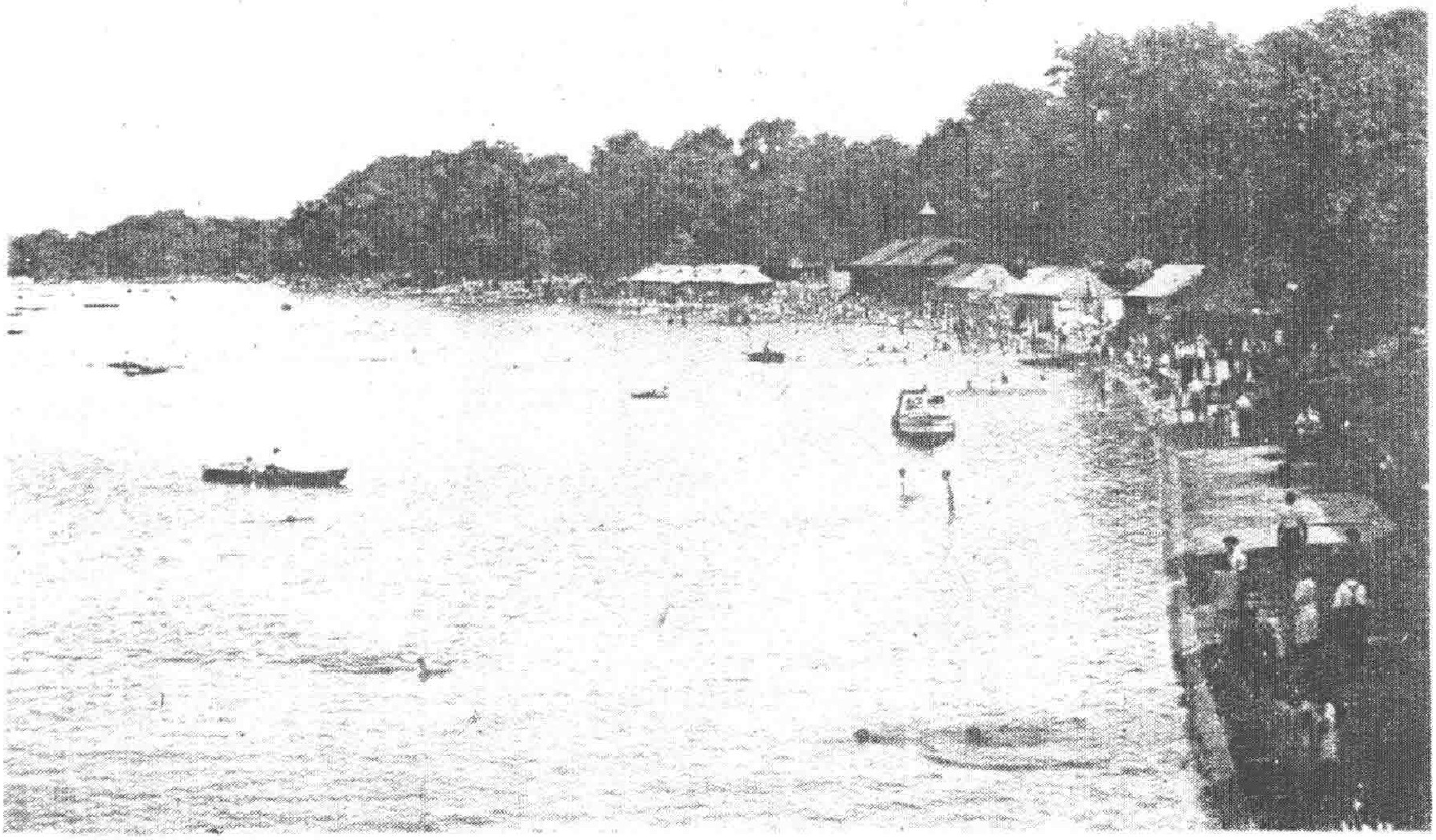
倫敦人對季節的敏感

在那漫長而陰暗的冬天，一遇到惡劣的氣候，許多英國朋友一面在咀咒，一面在盛誇倫敦春天的美麗。這固然是在安慰初到的外國人，但那種熱烈嚮往的神情，也可以斷定並不是出於做作。等待又等待，一直到五月，有陽光的日子纔漸漸加多，樹葉綠了，繁花開了！到處聽到春的讚頌。週末的公園擁擠不堪，大草坪裏坐滿紅男綠女，遠看簡直像是花壇！而一對對少年情侶擁抱着躺在樹陰下，大路旁，毫無顧忌，更增加了春的魅力。許多旅行社和鐵路輪船公司都張貼出專爲遊覽服務或其他吸引遊人的廣告；一切可供遊覽的場所都全部開放並延長開放的時間。



亞爾培紀念塔　胡玉章攝

本來倫敦的夏天簡直不熱，有時還要生火。但今年據說打破了三十年來的紀錄。九十度以上的日子一連繼續了十幾天，這在中國人看來眞算不得一回事，可是英國人確已緊張非常；到處買不到冰淇淋，到處嚷熱，有些紳士們也脫下了外衣，電影公司特爲拍了新聞片來紀錄這了不起的



海德公園的蛇水　胡玉章攝

熱流：內容有辦公室裏的職員把電扇放在桌下來吹赤裸着的雙脚，有終日泡在橡皮筏裏的女郎，有園丁在用一人高的水瓶喝水；趣極妙極，似乎從來不用扇子的英國人活不下去了！

倫敦的氣候實際祇應分兩季，十一月到四月是冬，五月到十月是夏。冬季雨霧既多，白天又短，最短的時候四點鐘就天黑，所以除了必要的工作就是睡覺。夏天最長的時候要十一點多鐘夜纔降臨，眞可一天當作兩天用。就是在不熱的夏天他們每人也總有一個假期，到別處去旅行，去享受一番，這是英國人的人生大事之一。遇到今年這貨眞價實的夏天自然更如瘋如狂了！某一個星期六，某晚報發表了一則統計詳盡的新聞：說這天早上幾處重要的車站共有二十萬人以上在候車赴郊外，最緊張的一處四五個人一排的行列排到兩英里長。平均每分鐘各站共有一千輛客車開出，但排在隊尾的還要等上三四點鐘；這不過爲了一個一天半的週末的避暑！

現在樹木已開始落葉，敏感的倫敦人又感到多的威脅；又在猜測天氣的轉變，憂慮煤荒的問題了！在中國還纔過中秋，一年最美好的日子正在行近。而冬天雖比這兒更冷，一切起居的條件比這兒更壞，却並不如此焦慮。中國和西方應付人生態度的差異，在季節的反應上也如此明顯！

我所最熟悉的公園

從去年冬天起我就住在墾新吞公園（Kensington Gardens）的北面，祇要穿過一條馬路就是公園；可以說朝夕散步於斯。（圖一）而實際墾新吞公園與海德公園相毗連，不過因爲前者由御苑開放爲公園的時間較遲，一直保留着兩個名稱。總面積有六百英畝以上，但我也跑遍了每一個角落。當然最熟悉是西北角，這一帶除了大片的樹林之外有一個兒童運動場。附近的一個老樹椿，由一位民間藝術家就着樹形雕上許多童話裏的小人物：有的倚壁欲飛，有的躲在洞裏，爲怕孩子們看不清楚，人物的身上又塗上彩色；雖無甚藝術價值，倒也有趣。過去點是一個圓形的池塘，並不很大，走一圈祇要五分鐘左右；可是有霧的時候却像一個大湖。冬天池上歇滿了海鷗，可以從遊人的手上啄食麵包。幾十隻白天鵝是終年的點綴，有時一羣飛掠池面，頗爲壯觀。到這池塘邊散步的人，除了餵鳥還可以放船；孩子們玩小船，大人們玩大船，要講究帆的角度，利用各種風力而能自由操縱行駛的方向。有些五六十歲的老頭子還玩得很認眞；這種遊戲的確能增進航海的興趣和知識。每逢假期這池塘周圍總是擠滿了遊人，尤以孩子們爲最多。但在大雪之後，園中寂無一人，我也時常踏着碎冰在池邊繞上一周。

池西有一座維多亞利女皇的石像，雕刻平平。向東不遠，一座銅像聳立在路心，是一個裸體的壯男騎在躍起的駿馬上，舉手瞭望，正對着

五八—五〇二

東方，題名「肉體的精力」。從雕刻本身來講並不是一件十分完美的傑作；但它姿態的雄偉有力却給人甚深的印象。由此向南沿邊是一條花徑，兩旁遍佈花壇。從春天起這條路上五色繽紛，此謝彼起，所以有些老太太和情侶們都願在此流連小坐。花徑外就是亞爾培紀念塔；(圖二)是維多利亞女皇爲紀念她的丈夫而造。塔基周圍的浮雕，刻着各時代的文人和藝術家，四角的四組雕像象徵農業，製造，商業及工程。外圍四角又有四組，象徵四大洲。雖甚豐富嵯峨，總覺平庸瑣碎，雕刻亦非出於第一流大師之手。再向東不遠，是一條橫斷公園的大路，也就是這二而一的公園的分界處。和馬路交叉是一個窄長的湖，名叫蛇水。南半在海德公園，北邊的一段伸入墾新香。湖邊又有一個彼得潘的雕像，頗爲秀美，也是孩子們的恩物。

蛇水在海德公園那邊的一段比較長，也是精華所在；既可划船游泳，(圖三)又有一部分准許釣魚。湖心有一小洲，生滿叢樹，傳說彼得潘的家就在那兒。而大詩人雪萊的第一個妻子西河女士，曾在一八一六年自沉在這蛇水裏，大約當時還是很荒僻淒涼的所在。不遠又有一大片封閉着的樹林，稱爲「鳥的聖地」；裏面有目前英國最著名的雕刻家愛勃斯坦因(Epstein)的一件石刻，高不過六七尺，當中一個裸女張開兩臂向天，四周有好幾隻鷹鴿之類之鳥，各具動態。作風簡潔有力，可惜祇能隔着鐵欄，在二三十尺以外的距離遠看，不能作更近一步的觀摩。



中國的熊貓——聯合小姐

海德公園的東南角有一個音樂亭，每逢例假的黃昏那兒有軍樂演奏。東北角是著名的可供自由演講的所在。講者備有一個有扶手的高凳，上面標明所屬的黨派或另懸旗幟；而最多的還是傳教士。好在這兒有的是遊手好閒的人，隨便你講什麼不怕沒人聽。可是有時遇到故意搗亂的份子簡直吃不消！因爲聽講的人可以隨便發問，就是明知和你開玩笑也不能動火；尤其是關於上帝的存在等等近乎迷信的問題，宣傳者祇有拿聖經做護符，是很難說服年青小伙子們的。而實在大多數人都把這聽講當做娛樂，有些人更專以和講者開玩笑爲樂事；結果講者面紅耳赤，聽者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在競選期間的政治性演講或許要較爲嚴肅，但儘管有責問，有反辯，却從沒演過全武行！

白金漢宮及其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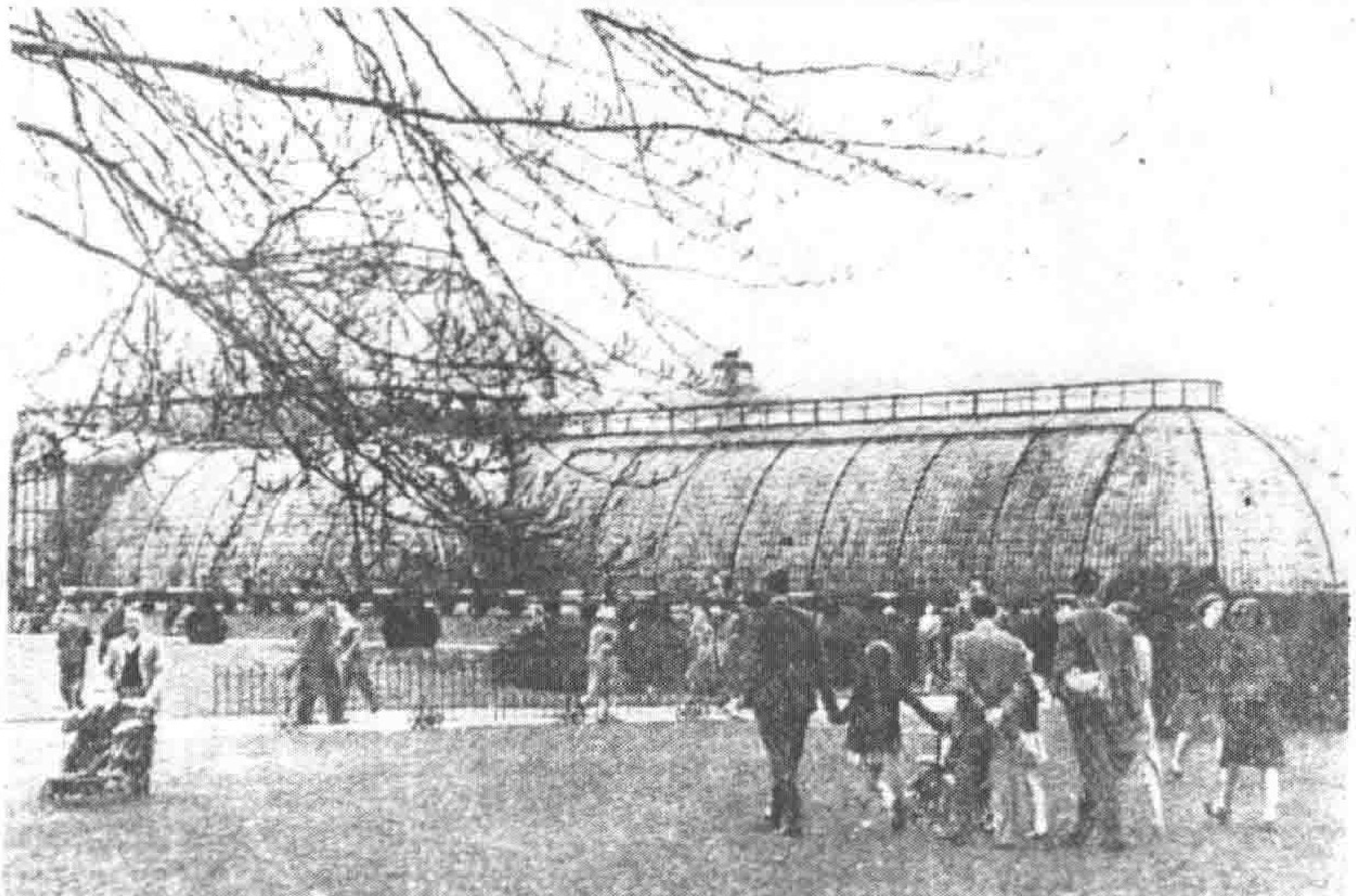
英國人自己承認白金漢宮是歐洲最不美觀的宮殿，但那簡單樸素的建築正足以象徵英國人刻實和節儉的美德。宮門的衛士已經穿着現代化的制服，但每天的換班還保留着一些傳統的儀式。宮前一片廣場，安置了紀念維多利亞女皇的雕刻。中央紀念柱的頂端是一個銅鑄的勝利女神，其餘有好幾組象徵各樣學術事業的石刻，而女皇像端坐在東方。在白金漢宮的北面是格林公園，無甚可觀。但前右側的一個聖詹姆士公園，却別有風致；一條窄長的湖從東到西，兩端各有小洲，當中橫跨一座小橋；湖邊和小洲上種了許多垂柳，柔整的長條披拂水而並連接成一片綠雲，好像一羣正在梳妝的少女。而在樹叢後面，露出國會大廈的尖頂。湖中養着各式的鴨鶖和鴛鴦，遇到好天氣水邊擺滿了番布椅，躺滿了遊人，這公園並不大，却很秀麗，雖位置在鬧市中心，却有世外桃源之感。

著名的唐寧街和許多重要的政府機關都在這附近。可以餵鴿子的屈來費加廣場前人已經描寫得太多，毋庸再行重複。但對着廣場的國立美術館自十月份起正在舉行一個洗潔古畫的特殊展覽。許多黯黃的古油畫居然光彩煥發，恢復了新鮮嬌嫩的原來色彩。並同時展覽着許多照片，和

僅僅洗潔一部分的古畫，以表明洗前和洗後的差別。許多內行和外行對此都同樣感到興趣。而一部分展覽室也正經過修葺粉刷，有的整個的壁面懸掛了新的布幔。一切整舊爲新，表現一種戰後復興的氣象。回顧我國名義亦算戰勝者，但仍舊民不聊生，一切建設事業不僅在停頓，似乎希望都很渺茫，能不令人氣短！

國會大廈偉然踞坐在泰姆士河邊，與西敏寺面對。這兩座建築是英國許多公共建築的代表，也是任何旅英遊客必須頂禮的所在。國會南側沿河又是一個小公園，安放着法國大雕刻家羅丹所作的「千萊六義士」紀念像。有一次當我正在對這名作作一幅素描，來了一位老太太，極熱心地看我畫並和我攀談：她說這是羅丹親自給與英國的贈禮，她極愛這傑作，戰前常專爲它來此散步，但戰時搬走了存放別處，直到最近纔重新遷回，當她與它離別幾年而再見時，曾興奮得流下眼淚。她既敘述她的故事又讚美我的畫，並久久不去，想收買這幅素描。這種對藝術品愛好的熱忱很令我感動。





〔上〕植物園的探春者　〔下〕植物園最大的溫室　胡玉章攝

銳金公園與動物園

在倫敦中心區，面積僅次於海德公園和鑾新呑公園的要算銳金公園。有一條廣闊筆直長達數里的林蔭道，有好些大片的草地有時就當作運動場，在西南面也有小橋流水，遊人可以划船，也可以在河邊濯足。大公園裏又有一個圓形的小花園，叫瑪麗皇后之園，遍種薔薇和玫瑰，內有一個小池塘和一個小丘，好些特異的老樹癭瘤滿身，枝幹頗像中國畫的筆法。據說是倫敦許多小花園中最美的一個，並附有網球場和露天戲院，今年夏天，熊式一的王寶川就在那兒上演。

但許多人遊銳金公園的主要目的常在和它毗連的動物園；這是一個極能吸引孩子們和異邦遊客的所在。一進門就看到關於中國熊貓的指標，而這位「聯合」小姐，雖住有比獅虎還要寬敞的寓所，卻終日躲在鐵樑頂上睡覺，似乎過不慣異邦生活，不願與遊人見面，就連同鄉也不屑一顧，很難得碰到她下來進餐，坐着伸直了後腿，倚着一個木樁，用前爪拿着竹枝，吃得津津有味，（圖四）然後在鐵欄邊散步一圈，走路內八字，大搖大擺，有時隨便伸伸腿，或就地打一個滾，全身柔輭，動作滑稽，有趣已極。好些孩子們在欄邊引逗她，她也並不怕羞生氣。附近就是獅屋；有十幾隻獅虎各處一間。每天下午三點鐘是餵食的時間，常塞滿了遊人。大約從兩點鐘起這些猛獸就已經飢腸碌碌，臥立不安，在欄內繞來繞去，假如有一位呼吼一聲，其餘一一響應，大有聲震山谷，屋瓦欲飛的氣勢，設想這時如打開柵門，不知將發生怎樣的慘劇！等了又等，當另一個小門一開，喂食者推着一車鮮肉出現時，這些猛獸大約早已聞到肉香或聽到了熱識的車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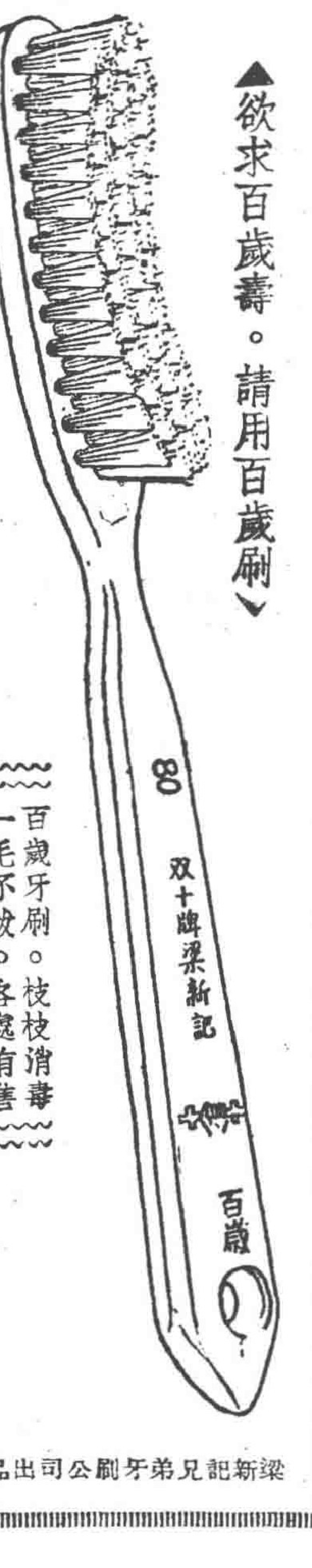
的聲音，一齊都如瘋如狂，鐵欄被搖撼得鏗鏗作響，直到一塊約有兩三磅重的肉送到欄邊，一扯而進，有些還要啣着走兩匝，纔安心坐下，心平氣和，還捨不得馬上就吃，先舔了又舔，聞了又聞，有時吃了幾口，又啣着換一處地方再吃，最後祇賸下骨頭，還抱着不肯放手。人們利用這些猛獸的飢餓來欣賞它們獸性的發揮，其實人性又何嘗差異了多少？不過更虛僞，善於掩飾，或是吃人不見血而已！

園內更有一個兒童動物園，養着許多溫馴的小羊，小馬，小兎，小鵝，可以任兒童和它們頑耍。另一處有兩匹小馬拖着小馬車，和兩個駱駝，供孩子們輪流乘坐。一匹駱駝上坐三個孩子，由一個侍者牽着，兜一個小圈還不到一分鐘，但孩子們已滿意非常。其餘使人感與趣的動物有紳士風甚濃的企鵝，和頗像帶着舊式帽子的老太婆的駝鳥。鸚鵡屋有幾百隻種類不同的鸚鵡，有的大紅大綠，壯麗如中古的武士，有的嬌柔可愛，像溫婉的女郎。蛇類和一些美麗的小魚都隔着玻璃，並利用燈光，佈置了適當的背景。大動物如長頸鹿高有十幾尺，河馬口如血盆，水陸兩棲，都爲它們設置了特殊的環境。許多珍奇的動物在戰時曾遷移別處，不久纔陸續運回，所以今年的夏天動物園特別熱鬧。

植物園與芮區門(Richmond)

自從春天以來另一個吸引遊人的地點要算植物園。(Kew Gardens)離倫敦中心區不算太遠也不算太近。面積二百八十八英畝，有二萬五千種以上不同的植物，將近二百年的歷史。(建立在一七五九年)五月的假日那兒充滿了探春者(圖五)鬱金香，山慈姑，蝴蝶花，一一迸發在新綠的草地上；櫻花，桃花，綴滿在繁枝上；垂柳絲了，池塘的微波蕩漾，一對黑天鵝好像是一對特殊幸福的情侶，遊人都投以欣羨的眼光。據說有一個時候藍鈴花遍地，簡直像一片藍色的海；報紙上也天天登載着植物園的春訊：那一種花開始了，那一種正在黃金時代，以及那一種花已經過時又要等待明年。重要的溫室有十幾處；所謂四時不謝之花，八節常春之草，在這兒都不算神話！最大的溫室有幾十尺高，幾十碼長，全部用玻璃造成，(圖六)地底下生了火。這裏面全是熱帶植物；有華南的細竹與芭蕉，而一些瘦長的棕樹一直伸頭到屋頂。另一處有幾株中國的山茶，高近一丈，繁花何止數千朵！蘭科亦專有一室，有幾十種不同的蘭花，眞是嬌麗而又脆弱，但大多沒有香味。仙人掌的一室更光怪陸離，千形萬狀，有的纖細如絲，有的雄偉如柱，有的多角多刺，有的圓球重疊，有的愈接愈長，有的獨伸一臂，眞好像造物者在變戲法，塑出這許多不可想像的奇觀。夏天有地方可以喝茶，並有一座中國式的寶塔，可惜不能攀登，也就沒有多少遊人對它注意。一座標本陳列館並不太大，陳列着各式寶貴的木材及其製成品；到處含着鼓勵工業和教育的意義。而這種活的教育，實物的展示，實在比書本的教育要重要有力多多。

從植物園再過去一站路，就是倫敦消夏的勝地芮區門。這兒的一段泰姆士河雖仍近市區，但已遠繁囂。兩岸綠樹重重，河心並有幾個小洲。到這兒來的交通很方便，乘共公汽車或地下車都可直達，但在夏天更增加了往返於倫敦大橋與芮區門之間的遊艇。河邊停滿了各色的小船，有的專供出租，有的爲私人所備。遇到有陽光的下午，水面上大船小艇，穿梭不息，沿岸放滿了綠色的帆布椅，有些人安息在綠陰下，有些人不避炎熱，仰臥在日光裏以求增進健康。小姐們大多帶上黑眼鏡，却脫下了高跟鞋；有些姿態在重視風化的中國人看來也近乎不成體統。水面上有一段指定可以游泳，也有人消磨整個的下午在河邊釣魚，附近毗連着一個小山坡，比較幽靜。再過去又是一個大公園，養着好些馴鹿，並不怕人。是的，英國人雖亦遭遇空前的經濟危機，這樣要減少，那樣要限制；但人民的生活還是安定的，幸福的。祇要前途有希望，大家何嘗不願意減衣縮食！祇要貧富一律，沒有特權階級的存在，羣衆何嘗有怨言！寫到這兒再回顧自己的國家，不禁要擲筆三嘆了！

雙十牌
百歲
▲欲求百歲壽。請用百歲刷▲


百歲牙刷。枝枝消毒
一毛不拔。各處有售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美國臥車上的侍應員

魯塞爾·梅龍尼 著　伍必熙

佛蘭克哈立遜是個典型的普爾曼臥車的侍應員。他的工作在紐約中央車站（Central Station）所屬的茅海文停車場開始，家在紐約郊外的傑美卡，一家六口，包括妻子和子女四人。他加入侍應員工會，是臥車侍應聯盟會的會員，今年五十三歲，担任侍應員這工作已有二十三年的歷史。

哈立遜的身體碩健，體格較常人略高，一頭短短的鬈髮，鼻上架着副無邊的八角形的眼鏡。他雖然出生在美國南部，但是說話時却沒有南方的音調，祇有那慢吞吞的談吐，略略顯示一點美國南方人的風味。他面上常笑容可掬，一舉一動迅速而有序，走路時略帶水手那樣的搖擺，這是二十餘年的火車生活所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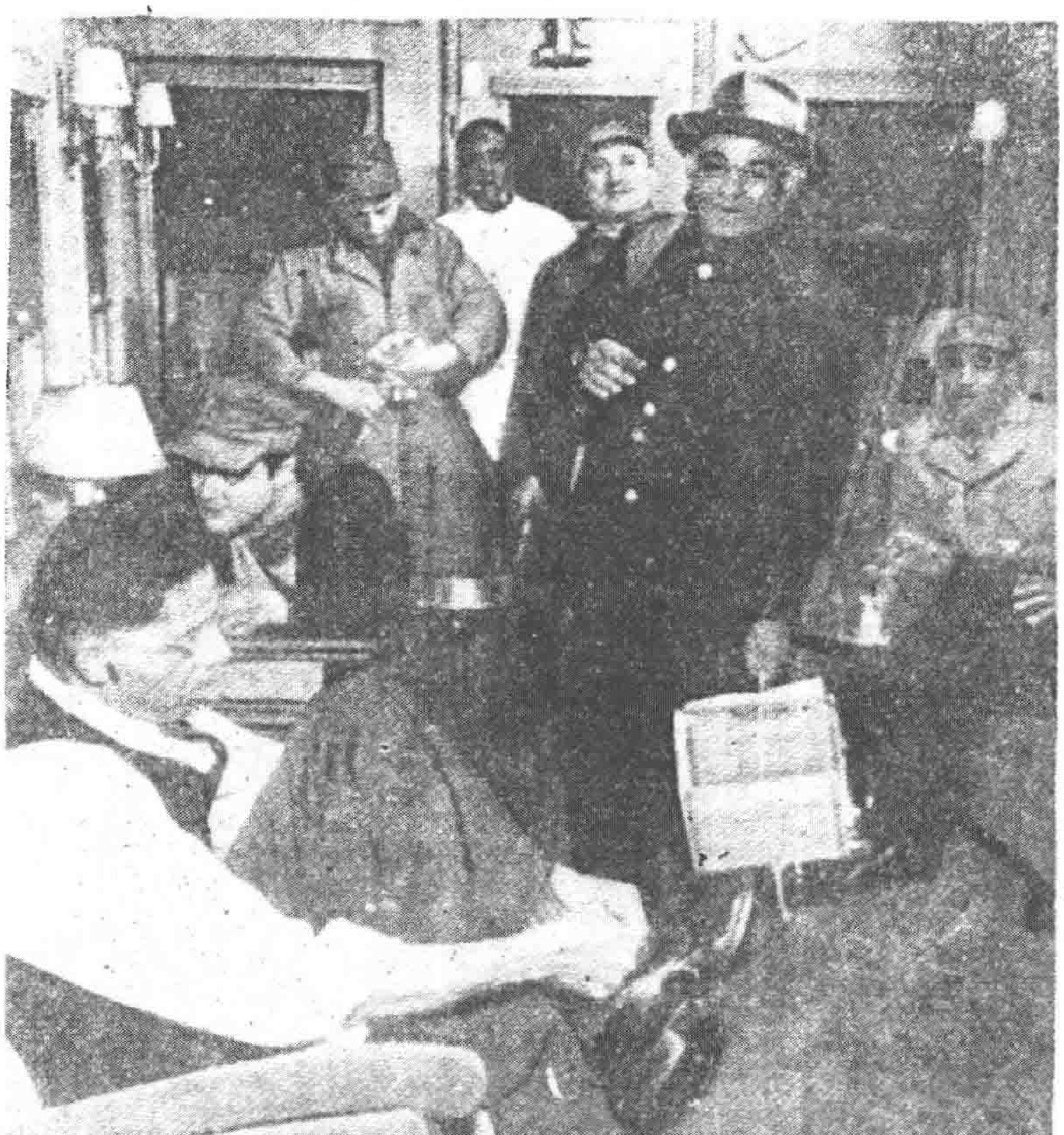
他的工作有一定的時間。晚上十一點三十五分時那列車離開紐約的中央車站。他所照料的那一節是一五九三號，因爲是這一五九號列車的第三節。但是到布法羅(Buffalo) 以後，它不再屬於一五九號列車，而接上了三十五號列車，再開到支加哥。抵達支加哥時是第二天下午五點鐘。於是他在支加哥過夜，下一天午後三點鐘時，上六十八號列車的六八七號車，從支加哥回來，在次日早晨八點半時回到紐約。再下一日晚上，他又隨一五九號列車離開紐約了。這樣的來回三次後他便有一天休假。所以一個月中他在紐約和支加哥之間一共來回七次，有二十一天晚上不在家中過夜，其中的十四夜在火車上，七個晚上則在支加哥一個親戚家借宿。

不容許有錯誤

侍應員的工作並不在火車出發後才開始，而在火車離站前很久便開始了。例如哈立遜的那列車要十一點三十五分纔開紐約，可是他在七點鐘便要到茅海文停車場。火車在九點三十分開進紐約中央車站開始載客，在進中央車站以前，所有已售出的床舖都必須已經整理完妥，可供客人晚上就寢之用。從紐約到支加哥的班頭中，哈立遜所管的一節是「八·三·一」車，那是他們的術語，意思說這一節車中共有八個上下舖，兩個雙人臥房，和一間起居室。（這一間中可以睡三個客人）在他到停車場之後，管理班次的職員便告訴他車輛的號碼，再給他一張紙，寫着已被預定的房間或舖位，使他可以知道那幾個舖位要預先整理好給客人使用。

像哈立遜這樣，整理一個上下舖大約要十四分鐘。這是在火車未開時而言，倘若火車在開行，或者常常有客人招喚時，十四分鐘便絕對不夠了。

侍應員抵達停車場而上火車整理時，做其他各種預備工作的人員如清除車輛的女工，檢車員，和管理供應的工人大多已工作完畢而離去。每一輛普爾曼臥車在行駛以前，車身內外和走廊以及盥洗室都要全部洗刷過。車上的地毯和車椅的座墊全用真空除塵器清除一過。電燈，電線，通風筒，水管和電鈴都要經過嚴密的檢查，即使窗簾有些鬆脫，或者車中各種金屬外面的油漆有脫落，也立刻有工匠來修理。車上所需的毛巾睡衣，侍應員的



侍應員哈立遜在車上預備開始工作，其他數人爲管供應的人。



檢點毛巾睡衣



招待客人上車



先到停車場報到

白布制服，和裝廢物的紙袋亦已預先安放在車廂後端侍應員的櫃子裏。另外還有人專門預備飲水所用的硬紙杯，肥皂，草紙等雜物。冰箱中所用的一塊冰亦已放在走廊中。所以在侍應員去報到時，已經有近十個人在他的車廂中忙碌工作過，或者還正在工作着。

侍應員上車後便把所有的睡衣檢點一下數目，如果發覺數目不符，便在一張睡衣的單子上記下來。然後他將毛巾一塊塊褶成三角形放在各間盥洗室中，並凡檢視一下各種必需用品，換上新的肥皂。在包廂中則要另外放好肥皂，草紙，毛巾，紙杯，一大瓶飲水，和兩隻木頭衣架。這種工作完畢後，他便開始整理床舖。這舖床的工作，一舉一動都有一定的步驟，一切都要照公司規定好的式樣，連枕頭的放置方法也不能有差異。

為穩妥計，哈立遜有時在六點三十分便到停車場開始工作。因為若是來得遲了一點，便不免忽忙，一忽忙便不免要做錯事，而公司中對於所有的床舖都要同一個式樣，不容許有錯誤，所以寧願多化一些時間，做得週到一點。

不能回答的問題

在火車開始離停車場時，哈立遜的那節車已完全準備妥當了。這時他便換上了藍色的制服來接待乘客。火車進站後，車站上的管車員便給每一個侍應員一張「通知卡」，侍應員可以在上面記錄每一位乘客的目的地，以及通知他的時間等。火車開動後，走廊的門關上，哈立遜便脫下藍色的制服換上白布的短上裝，這也是在他上車以前便有人替他預先安放在車廂中的。侍應員在一次行程終了以後，便將他穿過的白制服送到制服間去，附上一張紙條寫明他的衣服的尺寸號碼。這樣一來，制服間便可以在下次給他同一尺寸的制服。但是因為太忙的原故，常常有錯誤發生，在這種情形下，侍應員們便常常與另一個衣服不合身的同事互相掉換一件。

火車剛要離站出發時，車站上的職員便交給哈立遜一張剛售出的舖位的表格，這樣他便可以知道還有那幾張舖位需要舖置好，可以立刻開始工作。那些舖位未整理好的客人們，便在盥洗室中等待。侍應員的工作除了管理睡衣毛巾等需要用品之外，還有一項主要的任務便是回答乘客們所問的各種問題，而大多的問題都是滑稽可笑的。譬如說，當火車剛離開紐約中央車站後，哈立遜還在整理一個客人的舖位時，一位儀態傲然的太太便叫道：「茶房，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到」？殊不知這輛火車沿途要經過十二個大站，侍應員怎知道你到那裏下車呢？但是哈立遜却毫不介意，他微帶歉意似的問道：「太太，請問你要到什麼地方」？「布法羅」！她不耐地回答道。——後面總算沒有加上「當然囉」！——於是哈立遜便告訴他幾點幾分可以到布法羅。對於侍應員們，一個問題的是否合理和是否有意思是不必過慮的，問題總是問題，回答便是了。哈立遜告訴我說，最不能回答的問題，也是一個常有的問題，便是在火車還未出發以前，乘客已問他：「我們會準時到嗎」？

從紐約到支加哥的途中，哈立遜可以有三小時的睡眠。在他睡覺時，後面一節車中的侍應員便兼管兩節車的事務。在一個人兼管兩節車時，有一根電線連接着兩節火車的電鈴線，所以兩節車中的任何乘客按鈴時，他都可以知道。先是哈立遜管兩節車，鈴聲響了，這是後面一節車中睡上舖的一位女客要一張梯子下來，哈立遜便去拿了梯子來照顧她下梯，再對她說什麼時候要回舖可以再按鈴叫他。

接着他又照顧了三位從餐車裏回來的男客入上舖。一個是英國人，一個是法國人，另一個美國人則是他們伴遊的嚮導。那兩位遊客都從未睡過上舖，所以哈立遜又得特別照料他們。他仔細地講各種訣竅給他們聽，那英國人聽了便得意地去睡了，可是那個法國人却不大懂英語，所以要像做啞吧戲似的用手勢告訴他一切，這樣才使他滿足了。

有三小時的休息

照顧客人上床後，哈立遜便到盥洗室中去吃一點麵包牛奶充飢，然後到每個乘客的舖位下去把鞋子一雙雙的拿出來揩擦。每隻鞋子的鞋跟上都用鉛筆寫上這乘客的舖位號碼，以免攪錯。在火車上代乘客們擦鞋是普爾曼公司傳統的特點，從他們開始有侍應員起一直傳到現在。但是擦鞋用的刷子，布，和鞋油等，公司却不供給，要侍應員們自備的。

在擦鞋的過程中，電鈴又響了好幾次。一次是那位剛才從上舖下來的女客現在要回上去了，另一次是一個吃得半醉的乘客要到餐車中去，但是却走進了飲車中不能回進臥車來了。（因為這是第一節臥車，前面的一節便是飲車，這裏的一扇門祇有臥車的一邊可以開，飲車的那一邊不能開進來。）還有幾次是幾個睡上舖的客人要下來，諸如此類的事，都是他的任務。

擦皮鞋的工作完畢以後，哈立遜便拿出一張褶櫈

來，擱在較高的一處坐着，這樣一來他可以看到兩邊舖位中間的走廊中的一舉一動。這是公司嘉許的行動，因爲他坐在那裏看守着，便可使少數衷心叵測的乘客不致有什麼越規的行動。

半夜三點鐘時，哈立遜到後面那節車中去喚醒那個睡了三個鐘點的侍應員，叫他在哈立遜的通知卡背面簽個字，這便表示哈立遜已按時喚醒過他，如果他再睡着，便不是哈立遜的責任了。在喚醒了那個侍應員以後，他便自己去睡。他的床舖是男子盥洗室中的一張沙發，放平時便成了張床，旁邊有一個布幔可以拉上，使外面看不到床舖。從三點到六點是他睡覺的時間，六點一到，那另一個侍應員便來喚醒他，叫他在通知卡上簽名。

六點鐘以後的一個半鐘點中，除了有兩個客人下車以外，車廂中寂無動靜。到餐車開放後，哈立遜便去拿一杯熱咖啡和一隻甜餅充飢。接着乘客們絡續起身了，他便在每一個上下舖的客人起身後立即把床舖收拾好，供白天坐臥之用。這一步工作比出發時舖墊被褥要省却一半時間，但是加上其他各種工作，如取去盥洗室中用過的毛巾而換上乾淨的，以及開關車門招呼客人上下等等，也一直要忙到近十一點，等這些工作完畢後他才吃早飯。車上工作的人員所進的餐品和乘客吃的完全一樣，而付半價。不過在某些菜肴已吃完時，便祇能另換一樣。哈立遜這一頓吃的是乾穀粉，火腿，雞蛋，吐司和咖啡。



核對乘客的數目與目的地

美國人對於時間是極經濟的，所以很少有人會坐火車從紐約一直到支加哥，在紐約上來的乘客大多在中途便下車了。不過在布法羅，克里夫蘭，歐克哈脫，等地另有客人上來。雖然如此，白天的工作要比晚上輕鬆得多。最普通的工作是遞枕頭和放帽子的紙袋給客人，每到一站時開關車門，以及回答客人的各種問題。我也有機會和他談了一下。

「他咬我一口」

我問他待遇怎樣。哈立遜說他的工資是一般侍應員之中最高的，每月有一百九十二元九角，因爲已服務了十五年以上。這工資是照每月工作二百四十小時（平均每天八小時）的最低限度計算，除此以外，每次車輛開出前在停車場做準備工作所化的時間也都照算。（不過像他這樣特別早去半個鐘點是沒有工資的）。若是火車誤點，那末工資也照加，奇怪的是，那在車上睡覺的三個鐘點，公司方面是不付工資的。而且他們還必需在公司所規定的時間以內才能睡。

車上的小賬是不公開的。公司的規則，禁止侍應員向任何客人索取小賬，但是在客人給小賬時，則並不禁止收受。侍應員的小賬與其他侍役的小賬不同，多少不一，相差很大。因爲在火車上給小賬時，大多祇有客人與侍者兩個人，不像酒菜館中的小賬當着大家的面而付，而且還必須是正賬的一成或二成等等。

侍應員一月小賬所入有多少是很難估計的。有不少客人完全不給小賬。以哈立遜的經驗來說，每月小賬的收入總至少在四十元以上，不過也要看運氣。運氣好時，開一次能得到十塊至十二塊錢小賬，運氣不好時，祇有兩塊五毛。侍應員們稱不給小賬的客人爲「蛇」，倘使你聽見他們說：「他咬我一口」，那便是說那個乘客不給小賬便走了。

哈立遜做侍應員雖然已有二十三年的歷史，但他所經過的一切都是極其平淡的，從沒有遇見過那些吸引人的新聞，如在火車上接了個剛出生的嬰孩，或是檢到價值連城的珠寶等等，他也從未遇到覆車出事等的意外，亦從未受公司停工的責罰，更沒有拿到數目奇大的小賬。

大部份的侍應員並不像哈立遜這樣有一個固定的工作地段和時間，他們的工作是換來換去的。哈立遜却一直在紐約支加哥之間的火車上工作了二十三年，在他進普爾曼公司四五個月後，他便得到了一條固定的『路線』，有許多侍應員做了十年也沒有得到一條固定的路線。可是那時候這條路線誰也不願意做，祇要去申請的無不可以獲得。因爲那時（一九二四年時）的那輛車從紐約到支加哥要二十八個鐘點，整整的兩天還多。哈立遜却不在乎這點，他很高興地揀了這條路線，一連做了十年而毫無怨尤，因爲他覺得這樣一來，他便有固定的



鋪床的每一步驟，都要照公司所規定的去做。

工作和固定的時間可以回到家中去，還是他認爲極重要的事。那些沒有固定路線的侍應員們便被公司任意派遣到各處，所以很少能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到家中。

哈立遜在這慢車上做了十年以後，才有機會獲得現在這職司，因爲普爾曼公司用人的標準是以服務年份計算的，在有一個職司空缺時，每一個侍應員都能『投標』，請求獲得這職，公司中便將這職位給申請者中的服務年份最多的一個。然後他餘下的職位又再讓大家『投標』。

需應用心理學

做一個臥車侍應員必需善於應用心理學才能應付裕如。公司中規定不論在客人有任何要求時，侍應員不能直言回答說這是違章的，或不可能的等等，卽使這要求的確違章，他也不能如此說。而且公司方面對侍應員在客人按鈴以後再去侍應便已覺得不頂滿意了，因爲照公司的理想，侍應員應該隨時知道客人的需要，不能等客人呼喚後再去。——不過他又不能亂闖——在火車開行時，常常有一個乘客會說車中太涼，另一個說車中太熱，這時候做侍應員的便要設法使兩方面都滿意才行。面面俱到的四個字，可以當之而無愧。

資格老的侍應員是絕對不會和客人鬧起意見來的。不過客人之間常常免不了有事情發生，使侍應員非常爲難。有一次哈立遜有兩位乘客睡一張雙層舖，上舖的那位客人要一直睡着到支加哥，所以第二天早晨他並不起身。下舖的那位客人在盥洗完畢後，便到餐車中去進早餐，當他餐畢回來發覺床舖還沒有整理時，便很爲惱怒，向侍應員大興問罪之師。哈立遜告訴他上舖若不先歸回原樣，下舖便不能整理，而上面的那位客人並沒有起身，所以不能整理好他的舖位。那末叫他起身啊，我不能不坐啊，那個客人嚷着說。哈立遜便解釋道，假使他要坐着休息，那末不妨到休息車，或是遊覽車中去，或是到吸煙室去小坐，同時在那一節車廂中也有兩隻坐位空着，可以去坐。可是那客人固執着要坐他自己的舖位。哈立遜無法解決，便請車務管理員來商議。結果是那位下舖的客人敗訴，因爲每個客人都有權可以睡他所定的床舖，當然不能干涉那上舖客人分毫的。

火車終於到支加哥了，這次誤點了兩小時。照公司的規定，車到後十五分鐘哈立遜便可以離開了，但事實上他還就擱了一些時候才完畢了他的任務。這步工作包括招呼客人『請認清自己的行李』，收受客人給的小賬，以及在客人全下車以後到車廂中去巡視一週，看有什麼乘客遺忘的東西。這步工作完畢後，其他的火車工作人員才准上車來。然後他檢去各種碎紙放在盥洗室中，將用過的毛巾睡衣等放在一起，再熄燈離車。車上有什麼用具缺乏之時，便在一張特備的表格上填明交給公司。在這些工作全完畢時，火車已回到了停車場。哈立遜便換下制服，到附近一家火車職工的飯店中去舒服地進一餐，飯後到一個親戚家去就寢。第二天早晨他可以舒舒服服地多睡一下，午後一點半時到車場去報到，上車作預備工作，在三點鐘時搭車回紐約。

從支加哥回到紐約的這一次中，工作比較輕鬆。這節車中有十二個雙人臥室，大多每間祇有一個客人，而且大部份是從支加哥一直到紐約的。因爲工作較少，所以他們每人可以睡四個鐘點。在回來的途中，他在客人之前吃晚餐和早餐。第二天上午九點三十五分時他又回到了紐約中央車站，三個鐘點後，他回到了家裏。

很多人要問像哈立遜這樣一個資格老的火車侍應員，不知一共行過多少路程。這問題我也問了他，但是他說不知道，因爲他對於這一點從來沒有想到過。

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
SAN PEH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Head office; 93 Canton Road, Shanghai.
Tel 12950
Cable: "SANPEH"
航線：中國沿海口岸南北洋及長江上中下游
上海廣東路九三號
電話 一二九五〇 一三一三一號
電報掛號〇〇〇五

鴻安商輪股份有限公司
THE HOONG ON STEAM NAVIGATION CO.
95 Canton Road Shanghai
Tel 12950
Cable "Hoongon"
航線：中國沿海口岸南北洋及長江上中下游
上海廣東路九五號
電話 一二九五〇
電報掛號 九二五九 九三六七

香島環遊記

——南國散記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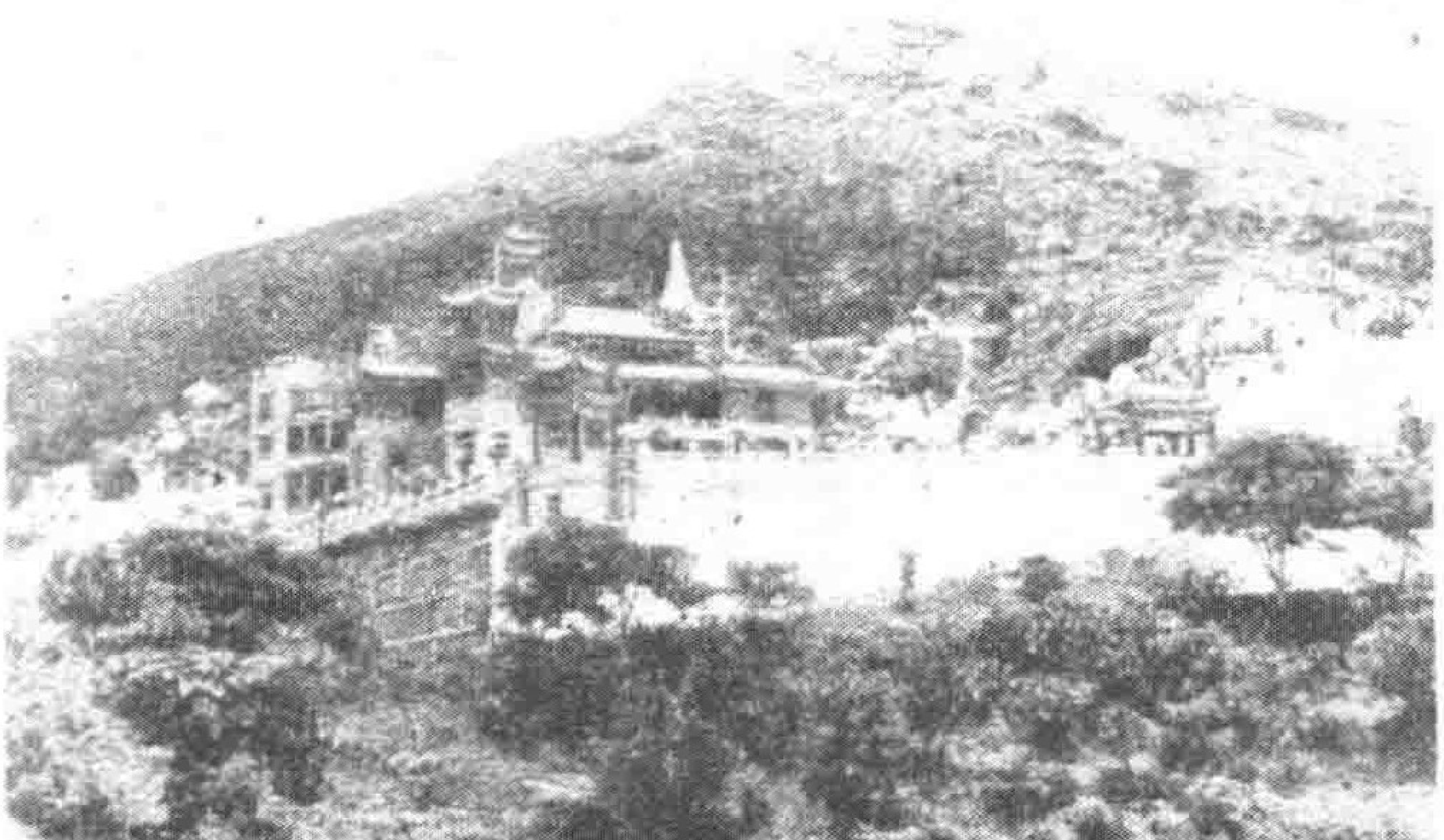
程志政

在香港住上了一個時期的人們，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香港太沒有可玩的地方了！大家知道，香港的鬧市，僅在中環一段，洋行、銀行、大旅館、大商店，都集中在這周圍不過一方里的地帶，娛樂場所，如電影院，跳舞廳，也擠在這兒，於是你辦公也好，逛街也好，娛樂也好，總在這一個小範圍裏出入，無怪乎大家玩膩了，不免把香港看做彈丸之地，了無足觀。

實際上香港並不如一般人所理想的小，如果能在天氣晴和的時候，到郊外去環遊一次，你會對香港的印象，完全改變過來，對香港的認識，也可以格外深切，可是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閒」的，究居少數，外來的遊客，最遠也不過走到淺水灣爲止，較淺水灣更雄偉更壯闊的地方，他們却很少去過，所謂「淺嚐即止」，不能不說是「失之交臂」了！

★　★　★

記者到香港一年多了，除了中環鬧市之外，也祇到過幾次淺水灣，無疑地，香港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單調的，狹小的，枯寂的。度過了今年的炎夏以後，滿望着秋風的來臨，結果炎威一直持續下去，秋之神到十月還是沒有光臨，江南一帶可以穿夾衣了，香港還是夏威夷衫的世界，就在這樣一個炎熱的下午，我和英倫舊雨金郁彩兄作了一次「環島之遊」。金君在天津啓新洋灰公司供職，這次南來，是奉派視察華南一帶業務的，我們從香港大酒店的門前出發，汽車沿着軒鯉詩道到了銅鑼灣，再向山坡上駛去，一會兒在「虎豹花園」門前停住了！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虎豹花園」的主人是胡文虎文豹昆仲，他們以萬金油起家，現在已是「富可敵國」了！在新加坡有別墅，在福建故鄉有別墅，都是任人參觀，一視同仁，人家誰不謳歌胡氏昆仲慷慨好客，然而實際上它也



虎豹別墅全景



由石澳至赤柱途中

當你出去旅行時

柴扉

當你出去旅行的時候，你得考慮的事有三：如果全家外出，是否可以利用這個時間把居屋加以修繕或改造；屋子倘若空無一人，應該怎樣使它安全無慮；與居屋毗連的花園應該如何安排，才不致受到意外的損害。我們在這兒不想討論當你出去旅行時，府上是否應該留一個守門人；我們認爲這時最好問問你自己：當你把居屋鎖閉起來的時候，你還在三四星期內，是聽他藏污納垢，任耗子們來造反呢，還是利用這個時候，把居屋愜愜意意，改造一翻，到心滿意足歸來時，耳濡目染，又有煥然一新之感？

這件事，獲效如何，要看你出去旅行時，還是把居屋交給工匠照料，還是付託友人或親戚看管而定。如果你有熟識而技藝又高人一等的匠人，你不妨將修繕之事整個付託給他。尤其這種修繕，非全家搬出始能進行的場合爲然。

關於修繕有若干瑣細而易于疏忽的事值得注意。如地毯及帷簾氈幔，如今已無須搬出屋外刷洗，上海北京路一帶，已有專營此項室內刷洗工作的店舖，其成績並不較搬出室外刷洗遜色。

五八—五一二

是萬金油的最好宣傳品，因為凡是遊「虎豹花園」的人，總會羡慕胡氏的豪富，更由此會聯想到萬金油的偉大成功，何況到處還有萬金油的廣告標語，來提醒遊客呢！

由一條甬道進去，首先看到一所巨大的洋樓，這便是胡氏昆仲的寓處，後面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雜蒔鮮花，十分雅緻，正門有「非請莫入」的告白，但許多遊客，依然隔着玻璃向客廳裏看過飽，裏面沙發椅上，坐着幾位一望而知的福太太，身軀肥碩，滿面紅潤，正在討論什麼似的，有一位手裏還在織毛線，大概都是胡氏的內眷了，她們對于門外的觀衆，毫不介意，到是遊客們看久了，有些不好意思的離去了！正門的前面是高可尋丈的山崖，胡氏在崖上用人工做成了雲彩，再把鳳凰麒麟一類的鳥獸，襯在雲彩裏，彷彿寺觀裏的西方極樂世界，這種點綴，似嫌粗俗。由右邊走上去，有一個游泳池，再上去是堆叠有致的假山，可惜假山上面又是花花綠綠的假雲彩，金君是在北平生長的，他看了這些特異而不調和的點綴，也頻頻搖首，希望胡氏能物色一位藝術家來重新設計一個較好的圖案。假山上面，矗立着一座七級浮屠，由底層拾級而上，可到塔頂，眺望港九，風物盡收眼底，這是虎豹花園最可稱道的一所建築，而使遊人所留戀不忍去的！

後山有胡氏先人的紀念塔，有遊憩亭，花木扶疏，頗有靜趣，最妙的是一泓流泉，在屋旁山壑裏潺潺下瀉，冷然清韻，沁人心脾，為虎豹花園生色不少。因為任何人都可遊覽，裏面便走進了許多小販，還有攝影師臨時攝影，五分鐘就可洗好印好，記者和金君也試攝一幀，以留紀念。



淺水灣俯瞰



香港仔歸帆

★　★　★

在虎豹花園裏逗留了半小時，汽車便沿英皇道，七姊妹，直向筲箕灣進發，我們也漸漸離開鬧市，逐步登山，香港的道路，不論遠近，一律舖上瀝青，所以郊外馳騁，毫無顛簸之苦，我們在山道裏飛駛了半小時，終于到了第二目的地——石澳。

石澳是香港最佳的游泳場，它比淺水灣風景好，它正在兩山的峽口，而在不遠的海面，還有幾個形勢優越的小島，如果你的游泳術高明，不妨游到對面的小島上去玩一個痛快，第二，淺水灣的大小石塊多，石澳灘頭，却是沙明水淨，想找一塊石頭也很難。可是石澳的風浪較大，途程較遠，不是自備汽車階級，不能來臨，不是游泳好手，也不敢輕于嘗試！

記者去的那天，可巧是星期

此種陳設如有害虫蹤跡，則應用DDT噴滅之。棉被及臥床亦可於出外旅行時一併整潔，一般習慣，洗被褥，而不刷洗臥床，應加改進。地板的洗滌，修補或重換，有時必須全家外出始能做到。鑲花地板及橡木（通稱奧刻）地板，整理之時，可以重刨，即如新料。開管；煤氣開管自來水龍頭都應該旋緊，務使沒有絲毫走漏可能。門窗當然應該上鎖，但大家知道這只可以防君子，而不能防小人，如今保險公司有經營竊賊保險者，出外旅行時，似可加以考慮，惟保險費比火險水險人壽險均大得多。

出外旅行家中無人看守甚至有人看守時，均應通報該管警局，說明出外及歸來日期，旅行地點如說是預定的，最好將旅行通訊地點及電話號碼都通知警局。如果你與芳鄰交情很好，你應該得請他多多照應你的空屋，如果住宅鄰近有親友卜居，則可交給他們一個住宅的鎖匙。這樣空屋如有行跡可疑者發現，彼等可報告警局，如屋內發生意外，亦可開鎖處理。

如只有垢污，用沙皮揩擦，亦能生效。如今有種刨地板的機器，亦可充去污之用，以秋日進行此項工作較妥。油漆亦應值外出旅行時辦理，每年八九月之交，係最適當的油漆時間，凡是木頭細工的油漆，在冬令以前完工，對于房屋均有保護作用。

我國民間故事中，相傳有王小二者，出外旅行時將紋銀埋藏於地，而標以「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木樁。現代人外出旅行時當不致鬧這種笑話，只切勿以為門窗堅固而將金銀手飾，藏於私室，最好租用銀行庫房的保險箱，才萬無一失。

日，所以灘頭蓬帳裏擠滿了人，我正極目四望，欣賞大自然景色的時候，忽然有人喊我，回頭一看，却是美琪化工廠的金德康先生，他帶了全家七八人來度週末；好不快活，金先生快五十歲的人了，可是精神飽滿，興致蓬勃，和近二十歲的子女們一仝在海濱嬉戲，完全是青年人的心情，使我看了又是羨慕又是傾佩，中國人一上四十歲就說老了，更少有和子女們一仝海浴的，金先生可說一個例外，我很盼望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有金先生樂觀愉快的心情。

我們敍談了一會兒，便和石澳告辭了！金先生一車裏裝了八個人，太擠了，我便請金先生坐在我們車裏，兩車接連着向淺水灣進發，中途經過香港最大的蓄水池，也是香港人民的水源，隄壩工程艱巨，蓄水池也大得和小湖相似，青山綠水，引人入勝。再前是赤柱，為海島的突出部份，形勢險要，有名的赤柱監獄，就在那裏。我們知道赤柱沒有什麼地方可玩，所以車也沒停，逕駛淺水灣，約摸走了一刻鐘的山道，淺水灣便到了！淺水灣的氣息和石澳完全不同，笙歌嗷嘈，如在鬧市，海濱浴客不多，但淺水灣酒店裏的舞侶，卻無慮數百對，一派豪華，顯得石澳更樸拙可愛了！

淺水灣是香港人郊遊的中心地點，有大飯店，有浴場，有茶室，有酒館，一到夏令，遊客如雲，澈夜笙歌，日本人佔領香港時，曾在淺水灣登陸，戰前的許多灘頭建築，已被炮火所燬，現在迄未修復，幸而淺水灣大酒店和麗都茶室依然無恙，燈紅酒綠之際，看到許多殘破的建築物，也會勾起了人們的無限回憶，無限警覺！香港能不能逃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浩刼呢，誰都會提出這樣一個疑問！

★　★　★

淺水灣海灘走了一遍，我們再到深水灣，深水灣離淺水灣約二英里，毫無人工的點綴，也沒有浴場，大概水太深了，反被廢置，最近港政府建議在深水灣闢飛機場，可是記者看了許久，似乎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開拓，汽車繞了深水灣的邊緣又走了一刻鐘纔到香港仔。香港仔是漁船集中的地方，以吃海鮮著名，從前英國人勢力沒有到達香港以前，祇有香港仔有人居住，現在依然帆檣如雲，成為漁民的一大市集，下車以後，就有船娘來包圍，堅請「遊河」，又說，有海鮮可吃，價錢特廉，逐步跟隨，喧啾不已，弄得遊客們啼笑皆非。香港仔有許多商店，也有水上餐館，中區禁娼以後，香港仔又成為娼妓的大本營。

由香港仔前進，經過瑪麗醫院，香港大學轉入堅道，從復回到了我們的出發點。總計我們環繞香港一週，暢遊虎豹花園，石澳、赤柱、淺水灣、深水灣、香港仔各處，一共費了四小時的時間，途程約一百華里，歸來汗沾襟袖，塵俗盡消，深覺香港並不一般人理想之小，更非如一般人理想之毫無足觀，探勝尋幽，祇在有心人罷了！

出外旅行時對于現在建築內的設備及存儲之物應加以檢查，引火物如油紙等應予清除，有一稀電鋼經過磨擦，曾釀成火災。此外電燈應閉上總門，門窗的鎖鏈如有損壞，應加修理，後門及邊門尤應特別注意。門鎖如係一式者最好加鐵門及暗鎖。窗帘切勿露出窗縫外，屋子的外形，外出旅行時，一切應保持原來面目，彷彿屋內主人仍在家中似的。

除了防備兩脚的樑上君子以外，四足獸中最討厭者為耗子。防鼠妙法，就是室內不留食物碎屑，凡食品均應妥為保藏，使鼠無法侵入。廚房亦應在旅行前加以清理，剩下一塊肉，任其生蛀腐爛，那末旅行歸來的甜適心情，也會受到戮害。

蠹虫最愛灰塵與黑暗，所以出外旅行時，衣橱，更衣室及臥床應保持清潔，並使曝於光綫之下，出外旅行時期長時，尤應注意及此。衣服內應置樟腦一類防虫劑，室內陳設及衣橱均應噴DDT，有種不着色的殺虫噴霧，也值得試用。床最好拆散，被褥最好披懸竿上。

花園怎麼樣處理呢？出外旅行時應該報告警察局，連代理看管花園人的姓名都應說明。這樣有人在園內折花，看管人就可出面警他一下。

假如你出去五個星期，疏忽了你的花園，那末園地上曾無中生有長起蕎菜與囊吾科一類的野艸來，你用手去拔，或用艸鉋芟除，就得化上你幾天功夫。如說你不願找這個麻煩，那末在開始旅行前幾天，每天化幾分鐘時間，清除野艸是必要的。

比芟除野艸更麻煩的事，是艸磚的處理，出去旅行應用切艸機修平，作為艸坪及小徑的艸磚，其莖如長到二三寸高，切艸機便愛莫能助了。

秋高氣爽時出外旅行，園中卵石應以水潤溼。果樹，番茄與天竺牡丹，怎麼樣才無被折之虞呢？據園藝專家的意見，最好的辦法使長果實的枝枒紮高，下繫粗布遮掩。花園暖房最缺少不得的是水，濟除了付託芳隣以外，很少好辦法。

蕃茄與蕃薯如有寄生菌與病，可以植物病虫害藥粉溶化，以噴霧器噴之，有些果園及苗圃現備有一種捕虫機，捕捉植物害虫蜈蚣，蛞蝓，蝸牛等，你去買來試試也很有意思，出外旅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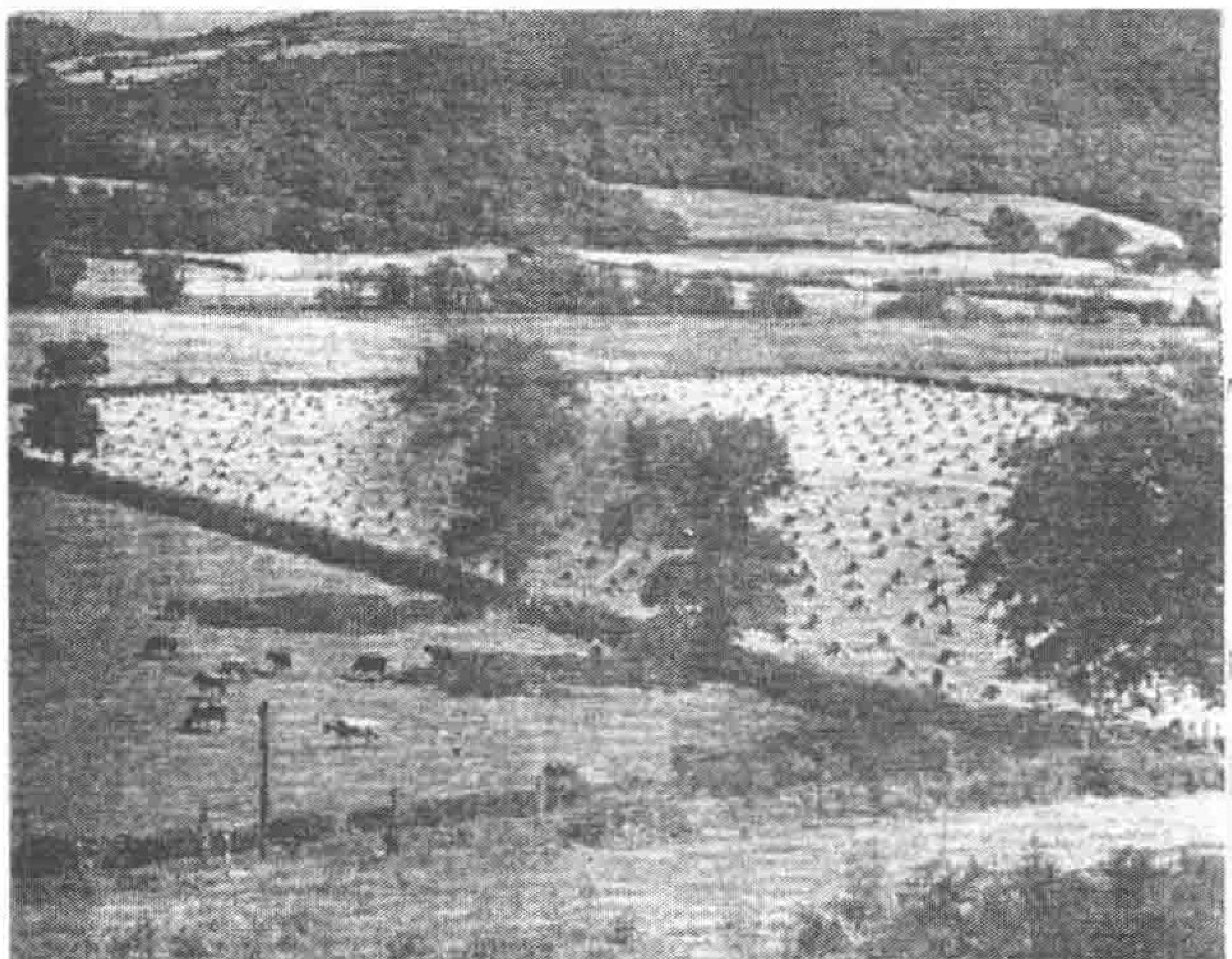
如果你八月初出外旅行，你的豆科植物已成熟的話，你最好請你的芳隣或好友時常來採擷豆莢，一兩個星期你回來後，便可以播第二次的種了。如果你的假期正值播種之時，那末出去旅行以前就以豆莢佐餐，並播新種，這比歸來以後播種要好得多。

接種的植物，枝枒上的黏土是否過分乾燥，出去旅行時，凡細心者，均不忽略。植樹而成的活籬應盡量剪平，不然的話，歸來時就像艸磚一樣，長得過高，就是修剪，也不易保持她原有的美觀。

花園裏的工作，凡發生興趣的人，是生生不息的。出外旅行時你最好利用等待車舟的時間，到舊書舖去蹓躂，買幾本園藝佳著藏入行囊，旅行的時候，把園藝置諸腦後倒無妨，只是不要忘了買書，歸來以後値陰雨之日，翻翻旅行途中買來的舊書，其樂不下于仲夏遙夜飲葡萄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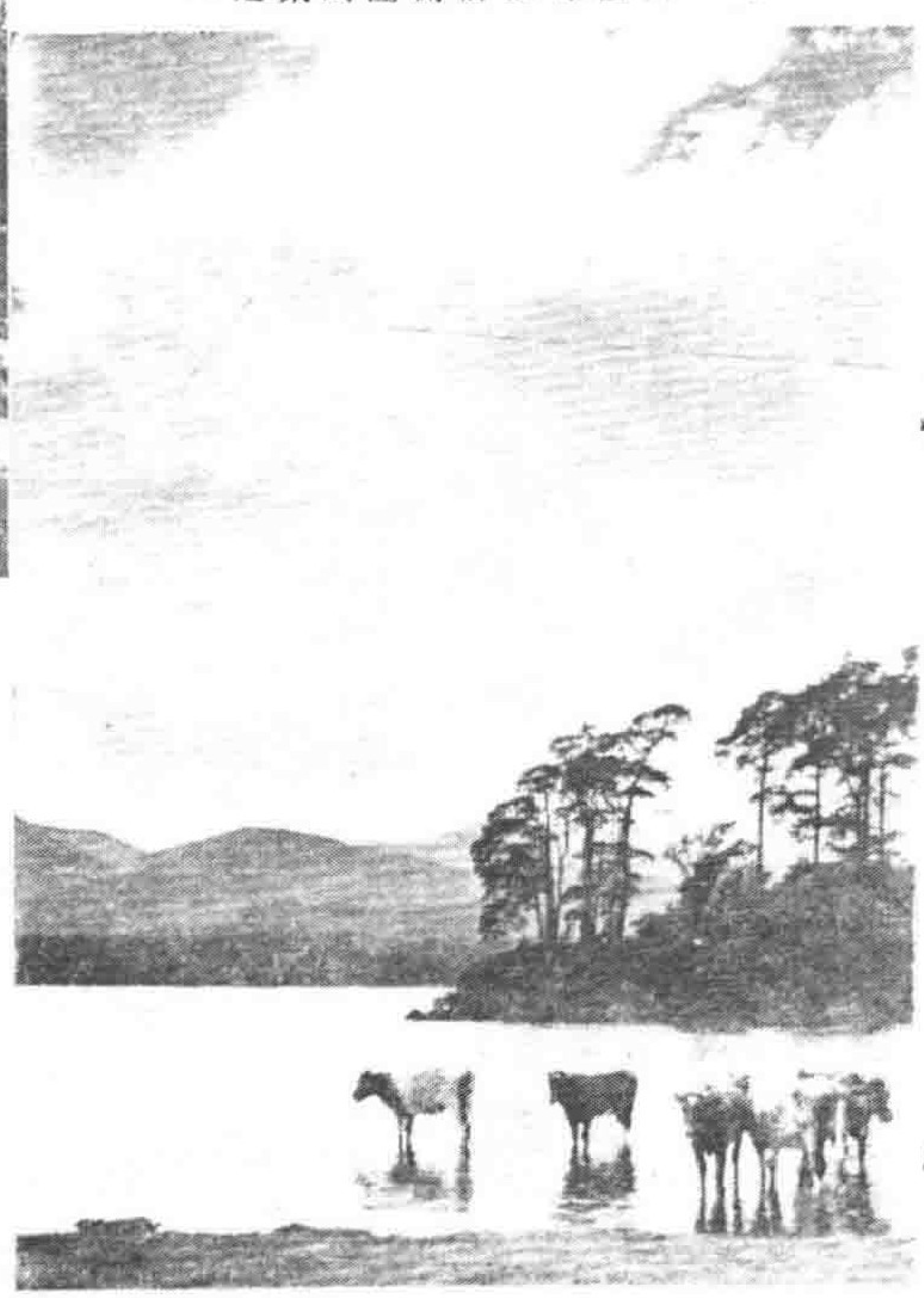
五八—五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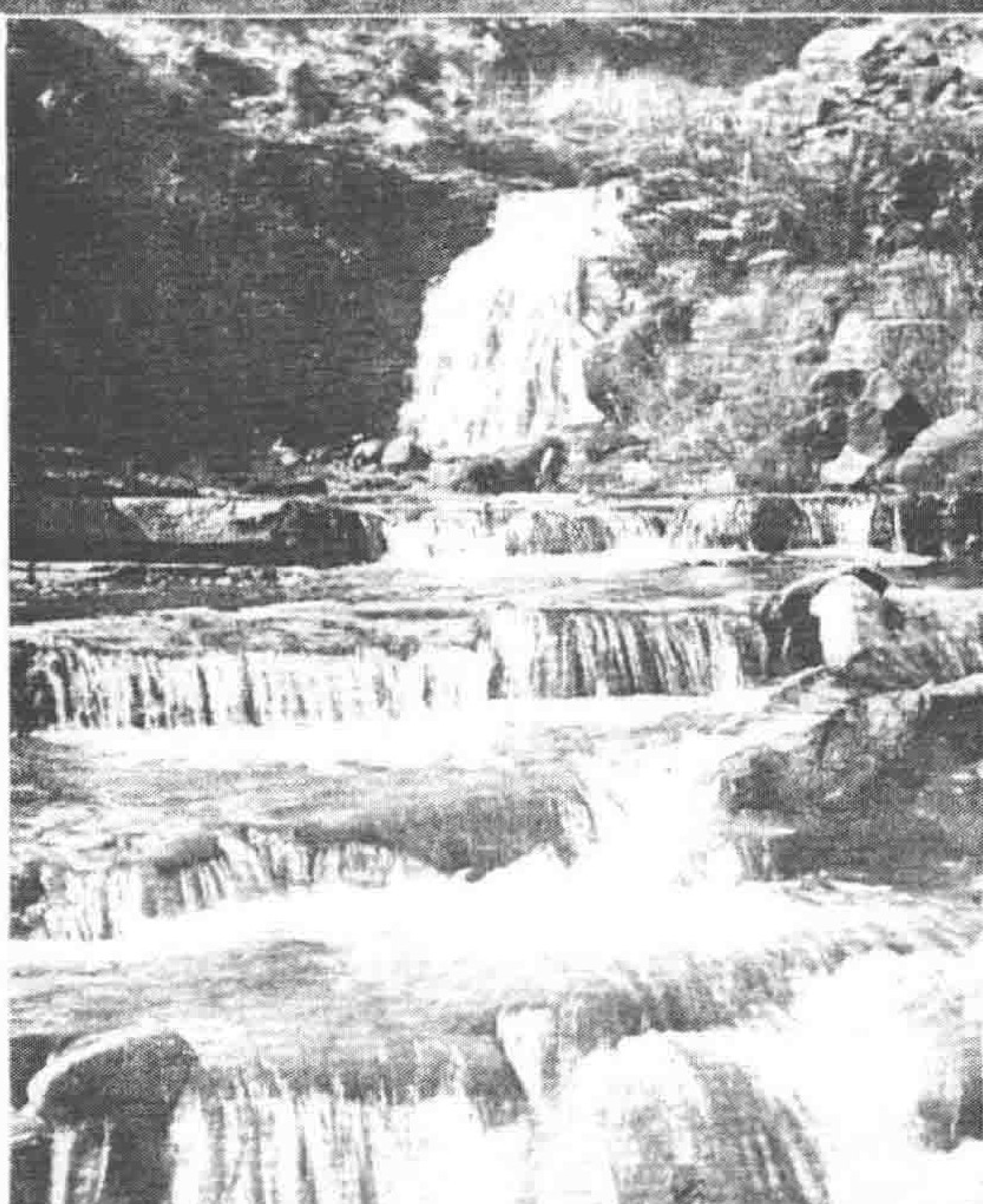
英國的鄉村



⇧ 威爾士康威河邊一可愛之村落

⇩ 英國青伯侖湖區幽景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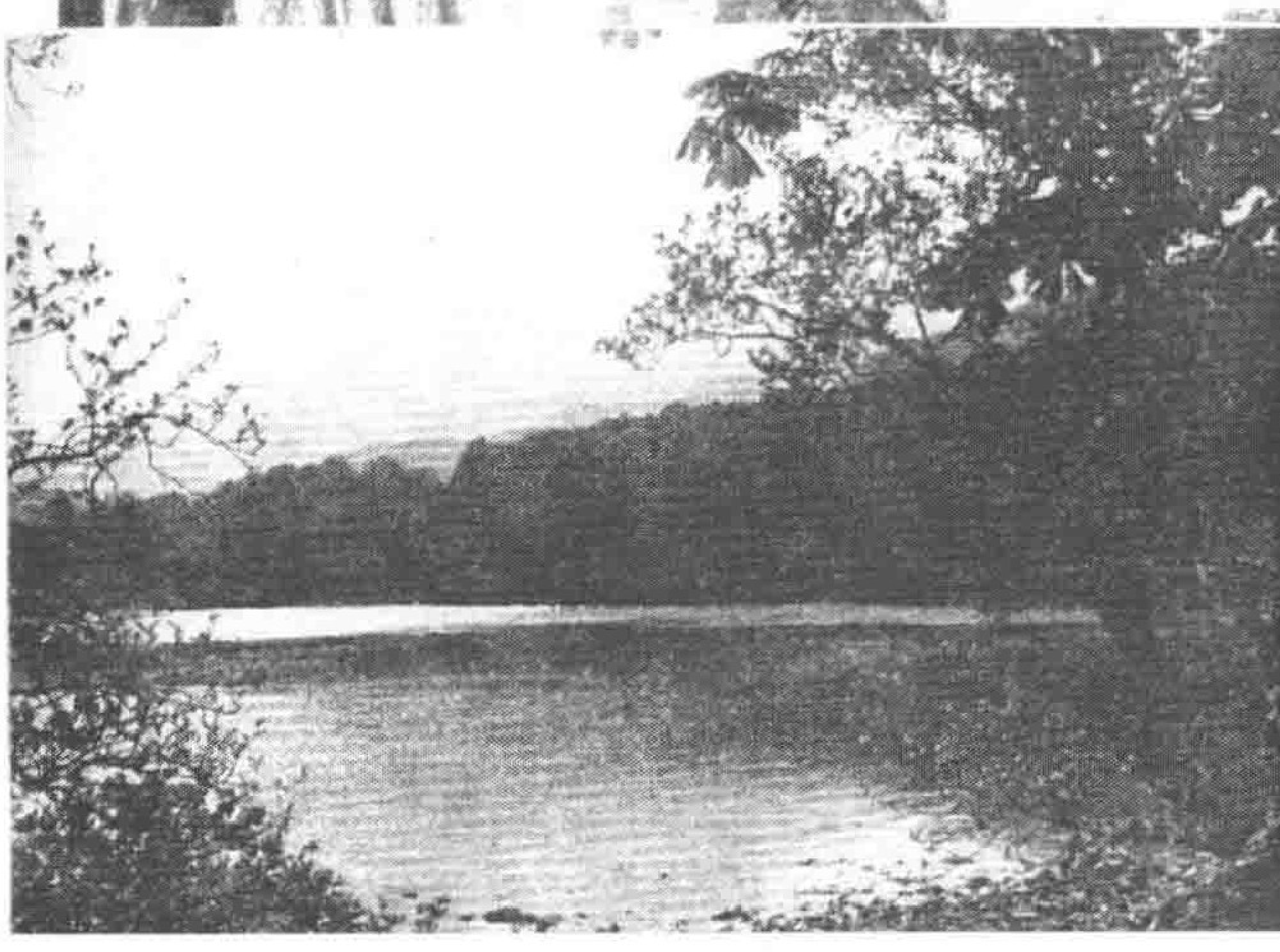




⇨ 英國鄉間一美麗之瀑布，此爲畫家所最愛之名勝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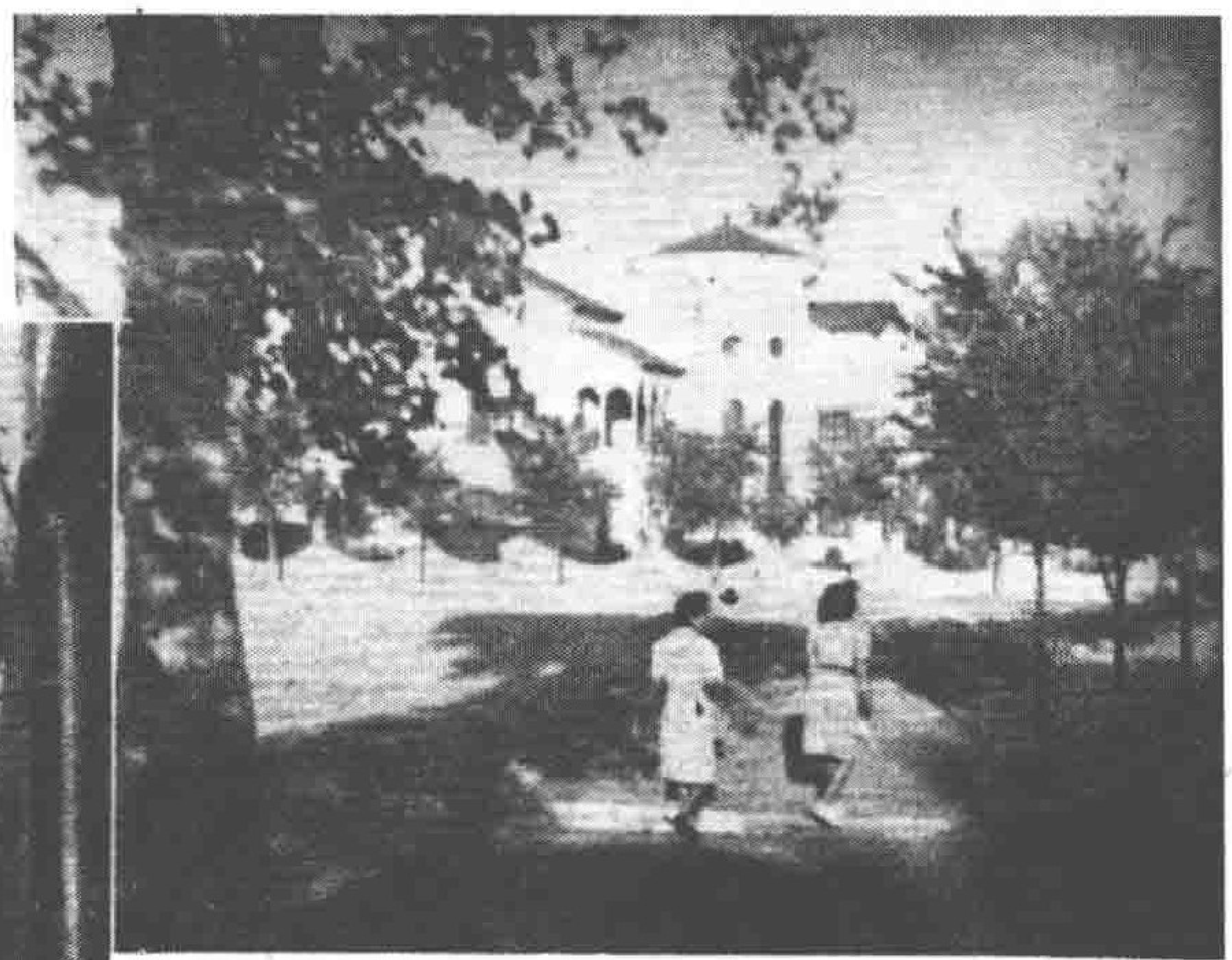
⇩ 一古老之英國鄉村





⇦ 英國青伯侖湖區之一瞥

影城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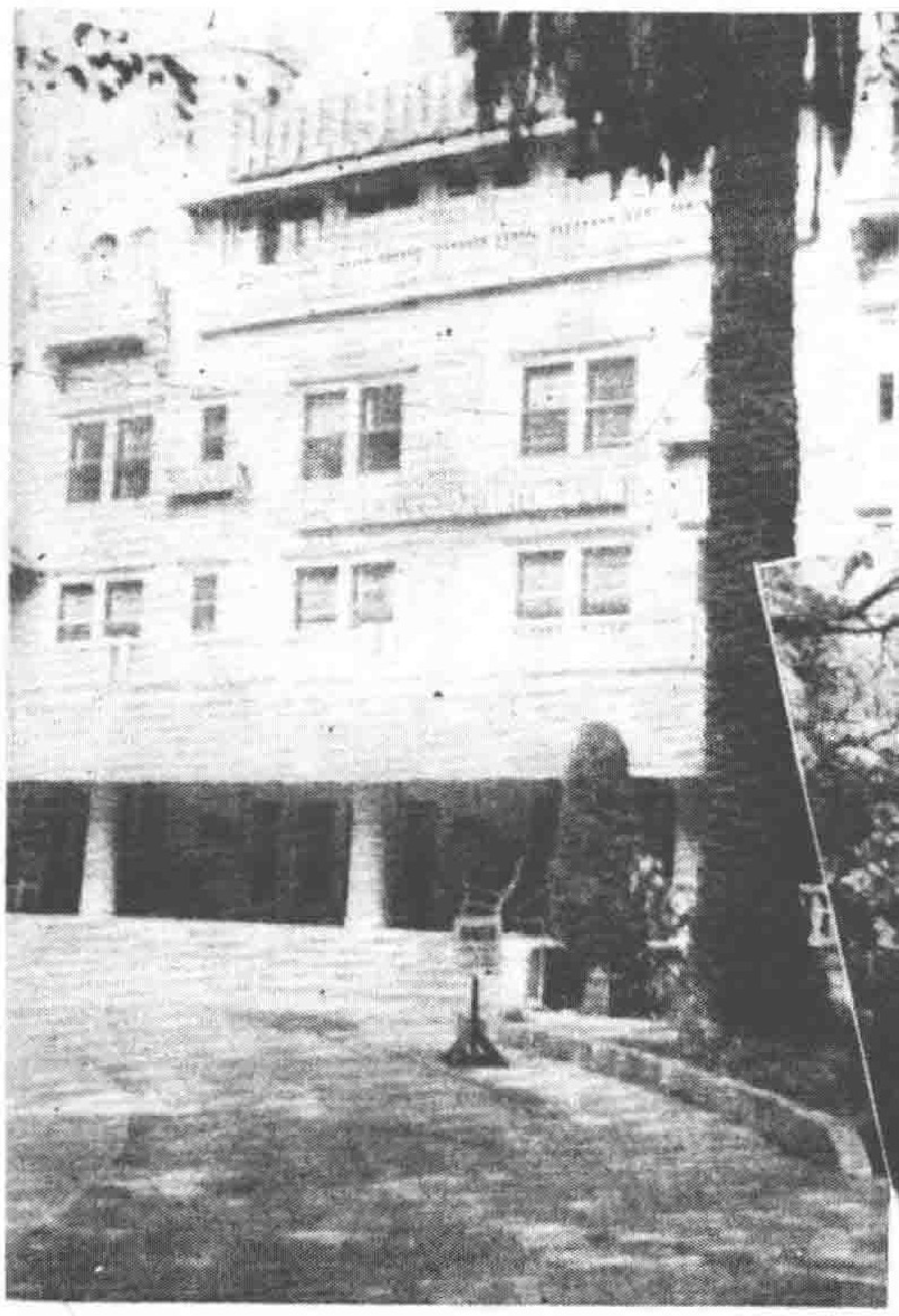
⇧好萊塢大明星的住宅，大都很是華麗。上圖即為其中之一。



⇧亭亭玉立，笑面迎人。這是好萊塢中國大戲院的女侍。



⇧好萊塢中國大戲院門前，留着很多大明星的足跡，這種特別的一紀念品—，祇有影城才能見到。



⇧好萊塢最華麗的旅館，也正是蒞臨彩城人士趨之若鶩的居處。



⇧樹掩，築偉這是萊大星宅一

美國西部游

鍾寶炎寄自美國紐約

舊金山市區及唐人街

整個舊金山的市區可以說全部建築在半山上，當船隻一駛進金門大橋後，首先瞧到的就是舊金山後部海濱邊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和前面建築在半山中的高樓大廈，整個城市可以一望無遺，其外表的整齊，美觀和清潔，使每個初使來美的旅客都驚訝不止，幾疑為太虛幻境海市蜃樓。舊金山城市的美觀除了落山磯的好萊塢區外，可以稱冠于全美，尤其是這「白色的城市」恐怕在世界上任何一地找不到第二處。西部舊金山的「白色城市」和東部紐約的「摩天樓」其建築用意，恐怕就是給歐亞的旅客們踏進美國境地第一個深刻的好印象，美人極喜誇口「最好，最大，最高」在此可見其一般。

因為城市全都在半山上，所以十之八九的馬路不得不築成斜坡形，這次筆者初次由輪船碼頭上搭黃色出差車(Yellow Cab)——美國各地的出差車大都漆成黃色以示顯著，並有自動計算路程表，故司機不易欺人——至市區，駛行在成六十角度的馬路中，實令人不寒而噤，尤其是在上坡下坡的時候，假使煞車一個不靈，其危險程度將不堪設想，但眼看一輛輛的汽車都停靠在極傾斜的馬路邊，若無其事，大概也已成了習慣，亦不覺其難了。我國青島的斜坡與之相較，要差得遠了。

舊金山最熱鬧的街道是市場街(Maiket Street)，猶如上海的南京路，但要闊上二條，中間有四條電車軌道，所有全市的電車都以此處(Terminal Bay)為終點，所以去四郊的遊客，都可以在此處搭車，往公園海濱遊覽。

舊金山的街道極清潔，走路的行人也非常守秩序，四叉路口看見綠燈後，才能穿過馬路，在路中從未見到有人在亂跑，因為馬路是斜坡，車輛衆多，一個不小心極易肇禍，雖然在警局如此小心從事下，每天還有幾次汽車肇禍事，在筆者離舊金山前一天，報紙曾登載着一輛汽車撞死了法官的妹妹和撞傷了三個行人，在交通發達的都市中，這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

筆者來此憩息之處，是在格蘭路(Grant Avenue)上的華盛敦旅館，國人過美大多借宿此間，此旅館就在華僑區唐人街附近，在美國華僑以舊金山為最多，約三萬人左右，所以唐人街亦以此地為最講究和熱鬧。每個旅客在船上吃了十多天乏味的西菜，一上岸後都紛紛找中國菜館，預備去大嚼一頓。世界上的食品，確議我國為首席，就是許多從未來中國的美人，亦常來中國菜館，來嘗試廣東式的雜碎(Chop Suey)——如什錦熱炒一類——。此間中國菜館較大的有上海樓、遠東樓、杏花樓三家，都是廣式菜舖，設備尚不錯，佈置古色古香，就是裏面光線幽暗，使外國人看來有點不大衞生，這點確應改良，餘下有不少小型歐化的中國咖啡館價廉物美、中菜西吃，亦為國人常去的地方。

海濱和大橋

天然秀麗的海濱和工程浩大的大橋是舊金山在各國的都市中唯一特點。在十多年前，市政府為了使在市區中工作人員便利起見，建築起數千所類似的白色小洋房，大部祇有二

舊金山白色城市遠景



層，漆白色的牆壁，紫紅色的屋瓦，排列得整整齊齊，其外表的美觀和清潔，其式樣的新型，在山頂上眺望，猶如一幅圖畫，市府能如此為人民和地方着想，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住宅以外就是一片沙灘，在夏天是一所理想的海濱浴場，一到傍晚，不知有多少人仕來游泳嬉水，可惜現在暑天已過，不能見到其盛況。鄰近海濱浴場就是美國婦孺皆知的舊金山海濱遊樂場(Play land)，裏面最吸引遊客的地方，就是活動機器供遊人乘坐，其中有一部份在從前明園裏曾裝設過，也轟動過全滬，但在這裏可以說到應有盡有，包羅萬象，所以在週末或星期日，每次總是擠滿了遊客。筆者前往觀光時，曾去乘坐過其中最驚險的鐵道車(Big dipper)，在高百尺的鐵架頂處，驟然滑下到平地，連覆有七八次之多，一般患心臟病及膽小者以不嘗試為妙，但據說乘過一次後，就不覺得害怕了。除此以外，有吊在高空的飛機，有深入百尺水底觀看魚類的潛水器，另外更有打槍，摸彩，自動拍照，表演大腿舞，總之是設法引人花錢而已。和海濱相連的，就是舊金山聞名的二架大橋，一名金門大橋，一名奧克蘭大橋後者有八哩路長，汽車行駛過橋，需費時十五分鐘，橋上汽車不准停留，不能步行，所以沒有機會攝影以留個紀念。此二橋甚高，所有的船隻都可進出自由其工程的偉大，實令國人羨慕不止。

金門公園

舊金山最值得遊覽的地方，就是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著名的博物院，水族館，動物院都在這裏面。金門公園的風景極佳，古樹高大參天，綠草如茵，公路建築在公園的中間，許多遊客都駕了汽車前來遊覽，駛行于平坦廣闊的大道中，觀看四週秀麗的風景，確是一件舒服的事。

院中的水族館規模甚大，內畜養各種奇形怪狀的魚蝦蚌蛤，魚池都砌在牆上，外圍有大玻璃高約三尺。廣可四尺，用電光映出水底有細沙平舖，上置假山青苔，翠綠茸茸，掩映在浮萍的中間，更為生色。各種魚類的名稱都很古怪，一時難以記得。這是一個值得遊覽的地方。水族館旁有一所博物院，規模不及芝加哥及紐約等處宏大，但分類極精細，收藏的東西都是稀世之物，亦值得去觀光。離博物院不遠，就有一所著名的舊金山動物院，其規模僅次于紐約的市立動物院，裏面全部佈置成森林原野狀，除了少數用鐵籠外，大部祇隔一溝，獅子老虎熊類都能奔馳在這一個小島中，遊客在對岸看來，猶如身歷非洲境地。據說在每日下午，更有海狗表演頂皮球，可以免費觀看，國外對于博物院和動物院的設計，實令人欽服和羨慕。

公園中除了以上的三處外，更建有許多藝術家的銅像，如貝多斐，浮爾地等使遊客們在如此優美的境地中，領略到美的感覺。

洛山磯的明星住宅

一提起洛山磯的地方，每個人差不多都連想到聞名世界的電影中心——好萊塢——，洛山磯城市亦好萊塢區而得名，每年不知有多少的旅客，從世界的角落裏趕來，一睹這電影樂園為榮。所以洛山磯也成了美國一個吸引遊客的地方。

洛山磯分成二區，一區是洛山磯市區，另一區就是電影中心的好萊塢，沿洛山磯的好萊塢大道(Hollywood boulevard)往，四週就稱好萊塢，資本浩大的電影公司，瑰麗奢侈的明星

舊金山唐人街中國菜館——上海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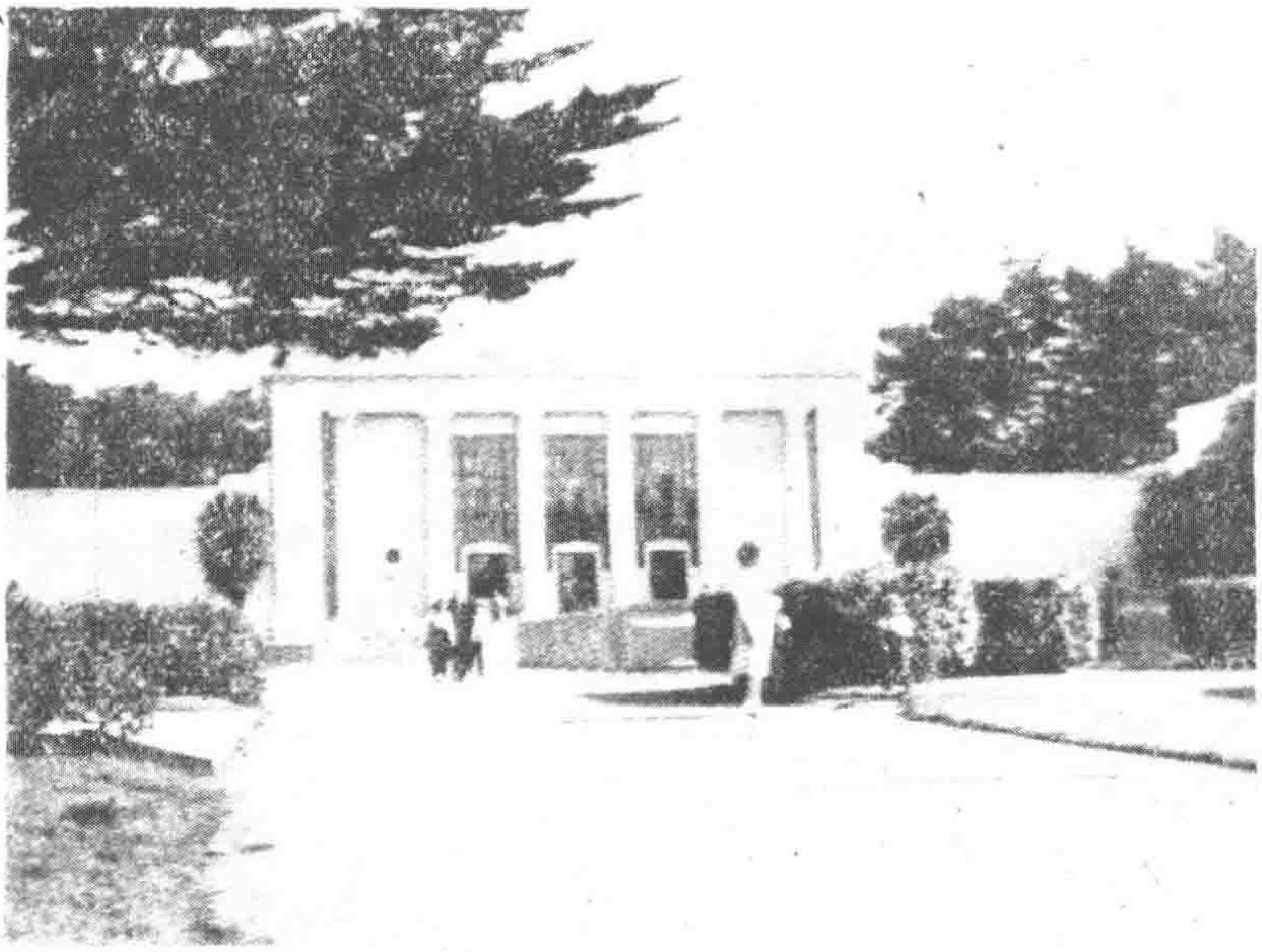
舊金山遊樂場進門處



住宅，及世界最華麗的飯店都在這裏。

這次筆者由舊金山抵洛山磯，因事前未曾于當地友人約好，故隨同美國著名之汽車旅行團(Grey line sight-seeing)到好萊塢全區去遊覽，因剛逢到星期日，所以不能去攝影場參觀爲憾。

遊覽範圍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去觀光各大明星的居住處，好萊塢的明星住宅區，是洛山磯風景最佳處、馬路環山而築，盤旋成螺形，但沒有像舊金山如此傾斜，且平坦整潔，車輛行駛其間，幾疑爲天堂之路。有如此優美的環境和對于去電影場的方便，所以比較出名的明星都紛紛在附近購地建築起住宅來，因爲了顯出他的財富，名譽和地位，都不惜金錢，鈎心鬭角想出各種新奇講究盡極奢侈的圖樣來建築他們的洋房，所以因此好萊塢的住宅區是世界最美麗的。這次筆者乘坐汽車上，經過不下百所的明星住宅，就沒有見到有相同的一所，導遊者指東劃西地講述，這所是大導演西席地密爾的別墅，那所是大明星勞勃泰勒的洋房，停在屋前是他的一九四七年的別克，沿途不斷地詳細講述，使遊客感到不少興趣。好萊塢確是一塊樂園，路旁種植着終年碧綠的芭蕉樹，到處姹紫嫣紅，眞如同一幅畫圖，怪不得影迷們要如此讚慕他們，在此地看來，做美國電影明星，確爲天之驕子。



舊金山之水族館

好萊塢中國大戲院

中國大戲院在好萊塢市區中，從洛山磯乘汽車，廿分鐘卽可到達，該戲院爲葛魯門氏 (S d patrik grauman)手創，所以整個的名字是葛魯門中國大戲院。此院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開幕，放映西席地密爾的「萬君之王」(King of kings)，因爲在好萊塢從未有建築如此豪大的戲院，加之外表裝設和內部佈置完全似中國清代宮殿式，所以當天曾轟動整個洛山磯，車水馬龍，盛極一時，以後電影名劇都以能在中國大戲院放映爲榮。爲了紀念葛魯門氏的創立，次年由大導演西席地密爾發起在此電影院門口水門汀上留下當年電影皇帝范朋克和電影皇后曼麗克馥的手印和足跡。從此就開了常例，每年當有大明星成功的時候，都紛紛地到中國大戲院去留下各種印跡，像蓓蒂葛蘭寶的大腿印和喬治勃郞的大嘴印爲最有趣，從此中國大戲院就名聞全球，成爲遊覽好萊塢的中心了。



好萊塢中國大戲院

戲院的大門，屋頂和四週牆壁的設計，都是我國古式的雕刻和裝飾，遠望因爲四週種植高大的芭蕉樹，有些像暹羅的廟宇。院內的走廊和等待室，全部像北平的皇宮，四周屋頂上都畫着雙龍搶珠，牆上掛着清代朝服的神像，中間掛着一隻巨型的八角燈，全部漆成黃色，踏進門確有似入皇宮之感，門旁有二個穿明朝服裝的蠟人，遠看幾可疑眞，其一切的建築，確實耗去不少金錢和心血，怪不得可永傳于好萊塢。

在戲院中招待者爲一妙齡的美籍女郞，身穿中國繡花服裝，口才玲瓏，儀態大方，筆者曾爲攝影以留作紀念。

洛山磯尚有不少名勝可記載，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詳記，日後將去美國南部遊覽。

受了創傷的倫敦人生活

碧溪

佛蘭西斯·哈克脫著 幷譯自十月份「聯合國世界」

最近我有機會到倫敦去，住宿在一位舊交的家中，他們那家庭是很古老而有聲望的。當我一餐完畢，留了些較次的火腿在盆子裏面時，（這火腿是我從愛爾蘭帶去的）我的女主人便將盆子拿去背着面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並且還頗爲贊賞地說：「哦，味道着實好！」另外一次當我告訴一個勞合保險公司的職員說，愛爾蘭的獵狗都吃羊肉塊時，他立刻說：「快住嘴，我忍不住了，你可知道我已有八個月未看見過羊肉，別說一嚐異味了！」

倫敦的糧食情形已嚴重到極點。一個英國科學家簡括而切實地形容他們的食物道：「我們所吃的東西是無味的，無用的，但倒不見得完全是無害的。」但在一般人所吃的「標準」麵包，對於腸胃弱的人，實在是個大問題。他們每星期祇能獲得像臘腸似的一塊肉，所以祇能儘量的吃綠菜充飢；他們吃不到奶油，祇能吃雞蛋粉凍。所吃的東西，看起來却是大大的一堆，但是僅聊以充飢而已，談不上味道與胃口。雖然能在俱樂部中或飯店中間或吃到一頓像樣些的餐品，但這種事僅如鳳毛麟角。那幾家從戰時到現在未會停業過的飯店，和老主顧們都有了很深的情誼，所以他們總在可能範圍內儘量設法改進他們的餐品。

像樣一點的衣服愈來愈不易見到，因爲那些較好的都被輸出到國外去賺取外匯了，在英國國內是受着嚴格的統制的。會動腦筋的遊客們有時想法「塞」五個金鎊給著名的褒伯萊（Burberry）衣舖的看門人，希望「運動」到一套衣服。可是這位看門人亦愛莫能助。其實他祇要到紐約第五街（Fifthavenue）上的考究店舖中去，那裏多的是褒伯萊所製的衣服！遊客若是沒有購物證，連領帶也不能買到一條。簡括地說一句，倫敦人差不多全被統制束縛了。天公不作美時，你可以看見他們光着頭在雨中來來去去，沒有洋傘和帽子，更沒有雨衣。並不是他們喜歡淋濕一下，實在因爲帽子奇缺（雖然不受統制）。倫敦比卡第里方場鄧斯(Dunn's)帽子公司裏的職員會對你說：「對不起，先生，一頂帽子也沒有。不過你在明天中午十二點鐘時來試試看，也許我們可以獲得六頂帽子。如果你幸運地買到了一頂新帽子的話，當地的人會大爲驚異地問道：「新帽子嗎，怎麼弄到的？」女人的帽子更加稀有了，比孔雀毛還要難以得到，所以女太太們索性不戴帽子，直截了當地插幾根孔雀毛在頭上。

一九四七年倫敦物品的缺乏，可以成爲歷史上的事蹟。買一盒火柴也要對雜貨店的老闆說一大堆好話。而一般雜貨店本身也都遭受了致命的打擊。一個老闆發着怨聲太息地對我說：「你看見那把刷子寫着是猪鬃的嗎？其實那裏是猪鬃的呢！這裏的東西沒有一件是可以稱爲貨品的，全是廢物而已。」的確，我不能否認這句話。

物品缺乏的程度有時簡直令人不能置信。譬如說，在文具店中，雖仍可看見發弗釋鋼筆鉛筆的廣告，但這完全是維持牌子而已。一家文具店職員對我說：「你知道我們最近獲得的進貨在什麼時候？還是在四月裏，那時我們得到了六支派給我們的鉛筆！」另外一種極其缺乏的物品是玻璃瓶。有一天我到藥房裏去買一瓶藥水時，店員問我：「你的舊瓶子呢？」我說沒有，他說：「對不起，不帶舊瓶子來便不能買這瓶藥水。」

短少的配給品包括家庭用品，衣着，食物，連房屋也在其列。除了配給與統制外，倫敦各處毀壞的情形亦在使人觸目驚心。六年中，戰爭的鐵掌不斷地抓住了這裏，使數百萬人流離失所，許多房屋都成了轟擊下的犧牲品。學校，醫院，工廠，倉庫，港口，碼頭。火車站等等都是滿目瘡痍，令人不勝今昔之感。一般上了年紀的人，尤其是較敏感的老年婦人，在經過戰爭的磨鍊後，臉上清楚地顯出所遭受的打擊。街道上到處可以看見老年人的皺癟不堪的臉，失去手足而殘廢的平民，以及受震而神經失常的人蹣跚於途，喃喃細語。凡是在戰後到過倫敦的人，決不會也決不能忽略當地所受的損害。

在觀察了各方面以後，使我驚異不置的，便是英國人竟能忍受這樣的困苦而屹然安度此難關。他們英武地接受侵略者的挑戰，這是最偉大最值得崇敬的一點，這是他們精神的表現。大倫敦的居民共有七百萬人，若是我們能够個別地知道他們每一個人的奮鬥經過，那末其中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偉大事

蹟。

倫敦所受的損害不是原子彈的急性破壞，而是慢性的長期破壞與死亡，這種長時期的痛苦經驗給他們很多教訓。在七百萬人與同一命運掙扎之後他們逐漸擺脫了舊有的固執保守的習性。我覺得現在的一般倫敦人民，已不像以前那樣的沉默嚴肅；與他們認識已比較容易。以前我總覺得英國商人的眼中祇有他們貪得無厭的自私的目標，但現在他們也充滿了令人驚異的熱情不再禁錮在自我觀念的桎梏中了。現在的英國人已不像以前那樣褊狹，固執，高傲，及氣盛了。

許多高傲氣盛的英國人現在都低首於緊急措施的約束下，祇有極少數人對這種情形公開的表示不滿。這次戰爭的廣泛，使人民間的界線打破了不少。一位作家對我說：「我覺得從鄧扣克之役以後，我一生最快樂的時期才開始。因為每一件事都能和洽。——雖然這個字的意義不很確切，——總之，我們全打成了一片。」這位作家並不身強力壯，但是他也自動去投効做勞力的工作，搬運笨重的水泥作重建房屋之用

貧乏在倫敦並不是最近才有的情形，但是現在已普遍地分佈到各階層。政權亦是如此，分佈得比以前平均了，這顯然是使這整個遭受打擊的人民保持他們自尊心的主要因素。這兩重戰爭所形成的結果——貧乏情形的普遍與政權的普遍，是由於各階層人士具有特殊的容忍才能達到的。它象徵一次革命，但是卻沒有像革命行動中不可避免的各階級間的惡感。

音樂在倫敦呈空前盛行的狀態，戲劇也是如此。倫敦的戲院大多營業鼎盛。觀衆們都喜歡戲院在下午六點半到七點鐘時開始，九鐘半便可以終場。他們不像以前那樣有規矩，在休息時便吃起餅乾來，或是飲茶飲咖啡，而且任意吸煙。他們大都穿着大衣看戲。一個戲院衣帽間的職員對我說：「雖然你不放衣帽，我便要損失六個辨士，但是你既然問我要不要放，我還是勸你穿着的好。」經過了幾年非常的生活後，倫敦人對於儀表已不再特別看重了，以前所注重的禮儀規矩已打破無餘。

這是人民風俗上一個極劇烈的而和平的轉變。不過英國人卻仍舊竭力避免有性情上的改變，例如武力的革命，便絕少有人贊成。著名的哈洛特．拉斯基教授(Prof Harold Laski) 最近曾以破壞名譽罪控告一家保守黨的報館，因為那報紙上說他主張用武力革命。那一天我也去旁聽這案件的審問，結果法官對拉斯基教授滔滔的雄辯，並不表示同意，他敗訴了，而且要賠償五萬塊錢。

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仍然矗立着，令人注目。四周卻都是一片荒涼的平地，摧殘的遺跡已經除去。當我凝神注視着這偉大的教堂孤獨地矗立着時，我相信倫敦有一天必定能恢復起來。我們不必對英國人談說他們目前困難的情形，這祇不過是暫時的而已。倫敦有它偉大的過去，它也一定有偉大的將來。當每一個愛護這城市的人傷感地看到各處所受的創傷時，他一定會在另一方面對那些免受浩刧的偉大建築物感覺到欣慰，而更加愛好這滿目瘡痍的偉大城市。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為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電話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運河綫上

凌松壽

戰亂破壞了蘇北的一切，連一些僅有的名勝古蹟，也聽不到人們來提起了。講蘇北名勝，第一當推揚州。「十里珠簾」，在人們的想像中，該是一片什麼樓子的綺麗和繁華！可是，「十年一覺揚州夢」，揚州在這十年離亂之中，已經大大地變了。揚州人說：「瘦西湖眞個是容光消瘦！」

秋在瘦西湖

秋在瘦西湖，是別具一種風味的。畫舫沒有停止營業，他們想趁初秋清涼中，來繼續做一點清淡的生意。

划過虹橋，兩岸垂楊，不知道秋風漸動，還輕輕地搖曳着她纖細的身肢。水面的浮萍，受了船的排擠，嗤嗤作響。

先到小金山，「梅嶺春深」的門前，已荒草沒脛，上「山」的石級也破碎不全，然而這不足損害瘦西湖的美，本來瘦西湖是具有野趣的。由小金山東覽全湖，波光蕩漾，法海寺、五亭橋，隱約于萬樹垂楊之間，揚面雖不大，却也夠味。

小金山山麓，有所謂千佛洞者，實在是一個防空洞而已，中間有幾尊佛像，便錫嘉名曰「千佛」，眞乃大煞風景事。

湖心寺結構很好，屋宇也相當乾淨，眞是所謂明窗淨几。但是沒有多少和尙　玆爲怪事。從庭前石欄杆中，遙眺法海寺之白塔，亦爲一幅絕妙之圖畫。

湖心寺之西，有小亭，從圓門中可以窺見五亭橋，匠心獨運，足見當年設計之工。

寺之對面爲徐園。是祀徐老虎的。兩楹間對聯極多，遙想當日「虎將軍」喧赫一時之雄風，而今安在？庭前有大鐵鍋二，相傳爲洪楊部隊燒飯之鍋。但是其厚不止一寸，我想當初也絕不會有這樣多的柴火來燒。現在改種荷花，以軍中用具而植此花，「蓮花生佛湯」亦大有意義。

徐園糟塌不堪，荒草亂生，使人有落寞凄寂之感。屋宇中大半灰落狼藉，不能立足。

從小金山到五亭橋，中間要划一段很長的路。我和撑船的小女孩兒聊天。他姓杭，我們就叫他小杭。他告訴我們生意的清淡，較之過去的情形，差得太遠了。「蘆花被底一生寒」，可爲一班船娘們寫照。最近瘦西湖中最出風頭的兩個船娘，一叫東風，一叫西風，據說在五亭橋的橋洞中，這兩個船娘時常有香艷的桃色新聞傳出。我們在湖中划時，小杭曾指點西風給我們看，蓬頭布服，姿態平庸，然而野趣天生，無怪登徒子之流之嗜此異味。

他們撑船的另有許多暗號，例如我們聽到他們互相問答，「是長班還是短班？」他們告訴外人只說是分別划到平山堂（長班）與划到五亭橋（短班）而已。其實他們的意思是問還是生客或老客。如果是生客，那就是所謂「長班」，船孃們便要大敲其竹槓了。

五亭橋已失去它的光彩，屋簷蛛網，隨風搖動，而亭頂裝飾亦破碎不全。只有若干橋洞，因爲我去的時候還是初秋，天氣尙有些熱，所以有很多人來此避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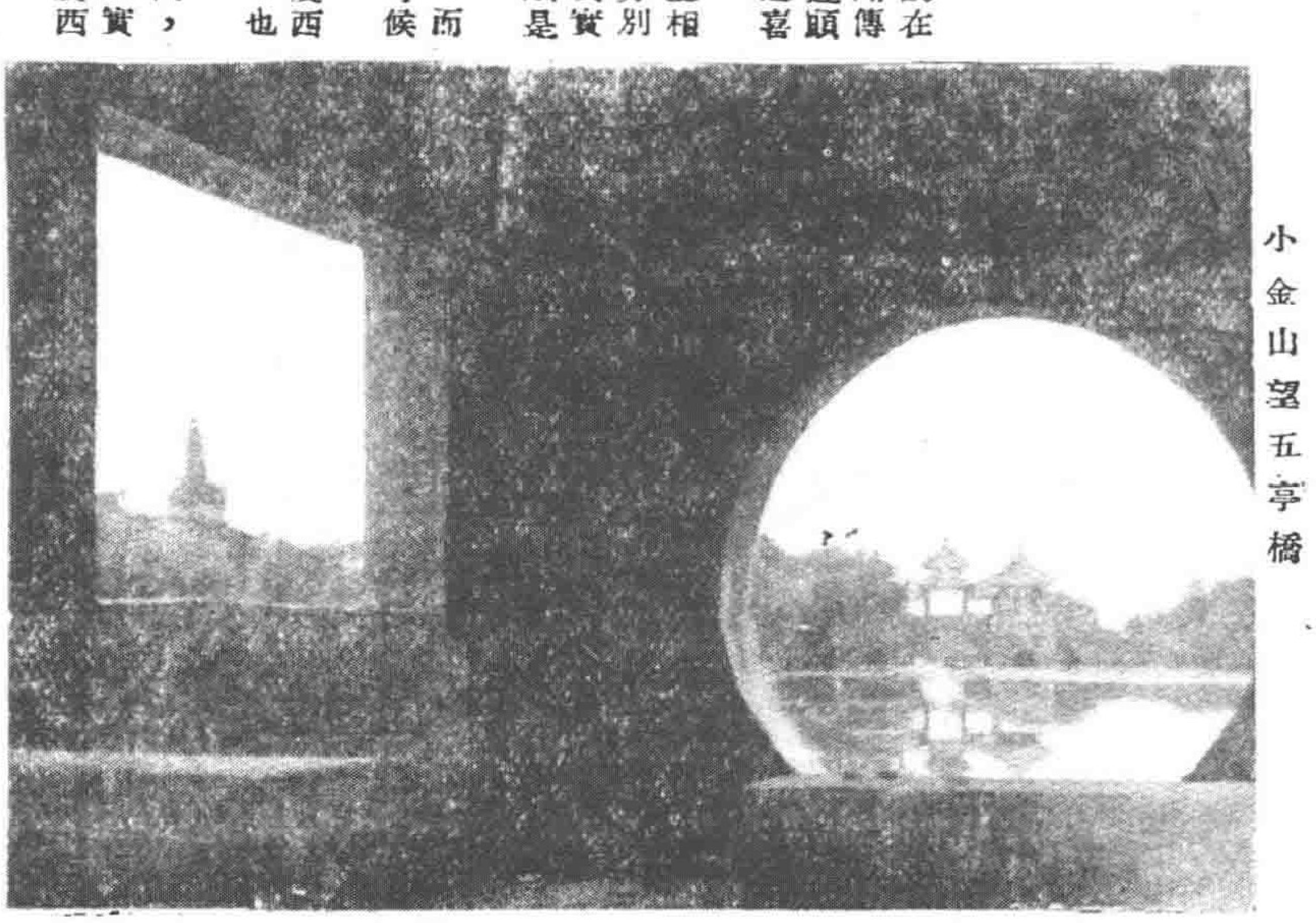
假如法海寺沒有白塔的話，那就根本點綴不了瘦西湖。寺內狼藉不堪，毫無莊嚴氣象。就是白塔附近，也都藤葛蔓生，荒涼不堪。

就瘦西湖而講，湖面輕舟，蕩漾於垂楊萬縧之間，的確有其特殊的風味，但是點綴於湖中的幾處地方，實在有加以整理之必要。你聽，天邊的雁聲，正在替瘦西湖叫出它內心中的落莫！

在蕩瘦西湖之前。我和王公瀚兄曾訪史閣部墓。「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史將軍在人們的心中，銘刻着多麼深切的影子！閣部祠堂爲明湛若水甘泉書院之故址，去年曾加修葺，所以比較完整。此中對聯甚多，很多佳作。

文遊臺訪古

到高郵，我去訪文遊臺。此爲宋蘇軾王鞏、孫覺、秦觀、李公麟等同遊之處，目前駐有軍隊，門前壁壘森嚴。我從後門進去。階之四壁均嵌有碑碣，卽所謂



小金山望五亭橋

「秦郵帖」，「秦郵續帖」者是。我登閣遠眺，遙覽高郵湖水天萬頃，風帆上下，胸襟頓開，從閣上更可鳥瞰高郵全城，蓋因此地爲全城最高之處。閣中舊祀東坡小像，今已不存。文遊閣之前爲東嶽大帝廟，我去時，正有若干善男信女，爇香膜拜，口誦佛號，儒釋道滙於一堂，斯亦奇觀。

至於「秦郵帖」，我在高郵找了半天，迄未購到。亦足見戰亂頻作，文物之凋零爲如何矣。

高郵有一所不太壞的公園，中有狀元墩，傳說是宋狀元趙編讀書的地方。此外該墩附近，特產一種茜仙草，據說是有人修道丹成白日飛昇，而坐地遂生此草，以之釀酒，能治骨病。這是高郵特產之一。我喝到這種「茜仙酒」。味道的確很醇。

名花迎遠客

在淮安城外東南，在湍急的運河流水中，有一所湖心寺。寺在水中，有渡船可達。寺之四圍，林木蓊鬱，爲消夏勝地。初入院，有天台山麓所書之「湖心鎖鑰」，四個擘窠大字、其背面則爲缶老所書之「靈濟佑通」四字。

湖心寺房屋源遠，有屋四萬餘間。大殿有張謇所題之「大雄寶殿」四字。其餘如天台山麓，清道人等，均有題字。寺之門前有張一麐題之「湖心佳境」橫額。

我到湖心寺，有一奇遇。卽寺中植有瓊花一株，難得開花，我來時，適值夜中開放而尚未謝，使我得飽眼福。

此花高有二尺許，葉闊大，葉緣有甚稀稀鋸齒。花從葉上生出，瓣作爪形，我看到時，已捲如拳狀。惟揚州的瓊花，相傳天下無二種，移植別處，卽枯萎死去。所以隋煬帝不惜勞民千萬，親移玉趾而下揚州看此奇葩。所以至今瓊花觀中尚有「無雙亭」，表示天下無雙之意。今揚州的瓊花既已不存，則湖心寺之瓊花，是否爲道地貨，尚成問題。不過花由葉上生出，也算是一種不多見的東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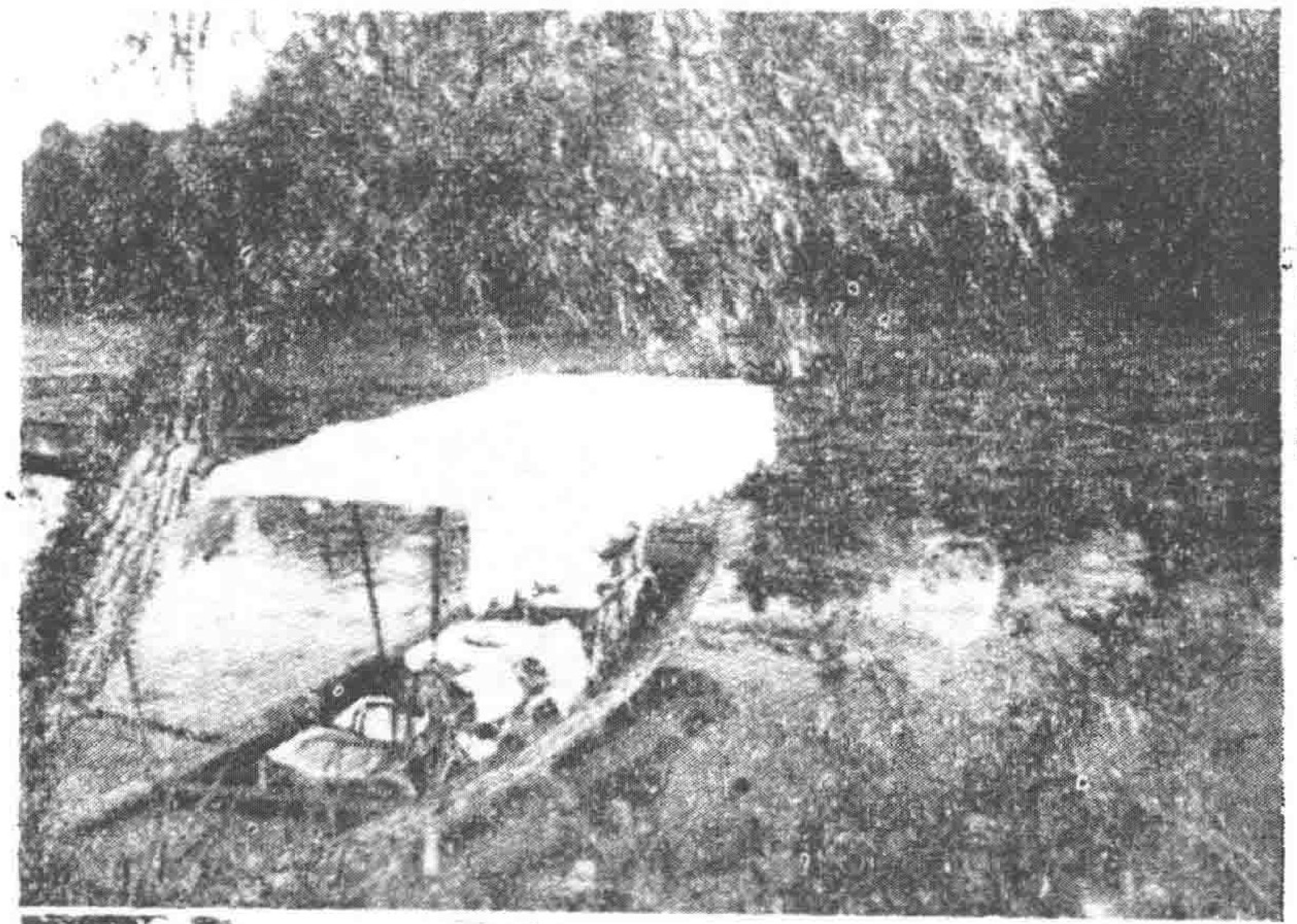
齊王楚霸吊英雄

淮安是韓信的故鄉。（當時淮陰卽包括今淮陰、淮安兩縣之地）。按之成例，多少有一點有關於韓信的遺迹。

西門外有一個韓信釣台，並有漂母祠。城內的侯祠有人家居住。韓信的像塑得像賈寶玉一樣的公子書生型。我知道韓信如地下有知，他一定會跳脚。城內還有一所胯下橋，現已來平爲街道，若非熟人指點，當不能辨認。

綜觀韓信一身，雖然延遇了不幸的後果，然而在當日劉邦的那種「飛鳥盡，良弓藏；狡兎盡，走狗烹」的心理下，他是無法做一個忠臣的；可是在當時人心厭亂的環境下，更不能允許他站起來和劉邦對峙，他深知道這一點，但他不能像張良一樣地用一個赤松子遁出世間，終於受了呂后的最後一着，後人詠他：「可憐一代世無雙，生死皆懸歸人手。」這話不免有點近乎刻薄。平心而論，韓信在受胯下之辱和漂母施食的時候，能夠有大抱負而終於達到目的，這不能不算韓信個人的成功。

我越過泗陽而到宿遷，隨卽往訪項羽故里。故里距城東南二華里，刻辦有一個小學校。


瘦西湖畫舫



古文遊臺



瓊花

庭中有古槐一株，傳爲項王手植。有標誌云：「此槐爲項王手植，枝葉繁茂，樹大十圍，明末滿清入寇，與史可法將軍會戰於白詳河時，燬於火。明年從株旁復生，以迄于今…………」

此外在屋旁有石碑一方，大書曰：「項王故里。」想一代英雄，當年叱咤風雲，力拔山而氣蓋世。而千百年後，故里中僅餘老樹號風，秋葵向日，三數學生嬉戲於荒草叢中，益增荒涼之感。

故里中有故暫六十九師師長戴之奇的衣冠墓。戴師長在宿遷北曉店鎮附近，與匪作殊死戰，卒因衆寡不敵，壯烈赴難。宿遷文界，特建此衣冠墓以爲紀念，尊攺崇敬之意。英魂烈魄，當可以並傳不朽了。

沭陽有一吳溝鎮，卽虞溝之誤。虞溝爲虞姬家鄉，所以現在宿遷和沭陽人相見，輒呼「老表」不置，英雄兒女，佳話流傳，至千百年而尤留在人的口頰間，項王當亦可以無江東之恨矣！

派拉家
雨衣
防雨布
貨精價廉



中國雨衣服裝織造廠出品
上海浙江中路一九〇弄正豐大樓 電話九一三六九 九〇九七四
各大公司服裝商店均有出售

遊名勝　嚐名點
喬家柵湯糰
有卅年歷史　具特種風味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蝦仁肉餃
麵筋百葉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具風味小酌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五八—五二七

北疆風雲史話

陳澄之

這二十世紀開始以來，究竟是誰在蓄意破壞中國西陲領土的完整？是誰存心蠶貪我們的新疆？又是誰主動着新疆北部歷次的叛亂？更是誰對阿爾泰山早已就懷了不測之心的？這些問題看上去是千頭萬緒，但分析往事和目前的事態之後，再歸納抓總起來一看，這許多破壞中國西陲領土的動機；蠶食新疆的陰謀；北疆叛變的策動；以及對阿爾泰山的覬覦；莫不發自一個有歷史性計劃者，這計劃者是誰？諒我國人早已洞然了。

阿爾泰方面中蒙之間紛擾始終不已。誰是在主使着這斷斷續續大大小小的紛擾？這也是宜乎心照不宣的。

我們且不必分析目前未定的局勢，但就過去的史實，我想提供一點兒資料，藉供讀者作為推敲西北邊事之用，諒來總不至得罪人，或遭人之非議吧。

在民國四年二月十八日，楊鼎丞寫了一篇「駁俄使要求阿爾泰各條文」。從這一篇文章裏，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俄國，對阿爾泰要求些甚麼？我們是不是就此可以說，對阿爾泰蓄謀已久的表面上是蒙古人民共和國，而實際上是誰？是楊都督所駁斥那一位無疑嘍！

民初，俄方對阿爾泰的要求有四：

一、哈薩人民仍歸俄方總管節制，中國地方官不得過問（宣統三年俄始從民實邊，將哈民牧場侵占，故哈民紛紛流入中國）。民國六年一月十八日新省又電北京，請與俄使交涉：「俄哈逃入中境，為數至廿餘萬之多，良莠不一，輒以搶奪為事，請俄方全部收回，其在境滋事者由我國懲辦之」。

二、享用喀喇額爾濟斯河之航行貿易（此為阿境內最大之水，水盛時俄船航至布爾津河口止）。

三、布爾津河口商埠拓展之外，再添哈巴河口、克蘭河口、及烏倫古海峽之都魯布金（與光緒七年中俄條約第十三條相違）。

四、在阿境享有自由耕種、漁獵、居住、建築各權（此一要求最兇，亦最無理）。

現在公然出面騷擾阿爾泰的不是蘇聯，而是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和外蒙，是否二而一，一而二，又有誰敢斷言？

關於蒙（古）阿（爾泰）邊界，很有不少的文件值得今日一讀的。

民國二年三月十一日，駐北京俄國公使及駐迪化領事分別照會我政府及地方當局：『貴國千萬不可逾越阿爾泰山之北，如貴國軍隊調往薩克賽，敝國自有對待之法，其阿爾泰及薩拉時美（亦有寫作「沙拉蘇美」的，即今之承化）等處，難免敝國不發軍隊佔據』。其時俄軍已有五千，進紮科布多東南喀喇烏蘇及葫蘆庫勒。而楊增新祇有極少數隊伍駐紮於察罕通古。

民國二年十一月廿三日，中俄在北京所訂聲明條件：『外蒙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

民國二年十月四日，俄國駐阿爾泰領事忽提出一照會：『科布多蒙古長官來函，深不以布爾根劃界一節為然，欲請以拜塔克山為界』，此照會中所謂拜塔克山就是今日國人所熟知的北塔山。但在兩個月之後，這無理的擅自向我國地方當局的侵略性的要求，未克得遂其願。

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與俄國駐阿爾泰領事庫申科，簽訂中蒙臨時停戰軍隊駐紮界線條約（簽訂於承化）第一條曰：『中國軍隊與喀爾喀軍隊，自此條約有效力期內，均以阿爾泰最高分水界，自森彼得堡條約第八條內載之奎屯山起，東至江噶什，順布爾根河至濟爾噶朗河口，再東南經察罕通古之西北陶甘策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為界。彼此不得越過界線，更不得彼此開仗。但駐察罕通古一帶中國軍隊，於此條約簽字後三個月內，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再此條約係指雙方駐軍地點而定，與科阿疆界問題決無干涉』。又第三條曰：『烏梁海哈薩克人民，在阿爾泰分水界以南者歸阿爾泰管轄，在阿爾泰分水界以北者歸科布多管轄』。由此在在可以證明俄方也承認阿爾泰不在蒙古自治區域之內。何況外蒙被動獨立在一九一二年，而科布多與阿爾泰早已實行分治於一九〇六年。益見阿爾泰為中國完整領土之一部，與外蒙疆域根本上無有絲毫瓜葛！

民國二十二年外蒙乘新疆有事，竊佔了阿爾泰的布爾根河縣境以迄於今。

民國二十四年我阿山區派祕書長滿開與科布多行政長官貢布，舉行會議於岳爾毛蓋圖，經雙方議定：『以阿爾泰山正幹分水線為界，即凡阿爾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屬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屬外蒙』。那麼應該把布爾根縣歸還給我們嘍，但始終不還。

民國廿七年六月二十日科布多邊卡隊突然進佔了本布圖，哈拉巴爾齊克、也楞齊一帶，強迫我們的戍兵撤退。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日下午二時至三月二十日外蒙飛機又突然轟炸掃射青河縣南會河口及阿爾泰各地。這時候今日北塔山事件的主角烏斯曼出現了，他率領了三千之眾，其中有外蒙士兵蘇聯軍官衝進了中國，攻襲了我方二台駐軍。

民國卅三年十一月七日伊犁事變，卅四年一月卅日伊甯失守，七月塔城陷，九月三日敵機炸烏蘇精河。

今年的北塔山事件中烏斯曼的態度却不是過去的態度了，倒是值得欽佩的！

哈族典型人物—烏斯曼

烏斯曼，這一位北塔山壯烈愛國史詩中的主角，是哈薩克人，原是居住在阿爾泰的一個普通牧民。他從小沒有受過教育，但他今年已經五十四歲了，他在土漠裏掙扎奮鬥了這多年，所以他有的是正確光大的意識。他的意識是近乎保守的，然而他的行動有一度是相當激烈的，在今日我們祇能假定他一度的激烈行動，完全是受了環境的驅使。那麼，他在北塔山的英烈表現，也就可以說為他自己所形成的後來的環境所逼。否則他祇不過是一個很平凡的人物而已。他相當英勇，一般哈薩克人都很英勇；他有正義感，所有的哈族人民都有正義感。他們同一的缺憾

西北邊地拾異之二十一

就是缺乏相當的智識。這就無怪乎他們常常受人愚弄，遭人蒙敝。我們如果欽佩烏斯曼的話，就當格外同情居住在西北邊地，尤其集聚在阿、塔、伊一帶所有的哈薩克人！



民國廿九年的阿山民變中，把烏斯曼由平民打煉成了英雄。在民國三十年的民變平定之後、烏斯曼亡命在新蒙邊境上，直到民國卅一年五月裏，才在青河的古爾圖地方，跟外蒙發生直接的聯繫，這年的九月再互派代表洽商，卅二年的春天裏他們相互交換了軍隊和武備。烏斯曼為了反對盛世才，而潛伏到蒙古境內，到了民國三十二年的夏天，他回到阿山，跟達列里汗台吉合作，組織了阿爾泰區哈薩克民族解放委員會，擴大動亂行爲。可是他們後來分了手 烏斯曼的實權在卅三年就逐漸消失了。達列里汗台吉在東山起而代立。卅四年叛民圍攻承化，也全是達列里汗台吉率領的。這也是無可諱言的，當時的烏斯曼諸人也跟達列里汗台吉一樣是有外援的。卅三年春的阿山糾紛，蘇聯塔斯社竟在那年四月三日聲明：中國在外蒙邊境有軍事行動，蘇聯根據與外蒙締有攻守同盟之關係，有援助外蒙之義務。姑不論是中國在外蒙邊境，還是外蒙在中國邊境有軍事行動，烏斯曼所率領的蒙兵蘇軍，其援助又是獲自何人？所以伊犂事變一起，遂有東西遙應的一幕。和平談判「成功」之後，伊犂方面保存烏斯曼出任阿山區行政專員，達列里汗台吉也被任爲省委兼衞生處長。

可是，這時候烏斯曼轉變了。他反對盛世才，但他不反對政府，所以我們姑且說他當年是挾外蒙而行動，並非受外蒙之唆使而叛國，他同情哈薩克女王哈德萬，他擁護張治中，他單獨儘先履行和平條款，他拒絕外國人到阿山去開礦。卅五年十一月八日哈族涂禹則（原名「土耳其斯坦」）由迪化派赴阿山途中，在額敏被人殺害，乃是某方面對烏斯曼殺鷄驚猴的手段。接着伊甯便派了柯爾別孜族的伊沙克江將軍（前革命聯軍總司令）圍攻烏斯曼。卅六年二月起，外蒙軍隊竟公然出動迫擊烏斯曼，把烏斯曼逼退到北塔山，演成了北塔山事件。時勢造成了烏斯曼的英雄地位！

薩拉時美

阿爾泰區的首縣是承化 Chenghwa，在額爾齊斯河的北岸，阿爾泰山的南麓。背山面水，航船沿額爾齊斯河直達蘇境宰桑湖濱的圖勃拉夫 Topolav Mys。

承化縣這命名是由承化寺而來的。同治初年，新疆有事，西當大喇嘛昆噶札勒參出斕助剿，立營靑格里河，轉戰阿爾泰山，所向有功，便在本名圖勒塔的地方，勅建了至今猶在的承化寺，哈薩克人和外國人把這地方叫做薩拉時美 Sharasume。「薩拉時美」乃哈薩克語文「黃寺」的音譯。

在民國十一年初建縣治時，承化祇有人口一五，二〇七，其實直到伊犂事變前也不過是三七，四三九人。但在最近一次事變後，逃亡甚多，據統計現在祇剩得二一，二〇六人了。然而是些什麼人？這是値得大家知道的：

哈薩克	一五，五四四	維吾爾	一，九九〇
漢族	一，九五一	蒙古	一，一二三
回族	三八三	塔塔爾	九四
歸化	八六	烏孜別克	三一
錫伯	四		

承化市上最莊偉的建築是蘇聯領事館，最神祕的地方是蘇聯兵營。西街是外國人的天堂，當年北樯街的富厚，早已變成了過眼烟雲。比較熱鬧的市面都在中街和南樯街，但在這裏除了土產，找不到一件國貨。如果把國貨由內地運到此地，成本也許不高，運貨勢必驚人，售價奇昂，自然無人問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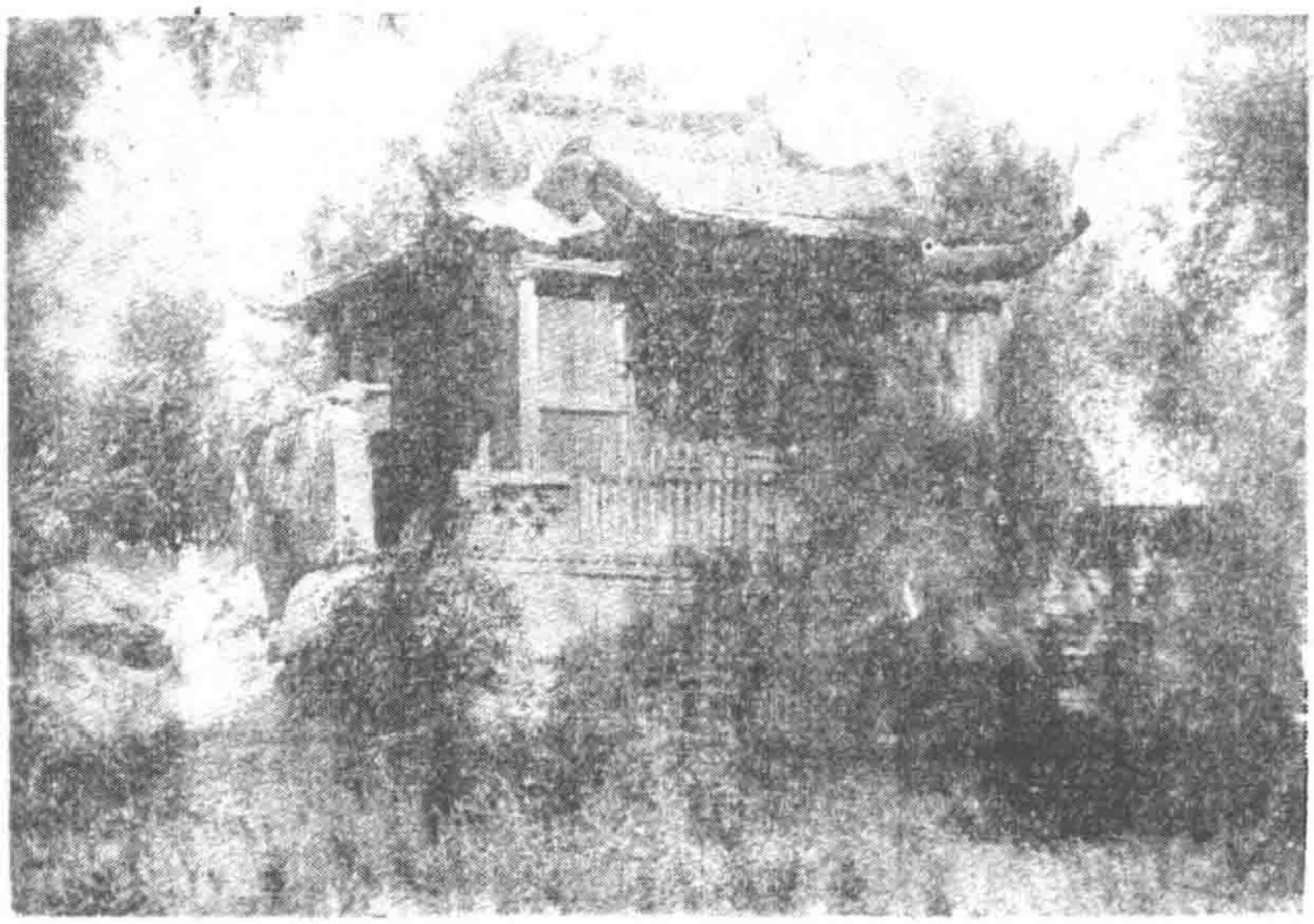
此地的皮毛以猞猁聞名全世，貂次之，哈薩克男女在冬天裏都戴的是貂皮帽。額爾齊斯河裏的魚，也是名貴的，總覺得遠不及伊犂河所產鱗介來得鮮美　遍山的林木藥材，因爲運輸不便，竟被棄如柴薪。黃金當然是阿爾泰的好，其實阿爾泰的水晶，也是世界上難得貌美的。

承化的情調近乎蘇聯，當然與內地迴異，卽便由迪化至此，也多少有點兒覺得這裏中國化的氣氛太淡薄了！

「汲水器」將爲人所用

哈巴河 Khabakhe (Hapaho) 縣，在民國十年建置時，還是一個縣佐。這是阿爾泰西北接近蘇聯的一個重要門戶。這裏的情形很複雜，外人的來去無蹤，如入無人之境；走臨此境，最令人痛心的似乎已有不在國境之內的感覺。

我們不要忘記了，在西元一八八一（光緒七）年，帝俄曾要求以哈巴河，自奎屯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嶺，劃一條直線，作爲中俄的國界。幸而經升泰再三爭持，才退至畢里子克河外的阿拉克別克河爲界的。住在哈巴河的人如今祇有九，四九六人，而這九千多人當中，倒有八，七九八哈薩克男女。這裏的人口無法統計得十分正確，因爲來去無踪的太多了，同時有很多人的國籍很成問題，他們一個人可能有三張國籍不同



的身份證。居民的族別倒有八種之多，事實上誰族的人多勢衆是很顯明的：

哈薩克	八，七九七	歸化	一九三
蒙古	一六九	回族	一五二
維吾爾	九一	漢族	六六
塔塔爾	二七	錫伯	一

這一縣是以河名爲名的。哈巴河源出自奎屯山，這哈巴河是二源並導的，向東的叫做納林哈巴河，向西的都林哈巴河。西南流的是阿克哈巴河，右受蘇境來的哈拉哈巴河。

哈巴河的比較正確的音譯是和博克河。「和博克」乃是準噶爾語文「以皮革製的汲水器」的音譯。此縣形勢地位之重要，不下吉木乃，事實上早被人視之若囊中物矣！哈巴河在承化之西，相距五馬站路：哈巴河—阿拉哈克—布爾津河—樹窩子—克木奇—承化。

此地的樺木最多，造成自然而又美麗的景色。曾有人以哈巴河所產百合參見餽，歸來用以轉贈他友，引以爲珍貴補劑。所謂百合參者，相傳乃元代人蔆之變種也。

禍源！

布爾津 Burchun (Puerhtsin) 縣，是民國九年成立的一個縣份。這就是勾引起外國人垂涎三尺必欲吞而食之大好胃口的地方。此縣位在哈巴河、承化之間，在承化西南。由承化經克木奇，樹窩子，即達布爾津河。「布爾津」乃準噶爾語文「貂」字的音譯。

民國初年，帕勒塔爲了政費支絀，竟不顧主權利害地把布爾津河商埠碼頭，擅自租借給俄國，准其行輪通商，每年才得租金一百二十盧布。又以商埠房屋租予俄國領事館陸軍二營爲營房，每月租金六十五盧布。從此俄方藉端調兵一千五百人駐入我境，並且毫無忌憚地在我國布爾津河沖呼爾，哈巴河，阿拉克別克河一帶，任意耕種田地；强伐山林樹木；擅入礦地採金；闖佔軍營板廠；刈草捕魚；設渡斂資；擅劃貿易圈；越界築營房；既不先行照會；更不事後表申；視我民如其子民；置我官若無其人；唆誘國人外向；左袒匪券爲奸。苟無第一次世界大戰，阿爾泰早巳休矣；若無今次世界大戰，一切界約早成廢紙！布爾津如此，阿爾泰其他各地何獨不然？目下的情況就更不忍聞問了！

布爾津除了哈薩克最多外，其次便是歸化族人，是否眞心「歸化」，那就是另一問題了：

哈薩克	六，七一三	歸化	一，〇八六
蒙古	五八七	維吾爾	一四八
回族	九九	漢族	八一
塔蘭其	六三		

布爾津河出正北近邊的哈拉斯 Kanas 淖爾，南流名哈克斯河，左受科木。松代勒克兩水，至沖呼爾渡口右受哈爾郭屯水，這才名曰布爾津河，更西南流，注入額爾齊斯河。

如果我人視吉木乃爲前哨的話，則布爾津是吉木乃的後路。由布爾津直搗而下，吉木乃頓失其屛障的軍事作用！

人口不及萬數的縣份

富蘊縣原是柯克托海設治局，是民國三十年升建爲縣的。人口才七，〇三四，其實那裏算得是個縣份，但在新疆人口稀少至萬數以下的縣份正多着哩：

哈薩克	六，六五五	蒙古	一五六
漢族	一四二	歸化	五三
維吾爾	二五	回族	三

吉木乃 Chimunai 縣是由縣佐升建的，民國十一年始設縣佐，這是阿爾泰通入蘇聯的要道。在過去由吉木乃至承化各驛站上，都駐有俄軍，俄國並沿此線設郵。由布爾津經恰齊、烏蘭斯台，直達吉木乃。全縣人口仍是哈民佔絕對多數：

哈薩克	四，四〇〇	維吾爾	二四三
回族	六九	漢族	五六
塔塔爾	五二	蒙古	七
歸化	一	滿族	一

福海縣就是民國十年在此成立的布倫托海縣，自民國卅年改今名。當阿爾泰四通八達之衝，是北疆的門戶。在承化之南，由承化經巴里巴盍，渡額爾齊斯河，逕至淖爾之濱。布倫托海 Bulun Tokhoi (Puluntohai)；就是烏倫古湖 Ulyungor Nor.，本名固托爾巴什淖爾，又譯作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又作赫色勒巴什淖爾，亦作奇薩勒比斯淖爾。這布倫托海是大小二湖聯起來的總名，小的叫做巴噶淖爾，周二百餘里，圓橢形，大的叫做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在小者東南，周五百餘里，狹而長，在西北與小者相聯，正如葫蘆。人口統計如下：

哈薩克	六，七二六	蒙古	一五九
漢族	三五	維吾爾	二五
塔塔爾	一〇	回族	九

青河也是民國卅年改建爲縣的。其地本名青格里 Chingil河。這裏經常遭受到外蒙的威脅。靑河計有人口四，七四四：

哈薩克 四，五一七 蒙古 一四三

維吾爾 八四

爲了另一件不痛快的事情，也是在民國三十年，阿爾泰在中蒙之交，增設了一個烏河設治局，祇是爲了防邊，人口少得可憐，不及三千人。

布爾根是什麼時候失掉的？

青河縣遭受外蒙威脅最顯著的一次，是在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的侵晨，外蒙科布多邊卡軍隊奉命突襲我國阿爾泰沿邊的本布圖 Banputo、哈拉巴爾齊克 Halabarhkik、和也楞齊 Aeleki一帶的戍守兵營。當時的青河設治局局長郭永隆便親自上山，會晤外蒙邊防指揮官蔡洛。蔡洛強詞奪理地說，以上三地及喀爾齊喀圖 Karbkikato，都是外蒙的境界。中國戍兵駐守哈拉巴爾齊克，所以外蒙爲保領土而出襲。郭永隆就拿出證據來指點他：科布多和阿爾泰在當日原是以北至烏梁達坂，東北至們開海爾根雪山，及阿爾泰正幹分水線爲界。蒙古佔據了布爾根河縣地不還，又優佔至察汗河一帶，是何道理？後來歐戰緊張，此事才得不了了之！

、熟悉阿爾泰山史地的人，當知阿爾泰區，西有布爾津；東有布爾根 Bulagan。兩縣地名相近，而一近蘇邊，一接蒙壤。中國地圖上有時候繪得很明顯，但多不正確。但翻開任何其他國家所印地圖，布爾根被謬誤地繪劃在外蒙境內，同時謬誤的地圖上，蒙邊與阿爾泰接壤處的布爾根下，並用括弧註明，布爾根本名闊爾蓋特 Torgut。甚至於巴提克博克達 Baitik Bogdo山也變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版色，此山高達一一，三二九呎的土峯也到了蒙境裏去了！

布爾根縣是民國二十二年乘新疆有事，外蒙突派重兵竊佔了布爾根全境。民國廿四年外蒙科布多長官貢布，與我阿山區祕書長滿開在岳爾毛蓋圖會商，議定中蒙界事：「以阿爾泰山正幹分水線爲界，即凡阿爾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屬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屬外蒙」。那麼，所有烏梁達坂以南之水都係流向布爾根河的。外蒙自應將竊佔的布爾根縣歸還中國，但至今未還，非但無有歸還一縣之意，今日更變本加厲，公開企圖囊括阿爾泰全境了！中國西北邊地情況如此，得不令人膽寒？塔、阿、伊動亂內幕如此，能不痛心乎？

有人說，既寫阿爾泰事綦詳，爲何不談金山之金？誠然，阿爾泰之金可寫，但今已在人手，寫有何益？但願待諸來日，阿爾泰幸得無恙時，再寫不遲。目下則何苦徒然寫，徒然興嘆?!

（待續）

提倡眞實高尚國貨・介紹歐美名廠出品

合記教育用品社

学校文具
教育用品
紙張簿冊
体育用品

歡迎批發

總社 上海河南路一八八・一九〇號 電話 15818
門市部 上海河南路一八五號 電話 97800
南京分社 南京太平路一四五號
香港分社 雲咸街四〇號

長篇小說

海屋劍客羣（二十二）

葉勁風

〔情節索引〕——天自迤西有深谷，四面絕嶺屏障，覺厂老人闢爲桃源，隱居其中，題名大覺谷。二十餘年以來，老人親友共居其中，爲數頗衆，老人擇其中優秀子弟，授以武功及養生術，且遣赴各國，研究新學。爲集思廣益計，在上海唐氏家祠，成立百忍莊，聯絡同志，研究新村計劃，以大覺谷爲實驗區，作全國新村先驅，以開闢邊疆爲最大目標。百忍莊成立後，數年內聚有若干新舊同志，學問之外，尤注意武事及養生術。蓋老人認爲凡體格不堅强者，意志每薄弱；一遇困難，不沮喪，即淪爲巧取豪奪，運用陰謀欺詐技倆以求達目的；實我國自私卑鄙怯懦之病源，百忍莊同志，疾惡如仇，嘗爲社會鏟除不平，有如劍客行爲。七七後，老人鑒於倭寇猖獗，乃決暫留「海屋」，指揮同志，暗中活動，補助我反間諜網人力之不足。廬山會議時，潯陽江頭，當地土劣，受倭命綁架代表；「海屋」同志，即聯合我警務，剿平匪窟，破除其陰謀。次在首都集合同志，鏟除漢奸走狗之新靑社。八一三前夕，滬地戰雲瀰漫，百忍莊同志，誓與倭寇鷹犬週旋。哨探鬼蜮動向，掃除恐怖根源：先後擊破日寇謠言製造所；擒獲宮崎貞夫。唐傑復得密報，夜探「同文書院」，獲悉「黑色恐怖」消息；翌日守一又獲正岩情報，及設計突擊大學侵襲我虹橋飛機場之寇軍；因避日寇藉口啓釁，僅以催淚彈，半途擊毀其攻勢。當晚又獲倭寇襲擊江陰要塞之情報，莊內同志，方策劃應付方式間，不意警報突作……

第七章　黑色恐怖

（六）　第二要塞（續完）

出發的幾路人馬，要數我這一路最是輕鬆，而且在顛播得像搖籃一般的汽車裏，陸陸續續，連連斷斷，打了些零碎瞌睡，精神還不見怎樣萎靡。

其他的人，從南京來的建中和匡時，就有些不怎麼新鮮了：建中本來習性疏懶，平日有空就睡，最無節制，加之昨晚通宵勞頓，由上海趕到南京，又由南京早車趕到常州，常州上車到江陰，大概都不曾好好休息一下。至於匡時，本已心煩意亂，由日特禁閉處出來，上床未久，又被建中鬧醒，隨又驅車上下關趕火車；到了江陰又担任搜索工作，並且身體發福，稍稍胖了一些，所以眼皮上就像壓了兩塊石子一般。

上海去的九人，本來還可支持，惟因各路搜索工作，一無成就，精神受了打擊，無形中不覺懈怠下來，所謂一鼓作氣，必是再衰，三竭。如今既都受了失望的影響，不免都把一鼓作氣的精神，弄得有些衰竭。就中守一，紹裘，醫君，因隔晚稍有休息，總算不至十分露底，唐傑，紹華，顧青，子玉，就有些勉强支撐模樣，因爲面子關係，不得不裝出振作神氣。至於子珊，早已呵欠連連，竟把整個身體，倒在紹華懷裏，說是「養養神」。

這個地方，雖說離城只有五六里地，却是完全鄉村情景。尚幸我們這個大本營，旁的好處沒有，却是比較尋常茅舍寬大。並且剛到五六點鐘，由我和子珊，顧青，出主意，商情這茶館老頭兒，提早上了窗板；再把幾張稍爲完整一些的茶桌，拚成一張大菜長桌模樣，借了兩條乾淨被單舖上，子玉和顧青，找到一隻斷頸啤酒瓶，用一塊花手絹一圍，插上幾隻野花，這爿鄉下茶館，頓時改觀，成了一間臨時百忍莊的大廳。至於座位，除了許多長條凳之外，還有各式破舊籐椅、竹椅、方凳、矮凳、三四種拚成一組，共四五組，藝術化地四下散列，大致看來，雖不及百忍莊大廳那樣舒適整齊，然而却比較這茶室後進那等湫隘，要順眼得多了。

衆人一批一批回來的時候，我同子玉顧青，成了這所臨時大廳的賢主人了，一一招待他們擦洗之後，各人都有一杯好茶，作爲臨時的慰勞。紹裘和守一，回得最晚，他們到達的時候，已在七點半鐘左右，天已漸黑。

自從我參加百忍莊以來，有一種現象，不同普通社會情形的，老是在我腦海中浮掠着，無奈始終說不出這個不同的現象，究竟是什麼，這一天，就在這個臨時的大廳裏，無心被我抓住了：原來就是那個「男女之間」的表現。這個問題的形成，大概一直深深藏在我的潛意識中，沒有具體湧現出來過。

在普通社會裏，每逢一有男女團聚，男女之間，多少總有一些「對象關係」逐漸發生起來。換句話說，某一男對某一女，或某一女對某一男，多少總要發生些男女之間少不了的作用：這個作用，根據普通濫熟的字彙來說，大概就是那個「愛」字吧，——不問是正常或不

正常的——一律是由認識而親密，由親密而濃厚；於是很快或較慢的演成了世界公認的大喜劇或大悲劇。

然而很奇怪，這種「劇」意，在百忍莊裏，始終找不出一絲痕跡來。

是否由於百忍莊中男女的思想太腐化？還是太超過了時代？或是說超過了男女通常的存在關係？還是太道學式的虛僞？孔老夫子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飲食在百忍莊，已經做到了合理化地步，難道這「男女」的關係，在百忍莊的不平常環境裏面，也形成了一種超制度的「合理化」境地？俗話說，「神仙也有眷屬」，怎麼百忍莊倒把這一點撩在身後，不聞不問？

況且百忍莊又不是完全的孤男孤女或單身漢集團；羽白和伍氏就是一對，華冑和唐燁又是一雙；並且都是很理想的夫妻；不錯，還有藝術組的范心田和小母親馮逸，也正在演奏着「戀愛」的三部曲，現在已經超過了志同道合的步驟，也許已經進入了第三部「團圓」的節奏了。但是，這些其餘的人呢？

就我的理想看，我們這些人中，守一和慧君，應該是天然的一對，小弟弟唐傑和子玉或子珊，也應該是天然的對象。其餘，比較成爲問題的，第一個就是紹華，其次就是顧青；還有一個希賢。我說她們三人，成爲問題，就因我在這些男同志裏，一時還替她們挑選不出一個合理想的對象。勉勉强强地說，也許顧青跟匡時，可成一對，希賢和建中也可能拉在一起；這是因爲顧青是一位賢中饋的模型，正合匡時的交際作風。至於希賢，她甯肯犧牲了練功的大好機緣，忠心於音樂，可見她是劃一不二的藝術忠實信徒，要拿建中來與她匹配，除非是把建中的兩篇窮文章，也拉扯算作「藝術作品」，此外，連他那殺鷄殺鴨式的京胡，和兩句自來調的「我好比」也歸納到音樂一路。

紹華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她是一位典型的「小姐」，自幼可說嬌生慣養，一直是在富有的優閒生活中長成；自從參加百忍莊練功以來，技擊功夫，雖還不及慧君的爐火純青，却是肯下功夫，長足進展着。聽她口氣，觀她行動，雖不能說眼高於頂，那眼界却是很高。照說她很可跟慧君角逐一下，但慧君是她心目中的模範人物，敬佩之不暇，那裏還肯同她在情場角逐？但百忍莊裏，除了守一，我們直無法替她找到一個合理想的對象了。

在這「第二要塞」情勢嚴重的傍晚，我們這一羣十一人，都在搜索敵踪，失望之餘；人人心下，都有些說不出的不自在，我爲什麼偏有這等閒情逸致，來觀察這種毫無關連的現象呢？這就是由於出發的三批搜索隊，前後同到這臨時大廳的時候，我在應對進退忙着接待的當口，看見他們，或她們，雖也互相探問各組出巡情形，然而五位小姐，有意無意之間，都聚在一角的兩組座位上；男的幾位，也就聚在男的一起；天然劃出了一道男女的鴻溝；叫我從旁看去，這種現象，又像男女界限，分得極嚴，嚴得有些腐化：却又像適應天然的兩性分類，超脫了異性的關係，所以沒有普通社會上那種兩性的表演。

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我曾向紹裘提出探討過。據他的意見，他認爲這一種「性的昇華」現象；因百忍莊的同志，不問男女，平日都在技擊武功上講究，一旦有事，又忙於問題的應付，因此把性的問題昇華了。他又拿自己本人，現身說法；他除按課練功之外，稍有閒空，就在內典上講求，從來沒有想到結婚問題。這倒並非出世思想，只因全身精力，全副精神，都專注在別的目標上，所以一時還沒有餘暇，注意性的問題。

以上這一段，雖是大篇囉嗦，然而當時，在我腦中，却不過僅僅一瞬的經過，眞如浮光掠影，一瞥卽逝。

我忙着招呼他們安頓下來休息的時候，正想坐下，參加正副兩位司令的小姐，想把夜間出發到砲台左近警備的程序，討論一下，只見建中，猛地一個大呵欠，一邊伸着懶腰，一邊惡作劇似的，一伸腿，把那位帶着抱歉態度，實際已在瞌睡的匡時，一脚勾醒。

「老哥，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嘿嘿嘿嘿！」建中把這話夾在呵欠裏頭，捲了出來。

匡時夢裏驚轉，大概沒聽清楚建中的話，只把眼睛睜得圓圓地，瞧着建中發怔。

「東風？……我們備下了點東西，也許就是您的東風」？我插口了。

「對哪」，子玉笑着說：「顧姐姐親自指揮燒的四十隻五香茶葉蛋，還有余大哥從城裏帶回的高莊饅頭，大概有一百多個，已經在後面大灶上蒸着，另有花生米，紅茶，……罷，大概夠您那『東風』的譜兒哪！」

「此話當眞？」建中一聽，立從座上躍起，打着戲腔，連帶還來了一個「起霸」式的身段。

「誰騙您哪……格格格」子玉瞧着建中的滑稽動作，大笑起來。

「老哥？……」建中又側過頭去瞧着匡時。

「哦哦，曉得了！」匡時好像想起了建中囑咐過的什麼話似的，連連點頭答應着。

「咱們走罷！」建中說着，回身便朝門口走去。

「各位稍爲等等，我同老時，去去就來，最多五分十分鐘……。」匡時對我們大家應酬式的招呼過了，便隨在建中後面，一同出去了。

經建中這一攪動，大家雖沒有休息什麼，也覺得有些坐不住了。我自動跑到後面灶下，打算把筷箸碗盞搬了出去，子玉和顧青也跟着到後面來，料理茶葉蛋和饅頭。只有子珊靠在紹華懷兜裏，不肯起來，說「還要再養養神」。

我們這裏剛把食品等件陳設起來，建中和匡時早也一前一後走進門來；兩人手中各有一件東西：匡時手上提着一隻酒瓶，建中手裏却是兩包洋燭。

「瞧，老余」，建中打起怪腔瞧着我，舉起手上的東西：「不怕您精明能幹，您就少辦了咱們這兩件小東西——馬上天就黑下來了，沒有洋燭，您大家可別想過日子；沒有這點洋河高粱，咱也不願活下去了！」

「嗆，時大哥」，子珊大概已經把神養好了，一抬身離開了紹華，站了起來，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對建中嚷着：「你算很精細的哪，可還差着點兒；要是讓我有心去買辦應用東西，頭一件我就得買一堆蚊香，瞧這兒的蚊子，夠多麼會咬人」！

「嗐，這們大熱天，買這一大瓶燒腸子的玩意兒，回頭醉了，我看您只好等在這裏守老營，別提上要塞去哪」！慧君也笑着批評建中。

「好，您一位要蚊香，一位怕燒腸子」建中放下了手中洋燭，把一雙手向大家一揮，扮出一個鬼臉，又學着道士，用手捏出靈訣式子：「您大家瞧，讓我行法，叫五鬼給搬運兩件東西……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咄！」大聲一喝，又把雙手一拍。

大家瞧他搗鬼，以爲逗笑取樂而已，他却也做得十

分滑稽，因此不禁哄起一陣大笑。誰知笑聲未已，那已掩上的大門，忽地闢了。緊接，兩個汽車夫，共抬着一隻竹筐，跨進門來，却又貼在門邊站着，光着兩隻眼睛，滿屋子亂瞧。

「咄，急急如律令……這兒！」建中高聲對二人一嚷，左手仍舊捻着靈訣，舉得高高地，右手却對二人招着，又指了指自己站的所在。

「曉得哉！」那個年輕些的汽車夫，定睛向建中瞧了瞧，一面應着，一面招呼着同件，抬着竹筐，趕了過來，又把竹筐放在當地。原來屋子裏比外面暗得多，二人從外面進來，一時看不清屋內情形，所以光着眼睛亂找。比及建中一喝，這才看出建中站的所在。

「咄！……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建中左手仍舊舉着靈訣，瞧着車夫，右手向門外一指。

兩個車夫，似乎莫明其妙似的，躬身點了點頭，答應了一句「曉得哉」，重又趕了出去，反手把門帶上了。

「嘻……哈哈」子珊忍不住，高聲笑了出來。

「噓！」慧君一面格格地輕聲笑着，一面趕起來拉着子珊歸座，又對門外指了一指，意思叫子珊不要笑出聲來，怕那兩個汽車夫聽見了招怪。

這時大家，瞧了建中這般搗鬼，都忍設不禁，笑不可仰。

「您瞧這是什麼？」建中從竹筐裏取出了一盒蚊香，對子珊揚了一揚；接着又一伏身，取出一瓶汽水，對慧君一揚：「有了這個，咱可不怕燒壞肚腸哪！」

大家給建中這麼一鬧，大笑了一陣，不覺把一天的疲倦，忘了個乾淨，精神也振起了不少。全體各人都找了一件職務；有的把蚊香燃上，有的點起了洋燭，有的從灶下取了十幾隻飯碗來，派給各人，有的忙着開了汽水，又按量給和上一點燒酒。

「報告，兩位司令」！建中吃着的時候，忽地瞧着紹裘和守一，這麼一嚷：「今晚咱們出巡，可要使用汽車」？

「對哪」，守一點着頭：「我和紹裘兄正商量了一件事，想等大家吃完了再報告出來，大家斟酌、老哥現在提到汽車……」。

「慢着」。建中忽地一揮手攔住了守一：「倘要是用車的話，這時可得招呼咱們那兩位車夫一聲，趁這時候，快點上公路車站去一次——咱們的汽油不多了，得去加上一些……」。

「那正好」，守一接過了話：「我同紹裘兄正商量着，是不是應該上無錫去一趟。我的意思是說，想到無錫掛一個長途電話給正岩，再探聽一點確實消息：要是小鬼們改了計劃，咱們又何必在這裏呆等」？

大家聽守一提出了這個問題，都贊成這個辦法。

「爲什麼定要上無錫去？難道江陰這大一座城，竟連一個電話也沒有」？子珊楞着兩隻大眼睛這麼問着。

「這是另外一重關係，小姐」！守一笑着：「不問這兒有沒有電話，咱們也得上無錫去，才算妥當。況且……」！守一說到這裏，立卽把話頓住，瞧着紹裘。

「我們不防還是照着原來的計劃辦；不過時間稍有變動。我想最好十一點鐘出發，而且……」紹裘說話，免不了一副老學究氣味：「而且也不必全體出發：我們可以分出一半人，四位或五位，作爲第一輪，用一部車，先在狼山左近巡哨一次，然後再用一部車，上福山左近巡哨一次。巡哨回來的人，休息一小時，然後再作第二度出發。可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等候守一兄從無錫回來的消息，然後再動。這，當然又得守一兄和冠一老弟辛苦一趟；大概路上往來，連掛電話在內，恐怕得三小時左右工夫」。

「也許用不着」，唐傑插口了：「大概兩小時也差不多了」。

「好」，紹裘繼續說：「現在已經八點了，守一兄和冠一弟動身之後，我們這裏可以暫時休息兩三小時，然而必須休息才好！……因爲萬一發現了敵踪，動起手來，還不知要鬧到什麼時候才能住手唎」。

「總司令」，子珊的話，比任何都要多些：「咱們這兩路的人馬，如何聯絡」？

「這一着，至今沒想出相當好的辦法，只能在發現敵踪的時候，讓汽車先到砲台報告，然後再到這裏大本營通知……」。

「那麼說，我看我們乾脆全體兩部車一齊出動，就在山邊一帶公路上梭巡；一兩晚不睡，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紹華一直不大開口，這時却提出了這個主張。

「我還不大明白」，子珊又發言了：「是不是今晚最吃重？……還是每天每晚都得這麼辦？……我是說，萬一是長期的，我還有一個比較妥當的計劃……」。

「小姐，您預備在這兒過年哪？……」子玉又向她令妹挑戰了：「在家裏沒聽說？……鬼子已經早一步來了……來作什麼？……逛山水？……還用問長期短期啊……」。

子珊剛要回嘴，被慧君止住了：「咱們不用多議論了……定法不是法：還是請兩位司令主張，咱們遵令行事罷」！

休息的命令，只有兩個人算是辦到了，一位是建中，挑了兩隻條桌當行軍床，高枕而臥；一位就是匡時，找了一張破藤椅，靠在土牆上打盹。其餘的人，有的嫌屋子太熱太悶，情願到後院子去找茶室老闆的家屬說話玩，有的嫌蚊香氣味太大，有的說椅子上有臭蟲，約着到路上去蹓躂。

這麼混了兩個多小時，約莫十點半鐘左右，守一和唐傑趕了回來。汽車未停，早用喇叭放出緊急警號，大家一聽，立卽跑到臨時大廳集合。

「這一下可行了」！守一對包圍着的我們說：「徼倖把電話打通了，否則還要大大費事。據正岩說，鬼子們是躱在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所在——他們是用一隻小型電艇，拖着四隻駁船，藏在江北岸一個什麼『泥港』近邊，共有五六十人，帶着大量的武器，猛性炸藥，手榴彈，自動步槍，手提機關，和重機關槍。……」

「這泥港在什麼地方」？有人這麼問。

「不知道」，守一搖着頭：「恐怕又是鬼子杜造的地名，……只曉得是在砲台上游二三十里的地方 另外一點，鬼子計劃在砲台上游五里左右登陸，探索進襲，步步爲營。假使抵抗力小，他們預備先佔領砲台，然後動手破壞，儘量炸燬。如抵抗太强烈，就用聲東擊西辦法，由水上撤退……」。

「啃，……好混賬的東西」，子珊嚷了起來：「這是中國地方，中國要塞，他們這們蠻幹，難道不怕國際干涉」？

「這時候還談這一套哪」！子玉冷笑着接口了：「人家三番兩轉，不惜設法引起大戰，還怕什麼國際家際」！

「也許鬼子還定下了什麼借口也難說……」，守一

忙中插入了這一句，然後又對我們大家說：「現在請司令紹裘兄發令——一路上我和傑弟商量了一個戰略，我暫且先發表一下，請大家斟酌……」，守一說着，便走到長桌頭邊，請大家分開兩旁圍着。

這時我和建中，匡時，紹裘等，把洋燭移到守一近邊的一頭。五位女性同志都跑到上手一邊擠着，我們也聚在下手一邊。

守一週圍看了看，便就手在桌上取過兩隻茶壺，幾隻茶杯，便在桌上佈置起來。

「砲台和沿江一帶形勢，我略略知道一點」；守一說着，並指點了南北方向，長江位置，用一隻茶壺當作狼山，一隻福山，又把桌上當抬布用的被單，拉起折紋來，作為江岸，用茶杯標示高地，然後指出鬼子登陸地區，和他計劃的邀擊地點，何處設伏，截斷鬼子退路等等。

「現在最重要的一點，須要取砲台駐防軍的聯絡……」。守一說到這裏便注目瞧着我，意思要我發表意見。

「這，恐怕太晚了一點吧」！我囁囁嚅嚅地。

大家一聽這話，便一齊對我注視，人人都顯出了驚訝的顏色。據他們的意思，向駐防軍取得聯絡，應當不成問題；可是這話，一時也叫我不易解釋明白；他們哪裏知道，軍隊組織，一層壓一層；上頭沒有命令，下頭無論如何不能隨便亂動一步。然而如要上頭發令，還得由上頭向更上頭請示，也許那更上頭還得向更上頭一層請示。並且像這樣的事——抵抗鬼子襲擊的事——問題範圍頗大，也許要動正式公文，也許還得軍，政，外交等主腦開聯席會議……等等。……

「各位同志」；我想了一想，便潤了潤喉子，把半口氣留在丹田裏，一個字一個字的吐着「兄弟今天下午，所擔負的使命，因為是聯絡。但這個『聯絡』，只就是警告警備司令部，提防有鬼子要來襲擊砲台，然後由警備司令部轉去砲台駐防軍留神。其次，萬一有什麼小衝突——我們這一羣與鬼子的衝突——請他們不要誤會我們是亂黨。這是我『聯絡』的目標和範圍。……」

「瞧這余大哥說兩句話，多麼費勁」！子珊有些不耐煩了。

「噓」！子玉向子珊下戒嚴令了。

「至於守一兄的『聯絡』，我怕不在這兩個條件之內。也許需要他們幫忙作戰，佈防，甚至開砲，對敵，等等。不過，這一切都是作戰行動；但是，時間這麼偪促，不過一兩個小時的事，我害怕他們礙難照……各位也許要問我，（這是單對子珊一人說的），『如今眞有鬼子來了，難道就讓他們隨便胡來，白挺着挨揍？……要這駐防軍為的什麼』？……這！……」

「對呀，白讓鬼子們把砲台給燬了他」？子珊又對我放了一砲。

「這也難說。也許等他們發現了鬼子眞要亂來」，我瞧着子珊小姐點了點頭，「也許他們馬上就會對抗起來……不過，這時候，連敵人影子都沒看見一個，要想讓他們跟我們聯合起來，準備作戰，我害怕一時辦不到」！我把這兩句話翻來覆去的嘟唸着。

「不」；守一對我笑着。我剛才發表意見的當口，守一也在一邊和紹裘低聲說着話，這時似乎已經商議定奪了：「不，我的希望，第一步只想問他們商借幾隻步槍；因我們帶的這點武器，都是小型手槍之類，有效射程，不過一二百碼，而且就算命中，也無益處……。

「我估計鬼子們的行動，他們必是用電艇拖帶那四條駁船，首先渡江，然後順流而下，向砲台這邊襲來。當然，這偷襲的玩意，愈能悄沒聲，愈好。這是他們用雷艇的理由，因為油艇或汽輪，都有聲音，尤其是油艇。……

「現在假定他們藏身的所在，是福山以西二十里。那麼，橫渡過江，以一隻電艇拖着四隻駁船，速度必低，到達這邊南岸，必在砲台以西十里左近，因為江水東流的緣故……。

「很好，……」守一說到這裏，便用手指在一隻茶杯上；「這塊高地，就是我所選定邀擊鬼子的地點。這裏離砲台只有七八里，距離鬼子指定登陸的地點還有二三里——根據正岩的情報……！

「剛才從無錫同來的時候，我們順便叫車子到這地點察看了一下，這塊高地，雖說正在江邊，可是下面還有三四丈寬的淺水灘，可見那一帶江水必定不深。換句話，假定敵人沿江下來，就說偏近這邊江岸，也只能在這塊高地半里以外行船——三四百碼——手槍射程，無法達到，擊中了無也用……！」

「那一定是步槍最最適用，重機槍也好，可以……」子珊又插口了。

「可是我希望能夠借到一兩枝步槍，三四枝更好……！」

建中一時沒有悟到守一的用意：「轟擊那隻電艇？——『射人先射馬』哪，對不對」？

守一微微一笑，搖了搖頭：「我們不能讓他們安全登陸；可是僅僅燬了那隻電艇，並無大益……。」

「我知道守一哥的用意……」：子珊搶着說「給鬼子的四條船，一條船射他幾個大洞，連人帶軍火，整個兒沉到江心裏去……。」

「照那塊高地的俯角看，確實可以做到這一點……」守一很肯定地說着，並把推測的角度和子彈射線比劃出來給我們瞧。「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幾枝步槍……！」

我等應去試試看。「責無旁貸」的話談不到；只於是試試看。我這時注意到大家的神色，有的感覺失望，有的表示激憤。守一聽了我的話，轉身同紹裘喘喘悄語的當口，面容上現出一種特殊的神情；又像激昂，又像沉心。幾位小姐已經離開桌邊，聚在一角去嘁嘁喳喳，不知高議着什麼。紹裘深鎖着眉尖，好像感覺事情過分棘手。總之，這時室內，我個人所覺得的是是一種極低的氣壓。

臨動身以前，我把匡時和建中拉到一旁，討討他們的意見。

「最好到警備司令部去一次。」建中對我說：「您知道，守一打算拚命了！……他說假使弄不到步槍，只好由他浮水，冒着性命用手槍去轟擊——聽說唐傑也預備跟着照樣幹」。

「老兄」，匡時忠告我：「咱們三人一起，借不着，搶也搶他幾枝來！現在快十一點了，只有一小時就得去警戒，聽說鬼子們準十二點從根據地發動。一點左右可以到達那塊高地」。

費去我們三人不少口舌，倒是弄到了一枝老來復槍和兩排子彈。這總算我不辱使命，聊勝空口白話。至少，我可以銷差了。

我們三人，擔着心事，指揮汽車向江邊駛去。沿江岸跑了不多遠，便聽見一聲口哨的暗號。這夜天氣相當好，偏生多雲，月色昏矇，時隱時顯。我們三人上到高

地，只看見一個高個子人影，站在一叢矮樹近邊，向我們揮手。我想不是守一，定是紹裘。

「弄到手了」？果然是紹裘的聲音。

「一枝老來復」！建中低聲告訴紹裘；「只有十粒子彈：…求爹爹告奶奶的成績」！

「也好」！紹裘字斟句酌地；「總比沒有好」。

「還有人呢？」我四下亂瞧着。

「守一和唐傑就在這下面淺灘上，等我的信號。五位小姐早已出發，說是願意在鬼子發陸地點埋伏；我們這裏要是一擊不中，她們可以等個正着」。紹裘說着，把我提着的那根七斤半和兩排子彈接了過去；「您三位就在這裏等一會。……」

「噓……！」

我們只顧說話，沒防着身後有人這麼「噓」的一笑。大家回頭一瞧，只見一高一矮兩個人影向我們這裏走了過來。

「成績怎麼樣」？守一悄聲問着：「聽見了汽車和暗號，我們猜到是您三位來了」。守一和唐傑跑了過來，各人都提着一枝小型的十響。

「一枝來復，十粒子彈」。紹裘把這兩件東西，遞了給守一。

守一是老資格，接過槍去，「卡嗒」一下，把板機拉開，又「禿」地一下關上，口裏說聲「還好」，便從紹裘手裏，取過一排子彈，口裏喃着：「反正比手槍強得多！」說着，又拉開機門，很熟諳似的把子彈往膛裏一放：

「唉」！守一嘆了一口氣：「不是一號兒的」！

「糟，槍與彈不合」！唐傑低聲驚叫着。那枝槍大概是舊式日本貨，子彈却是新式本國製造的。

我聽了這話，恰像被人照臉一耳巴，背上罐像澆了一盆冷水似的。

「這他媽的太開玩笑哪」！建中發恨了。

「嗜」！匡時也十分感到難受。

「嗆」！唐傑這時忽地發出了警號。

我們這六個人當中，當然要數我的目力最劣。然而徼天之倖，趕巧就在這時，忽地重破月來。雖然只有半輪玉盤，却是異常明亮，把大地照耀得光朗朗地，連我這近視眼，也依約看得見遠遠的江面上，似乎有一長條黑影在蠕動着，悄沒聲地順着流水往這裏淌來。

守一選定的這塊高地，好像沿江的一段堤壩，又像一條長嶺，蜿蜒起伏；從東頭到西頭，也有幾百碼長。這長堤上，斷斷續續，有些楊柳一類的大樹，也間斷有些小樹叢。我們六人所在的這一段，却不是最高的一塊，然而却是向水邊凸出的一個尖角。要是有步槍的話，確是一個上好的根據地。

這時夜已過半，大地沉寂，江面上靜蕩蕩地。除了近灘邊隱隱略有流水衝擊，「沙沙」作響的微聲外，只有遠村偶然一兩聲犬吠而已。

「倒是真的靠南岸這邊溜了過來咧！」守一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比較我臆測的還要近些……大概等他們淌到這裏，最多不過二三百碼，也許還要近些」。

「三哥，怎麼只有三隻拖駁？……那電艇上還有燈光哩」！唐傑指着那長條的黑影，對守一說着。

「要是有槍，這就可以鬧他幾下了」！建中咬着牙齒：「這不過一兩千來碼罷咧」。

「慢點！」紹裘忽地拉着守一的手臂：「我想您那冒險的辦法，最好改變一下」。

「咱們不能讓他們上岸！」守一仍舊預備下水去邀擊。

「您聽，假如我的話要是有理由，您可否取消前議」？向來從容不迫的紹裘，這時也把語調改快了：「我想我們這一趟最大的目的，就是阻止鬼子來破壞這個要塞。現在姑且不問他們如何破壞，可能破壞到什麼程度，……我的意思，他們這幾十個人，這點軍火，又無後援，要想達到這個目的，第一，在時間上决不能很快，决不是幾小時就可能辦到。第二，工作上除了明目張胆的佔領之外，（我看不敢，也不可能。）必是偷襲，也許竟不敢跟咱們這裏的駐防軍照面。看他們這麼深夜才來，又是悄沒聲息，可以證明僅僅是偷襲；譬如說，偷偷跑到砲台近邊，埋上些炸藥．破壞一兩件小小設備，如是而已……」。

「我明白，可是時間上太晚了，咱們不能改變計劃哪」！守一有些不耐了。

「您就讓紹裘兄把話說完再瞧……。」匡時的聲音有些不大自然了。

「您請聽」，紹裘把話又加緊了些尺寸：「既是偷襲，當然就怕被人發覺……所以我想了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由您和唐傑老弟在這守着，且等他臨近了，您或是唐老弟用日語向他們招呼，明明戳穿他們的陰謀，再加一兩句巧妙的恫嚇，我猜鬼子心疑胆怯，又無把握；又無後援，必定逃走。

「這法子不差，老管」，建中擁護紹裘的辦法；「萬一那些鬼子不聽咱們這一套、又怎麼辦？……必是還有第二個辦法咧」。建中臨到這等緊張關口，仍舊不脫滑稽腔調。

「只有四五百碼哪」！唐傑一直注意着鬼子水上的行動。

我聽了唐傑的警告，也儘目力瞧去，見那一條黑影，果然近了不少，全長條體積上看來，比以前所見，大了許多，只是挪動的速度，却似乎減低了些。我剛注目遙視着當口。可恨一片密雲，又把月光遮斷，長條黑影，頓時漠糊了。

「這第二個辦法……」紹裘剛要說下去，忽地失驚起來：「怎麼？……您大家瞧，鬼子似乎要停船了？您瞧！……」

紹裘話剛說到這裏，猛然驚天震地，一排槍聲，從我們這邊百餘碼遠的兩三棵樹叢邊，發了出去。一聽這槍聲，就知道是步槍。槍聲一響，立卽聽得鬼子船上發出一陣像鬼嘘一般的哨子，嗚嗚亂叫，大約是他們的警號。哨子一響，隱約聽得出三條拖駁上，一陣人聲騷動。

「爬下」！守一對我們一揮手，自己已經撲下身去，伏在地上。

我們這幾個人，剛悟出守一的語意，還沒來得及「爬下」，只聽得鬼子船上也有一排槍聲，響了起來。他們竟敢還擊了！可是我們這裏，又是誰放出的這排步槍呢？也許是那幾位小姐，向人借了槍來？這一點似乎於理不合。

鬼子船上槍聲剛過，只聽我們這邊不遠的所在，槍聲又起。說也不信，只在這一陣槍聲裏，猛然看見鬼子那邊拖駁上，陡地捲起一蓬火光，連着黑煙，上沖霄漢，緊接霹雷一聲「轟隆……」一響，接連又是「轟隆……」幾下。響聲殷殷未巳，又聽得一陣狂吼亂嘶的雜亂人聲。

「恰巧三隻駁船當中一隻，中彈起火──大概是射中了鬼子的船上的火藥桶哪」。唐傑伏在我身邊，這般說着，聲音裏面含有不少又驚又喜的成份。

「都沉下去哪……哈」！建中放出滑稽口吻：「不化錢的『白湯浴』，可以多泡上一會兒哪」！

「嗯！……好快手脚」！守一驚訝地：「居然被他把電艇的拖纜弄斷了，不然那電艇也得沉下去咧」。這是說明，當中駁船一沈，把前兩條船也拖帶沉下，假使電艇上的拖纜不割斷，或解放開，電艇船身過小，勢必被沉船拖累下沉。同時，那頭尾兩船，想也中彈漏水，否則也不致沉得那麼爽利。

「各位留神」！匡時臨到這種緊張場合，仍舊保持着交際口氣：「我似乎覺得有不少傢伙們在水裏泳着……」。

「噓吁……」！我們的警報暗號，從東邊那幾棵樹邊傳了過來。聽了這個信號，我這才決定了，必是，我們那幾位淘氣小姐們，鬧了什麼神通。也許是向砲台駐軍，借了槍來？

「別打落湯鷄哪……大哥們」！這是子珊的聲音，又尖又高，對準我們這邊嚷着。

「傑弟，勞駕」！紹裘回過頭來招呼唐傑，語調仍是文縐縐地：「勞您駕，去聯絡一下；招呼舍妹和幾位淘氣小姐，趕快到這裏來集合──咱們必須一致行動，恐怕還得費些手脚……」。

「噢」！唐傑應着，立刻站了起來。

「慢着」！守一也下命令了：「要是還有外人在她們一起的話，你只請咱們那幾位小姐來行了，不必驚動別人」。說着，又招呼大家暫時不必爬起來，怕還有危險。守一口裏的外人，大概也是指着砲台駐軍說的。

「瞧，那電艇成了救生船隻」！建中雖然沒有站起身來，却不願再爬着，只把身體豎了起來，作「跪下預備放」的姿式，一隻手籠住眼光。

「應該把電艇也給他燬了去才好」！匡時在南京吃了苦，大概恨透鬼子了。

「我贊成」！建中舉起一隻手來，表演會場議決案件姿式。「來哪」；建中大約聽見了堤下的脚步聲響。

恰巧這時，那半輪明月，又從雲縫裏鑽了出來。一會兒，我們那幾位淘氣小姐們，像一小隊游擊鬥士似的，一條線的行列，向我們這裏走來；每人都提着一枝長槍；百忍莊的長褲襯衫上，都斜臂掛着一條子彈帶；只有子珊一人，把子彈帶圍在腰下。她那兩隻出名的小辮條，這時却交叉盤在頭上，想是便於作戰的關係。

「嘻……管大哥」！慧君笑嘻嘻地瞧着地上剛爬起來的我們。

「頭邊一排槍放糟了」；子珊嘰嘰咧咧地：「所以第二次，慧姐叫我都瞄準那當中間的一隻船。本想打他一個大洞，沒防到剛好打中了鬼子們的火藥庫」！

「二哥」紹華喊着紹裘：「您想那隻電艇，是預備逃走，還是想孤注一擲，登陸作戰？……要是登陸的話，咱們等着他來；要是逃走，咱們還是給牠幾下的好」！

「小姐們，您做做好事，賞借我一枝槍罷」！建中學着叫花子要飯吃的神情：「讓我們也放他兩響，開開心……」。

紹裘只對他令妹答應了一句「逃的成份居多」，又回過頭去，一面注視江面上的情形，一面和守一商議着；可不知道討論些什麼，只聽見紹裘輕言細語地轉着文：「困獸猶鬥」！

「砰！……」建中把紹華的槍，要了過去，試了一槍。

「拍，拍，拍……噓，噓，噓……」電艇上的鬼子應聲還擊了，一陣子彈，從我們頭上「噓噓」地飛了過去。

「砰」！……「我的爺爺，不是，我的手癢」，建中又放了一槍，一面回頭對紹裘說：「您饒了他們，他們可不會饒了咱們哪」！

這時電艇一面還擊，一面在水上繞着圈子救人。幾位淘氣小姐，一見電艇回擊，哪裏容得下去，便也伏在地上轟擊起來，

「瞄準船身前半」！慧君招呼着。

慧君的命令，果然見了功效，只見我們這邊一陣密集射之後，電艇忽然走不動了，只就着流水，向下淌着；想是射中了發動機。可是不到一分鐘，隱約聽到有鬼子狂吼着，似乎在下命令。霎眼之間，看見那隻電艇，忽又調轉了頭來，向上水搶着，原來艇上發動機雖壞，還有划槳的設備；大約一邊兩隻，共是四隻長槳，在江面上划着。

「停放」！守一高聲發令了：「各人快找掩護地形，……」！

守一喊聲未歇，忽地聽得鬼子電艇上的重機關槍，這時陡然狂吼了起來，射擊的目標，正是我們這塊高地，那子彈眞像雨點一般，向我們這裏飛了過來。看那電艇的走勢，雖是搶着上水，却是向岸邊划了過來。

因為子彈太密，我們來不及重找掩護地形，只在各人站的所在，就地伏下了。好在機槍由下往上射，大約有四十多度仰角，所以一部分子彈，打在橫堤上，一部分却從我們頭上飛了過去，絕對傷不着人。

這時，我們這邊，早已遵守一的令，停止射擊。紹裘用擒賊擒王的手段，找着慧君一人說話；因為牠正是淘氣小姐們的領袖。紹裘的計劃，是以虛作實，以逸待勞的方式。他把計劃向慧君說明之後，便又簡潔地向我們重說一遍；然後便請守一下令作戰。

我們所用陣形，一面取包圍形式，一面預備截斷鬼子登陸以後的後路。原來的高地，只留下建中和子珊，因他二人都愛放槍，所以讓他們不斷的放下去，吸引鬼子的火力。我們其餘的人，都從堤的裏邊溜了下來，根據鬼子的槍聲，作散兵線，逐步包抄過去，因紹裘斷定鬼子必在高地的西頭靠岸。

可是這一着，也是白作準備，因鬼子的槍聲，亂響一陣，愈響愈近之後，鬼子的船，似乎並未向西划去，只停在一點上射擊。「水勢很急，怎麼能把船停在一點上不動呢」？這是大家心中的疑問。

「塔，塔，塔……」一陣脚步，從我們身後跑過來了。

「喂，慧姐，華姐……」子珊一面跑一面嚷着：「鬼子船的犯了病哪，不肯走動……想是擱在灘上哪……現在他們一面放槍，一面一個一個下了水……手裏都有傢伙，好像是手提機……報告完畢」！子珊一路格格地笑着，又跑回去了。

紹裘聽了報告，略一沉吟，便叫我們重新上堤，可是把九個人分作兩團，以建中子珊現在的地點為中心，東西兩頭五十碼距離；伏在堤上，瞄準射擊；遠的用長槍，近的──是百碼以內──用手槍。

我因目力不佳，便要求了紹裘，讓我仍舊回到建中子珊的集團去，因為那裏是凸出地帶，比較兩頭距離近，容易瞄準。

我回到高地中心的當口，聽見子珊和建中這麼爭辯着。

「四個……」！子珊這麼嚷着。

「五個哪，小姐」！建中辯着。

「砰」！

「六個哪」！子珊數着。

「什麼五個六個」？我爬在建中身旁問。

「您請看包廂得了」，建中說着，又是一槍，「瞧，您不來，我是一槍一個，您一來，這一槍就打冒了，唉」！

我向江面上定睛瞧去，見那隻電艇，大約在百碼以外，船尾着底，船頭朝天，這麼栽在水裏。瞧這情形，大概還不只是擱淺，也許是給我們這邊打中了後部，漏了水；可因水淺，才這麼插在那裏不動。船上的機槍，仍舊猛一陣鬆一陣地放着。水上是看不見人影。

「怎麼水上不見人影」？我問子珊和建中。

「今日龍王爺做週歲，下了船的都給請去，吃壽酒哪……嘿嘿嘿……」！建中打着哈哈。

「瞧」，子珊嚷着，「砰」的又是一槍．「幾個，大哥？……六個還是七個」？

「這是倒在船上的，可不算數」。建中玩賴皮了。

依我我估計電艇不過三丈來長，裝人有限，最多不過十來個人罷了。現在子珊和建中打掉六七個，所餘也不過八九個。我拿這話問着建中，建中說「我看最多還有三名。兩人管着機關槍，一人在打瞌睡」。

「鬼話」，子珊駁斥着「最多只賸了一個」。

「胡說」，建中反駁了：「這重機槍起碼得兩人，才玩得開」。

他們正爭辯着，忽然聽見紹華的聲音，在我們身後說話了：「留神，您幾位，咱們守一哥和傑弟要下水去哪，可別亂放槍」！說着，便向東頭跑去了。

這是最緊張的一幕。大概兩三分鐘後，長堤東西兩頭的水灘上，果然各現出了一團黑影大約一個是守一，一個是唐傑——他們取的分抄形勢。可是他們在灘上走了不到十來丈，鬼子的機槍忽然停止了。想是發見了黑影，也預備搗鬼了。我提着神，東西兩頭，來回瞧着那兩團黑影，就着很大的心事。

一碼一碼地，守一和唐傑慢慢地在水中半游半走着。五碼……十碼……十五碼……。他們走到離開船身還有五十碼光景，船上忽地起了一陣手提機的槍聲。正在這先後同時，我們這邊也起了一陣槍聲。等我把眼光移到船上的當口，兩方面的槍聲忽然都停止，只見船上有兩個人影掉到水裏去了。……大概這就是船上最後的兩人，被我們這邊射中了。

守一和唐傑回來的時候，我們都下到淺灘上去迎候着。守一還離着老遠便把手舉起來揮着，手上好像抓着幾張白紙似的。

「走，快上汽車」！守一吼着。

「有人來了」！唐傑手裏握着一隻望遠鏡，皮帶套在頸項上。這「人」是誰呢？他們都猜是砲台的駐防軍，只是不能確定。

兩部汽車繞着灣子回到了我們的有大本營裏。在燭光下，守一把幾張文件匆匆看過，給我們的譯出了幾句大意。這幾張文件，便是南京方面鬼子特工頭子的手令。一切計劃，都與正岩的報告和紹裘的揣測不差什麼。只有一點，是我們未曾料到的，那便是鬼子失敗以後的「善後」方式——假使因這次「襲擊」引起了國際干涉，他們便一口咬定，說是我們砲台攻擊僑輪。事前佈置的佐證便是那隻襄陽丸，上面裝着十來個「黑暗恐怖」的傢伙，扮作上游下來的日僑，停候在江陰上游五六十里的所在，預備在交涉時，出來挺身作證咧。

「這些步槍是那裏來」？紹裘蹙起了眉尖，向他地令妹探問着。

「幹了一回綁票匪」！子珊搶着回答，格格地在笑。

原來我奉令去借槍之後，慧君紹華等這五位淘氣小姐，從那位茶館老闆口裏打聽出來，城外新近成立了一個保衛團，槍械甚多；因此定計，由子珊和顧青裝作鄉下富戶的小姐，坐着汽車，向保衛團報告，說是家裏有綁匪上門索款；請求派人去兜拿。團長一聽，立即親身帶了四位上等團員，隨着子珊顧青出發。車子走到預定的所在，勿然停車，慧君紹華子玉三人，從黑影裏一躍上車，拿出手槍，硬逼着繳了械。人呢？全上了綁，放在左近田埂上，反正天氣熱，只有幾隻蚊蟲叮叮而已，不至吃甚大虧。

小姐們一車，先一步起程回上海去了。紹裘，守一，唐傑，在茶館裏候着，我和建中，匡時，去辦理借來這六枝步槍的「善後」交涉。有了匡時的交際術，建中的一張胡說亂道的口，我們把事情竟好好地「善後」了。

× × × ×

我們回到百忍莊，已是第二天赤日當空的時候，大廳上濟濟一堂，正在午飧。我舉目一看，只見除了莊上原有的幾位之外，還多出了一男一女：男的便是那位九江老同學小氣泡施正平；女的是幾番寫信來要求參加我們集團的那位蕭小姐，是同着小氣泡一路到上海來的。

「告訴您，這是歡迎帶歡送的一頓飯」！子珊在我耳邊輕輕地說着：「曉莊老哥昨天收到了秘密消息，不是今晚，便是明日，上海要開戰了。所以曉莊老哥跟覺厂老師商議定了，讓心田送馮姐姐上大覺谷去養病，希賢姐也陪了去，預備動手練功了。今日早起，咱們回來，華姐姐家裏來了這兩位客，現在決定讓這位矮個兒先生留在這裏，那位小姐也跟着馮姐姐上大覺谷去。……聽說老人家決定讓咱們正式參加反間諜集團作戰了」！

（正卷完）

中國旅行社
導游叢書

無錫導游	一萬元
杭州導游	八千元
廬山導游	七千元
南京導游	五千元
嘉興導游	四千元
北平導游	五千元
黃山手冊	二千元

交通消息

鐵路

京滬區

調整客票價目

京滬區鐵路局，以全國鐵路基本客票運價，為每公里一百卅元，而該局所轄之京滬滬杭兩綫，則僅為每公里一百元，為劃一基本運價起見，特奉准自十一月廿五日起，再度調整各級客票價目，平均普遍增加百分之三十，惟原有之短程客票價目，為以前之凱旋金陵對號車，由上海至蘇州，二等為八萬四千元，此次調整後，則為六萬八千元，較原價反為減低；至運貨價目，則暫維原價。

舉辦四路聯運

京滬區鐵路局，與津浦、隴海、平漢、各綫，舉辦四路聯運，以利行旅，但僅限於旅客及行李，貨運尚難辦理，其客票僅限於金陵凱旋頭貳等對號車，可分別由杭州或上海北站起程，聯運站站名為杭州、上海北站、蚌埠、徐州、商邱、開封、鄭縣、許昌、郾城、駐馬店、信陽、鷄公山、漢口大智門等站。行李免費重量頭等六十公斤，二等五十公斤，各路一律，但自實行以來，以津浦隴海各路，交通時生梗阻，故並不暢通。

增開滬常區間車

京滬區鐵路局，為適應旅客需要起見，特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增駛下行第八三次常滬二三等臨時特快客區間車，於上午九時十五分，由常站開出，下午一時廿五分，抵達上海北站，上行第八四次，滬常二三等臨時特快客區間車，於下午五時十五分，由上海北站開出，下午九時五十五分，抵達常站，該兩次列車，往返因在道交會關係，故僅發售上北、崑山、蘇州、無錫、常州、等客票，餘站概不發售，如於每星期六、及例假前一日，或於旅客擁擠之時，則加掛頭等客車一輛，加售上述各站頭等客票。

該局增駛上述列車之同日起，將原有之每逢星期六及例假前一日開行之第八二次滬錫週末臨時列車，予以取消。

浙贛路

杭州—麗水—浦城聯運

浙贛鐵路局運輸處，近與浙江公路聯營運輸處，自十一月十六日起，合辦由杭州至麗水及由杭州至浦城旅客聯運。

上饒——弋陽通車

浙贛鐵路橫貫湘、贛、浙，三省，為江南一大動脈，全綫一千一百公里，戰時遭敵人全部破壞，現經浙贛路局和聯總之共同努力，已搶修完成十分之七，由上饒至弋陽間，亦已修建告竣，定於十一月廿九日開始通車，並在金華車站，舉行復路碑揭幕禮，以資紀念。

津浦路浦兗段

浦兗段漲價

津浦區鐵路局浦兗段管理處，自十一月十六日起，已自滋陽（兗州）展至泰安，客貨列車，亦自是日起，改訂行車時刻，現每日有特快車三列，往來於浦徐之間，並有浦泰尋常客車，往返各一列，及徐滋滋泰混合車往來各一列，自泰安向北展修工程，進行極為順利，預計十一月底，可接通至濟南，但該路時遭匪車破壞，交通亦時生障礙，各項計劃，每被阻撓，故關於旅客問詢事宜，應隨時注意報紙記載為準。又該段亦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奉令調整票價，按照原價，增加百分之四十，至行李包裹貨物運價，及其他各項費率，仍予照舊。

粵漢路

廣九段：調整票價

廣三綫：更訂時刻

樟河橋：修建完成

粵漢鐵路廣九段，（廣州至九龍）自十一月十六日起，調整客票價目，現由廣州至九龍，特快車頭等為卅三萬四千元，二等廿六萬八千元，三等十三萬四千元，又粵漢鐵路廣三支綫，近亦更改行車時刻，現由石圍塘至三水，每日有客車三列，往來其間，及石圍塘至佛山間，每日有客車七列，往來其間。又粵漢鐵路樟河大橋，長七十公尺，高四十公尺，為該路最高橋樑，所有橋基橋座及鋼樑，前於日軍南犯時，自行炸燬，該路復軌後，即派工趕築便橋通車，為行車安全起見，已利用其他燬損鋼樑，拚製齊全，於十一月十八日，架設完成，二十日起，開始通車，原有之木便橋，已於同日起，停止使用矣。

湘桂黔鐵路

衡桂段——通車

都筑段——籌建

湘桂黔鐵路，全綫原由湘之衡陽起，經桂省之桂林、柳江、宜山、南丹，而入黔境之都勻，以貴陽為終點，抗戰期間，已通車至都勻，為卅三年秋，日寇侵桂，路方損失慘重，路軌完全損毀，勝利以後，重行建設，由桂林至柳江，柳江至來賓，柳江至宜山，南丹至都勻，各段均已通車，至由宜山至南丹，及由都勻至貴陽之間，因工程浩大，現尚在計劃進行之中，都筑段三十七年度工程預算，已核定為二千四百四十億元，將作橋涵山洞石方工程，及貴陽車站興建費用。又該路由桂林至衡陽三百五十九公里，已於十一月廿一日修通，於同月廿八日，在柳州舉行通車典禮，交通部特派凌次長前往參加，以資隆重，嗣後該路交通，將益臻發展。

台省鐵路

各綫客票價調整

台灣省鐵路各綫，亦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調整各級客票價目。

全國暢通鐵路統計

共達一四一六四公里

據交通部發表，最近全國各鐵路交通情形統計云：全國鐵路暢通者，計一四一六四公里，約佔全國鐵路公里總數之半，為共匪所破壞者，達一六〇四二公里，大部份係在東北及華北方面。

輪船

各輪船公司漲價

客運：加百分之四十

貨運：百分之卅至四十

上海市各輪船公司，包括國營招商局在內，因航行成本增高，故要求增加客貨運價，顧已由交通部核准，自十一月廿一日起，客票一律按原價增加百分之四十，其貨物運價，則為米、煤、油、鹽、糖、木材，等增加百分之三十，煙葉、燭皂、磁器、礦砂等，加百分之四十，貴重品及奢侈品，如香煙、海味、化粧品、洋雜貨等，加百分之五十。

籌備中日通航

招商局派員赴日籌闢分局

在各國恢復對日貿易聲中，若干國家，已先後在日本成立航運機構，接洽與日本通航事宜，我國為運輸對日易貨物資及賠償物資，亟須在日成立航運機構，以資負責進行，全國輪聯會特電呈政府當局，要求組織赴日考察團，考察日本航業現狀，並要求我國輪船，開往日本後，應與其他各國，同等待遇，請麥帥總部，予以便利，成立辦事處，據航業界方面消息，政府當局已採納上項意見，特令我國駐日代表團，與麥帥總部接洽辦理。國營招商局刻已派業務處副處長鄭自榮，及總工程師張耀赴日籌闢分局，期中日通航早日實現。

航空

中美通航

中航公司派霸王機飛行

中國航空公司，為發展中美交通起見，曾於本年六月間，派機試航，近以一切均已完備，正式開航，特派四引擎空中霸王機，往返飛行，其航期為於每月之第一及第三星期三，由滬飛美，而於每月之第一及第三星期五離美，於每月之第二及第四星期一返抵上海，經過地點為——冲繩島——關島——威克島——中途島——檀香山——抵達舊金山，全程飛行，約需四十二小時。

調整客貨運價

中國中央各綫同時實行

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自十一月十八日起，同時調整各綫客貨運價，按照原定運價，增加百分之廿五；至中國航空公司之四引擎空中霸王號，則增加百分之二十。

公路

京贛湘聯運

南京至長沙一週內可達

京、贛、湘，公路聯運，經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運輸處蕪屯綫與江南鐵路業經交通部准予開辦，將來南京長沙間，每星期二、五，對開客貨車各一班。中途經蕪湖、屯溪、浮梁、南昌等地，再換車而達長沙，全程約一週可達，如辦理成績優良，再由長沙推展至貴陽及昆明等地。

上饒南昌間通車

上饒與南昌間，現有江西省公路局汽車行駛其間，由上饒經河口、弋陽、貴溪、鷹潭、東鄉、進賢、溫家圳、梁家渡、蓮塘，而達南昌。由鷹潭至東鄉間，四圍皆山，人烟稀少，車行其間，不甚安全，現經當地保安隊之白日巡查，已略見安靜，但下午四時以後，往來車輛，尚不敢行駛，以免危險，其客票價目，為每人每公里一千六百元，貨物運價每公里八千元。

筑昆」綫，及第十運輸處「筑渝」「筑湘」「筑柳」「筑晃」等綫，與貴州省公路局，均於十一月十日起，調整客貨運價，由貴陽至昆明，現為五十二萬零三百元，至重慶卅八萬四千六百元，該綫路程原為四八八公里，現因烏江大橋改道，增長五公里，故該綫全程已改按四九三公里計算，由貴陽至長沙七十五萬六千六百元，至柳州四十九萬三千元，至晃縣三十萬另四千二百元，第十運輸處各綫，每客增收保險費三千五百元，貨運以上各綫均為每噸每公里五千二百元，空駛費四千零卅五元。

其他

港僑出國改在廣州辦理簽照

香港外交部兩廣特派員駐港辦事處，勝利以後，為便利港地僑民出國及歸國留港華僑復員返歸原來之旅居地點起見，曾呈奉外交部核准，在港辦理簽發出國護照，及旅行證明書，迄今將達二年，行旅稱便，茲該處接奉部令，嗣后一切發照手續，應由廣州兩廣特派員公署負責辦理，該處遂於十一月廿一日起，公佈停止簽發出國護照，及旅行證明書，此後港僑出國，請領護照及旅行證明書，將改在廣州辦理矣。

赴穗旅客攜帶法幣限額

廣州百物飛騰，一日數變，宋主席於上月杪召集歐陽市長，胡財廳長，及各國行經理等會商，財次徐柏園，亦應邀出席，當決定緊急措施辦法二項。檢其中第一項即為凡外省來穗飛機火車輪船，均予嚴格查，除有運鈔護照者外，旅客每人攜帶國幣，不能超過五千萬元，超額者由檢查機關送存當地國行，給與臨時收據，報候處理。

旅行雜誌第廿一卷總目錄分類索引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徵文特輯

第一題：在旅行中所遇到的人物

嘉陵江上三儔侶……周曙山……（一、一）
京滬車中的老余……張德乾……（一、三）
羅浮老道黃山僧……朱偰……（一、四）
花秋坪覆車……卜少夫……（一、五）
神秘老人……葉勁風……（一、五）
充其量……郭祝崧……（一、八）
轉危爲安的老人……孫福熙……（一、一〇）
鄒筱雲……潘太風……（一、一二）

第二題：我所喜歡的旅館

臨時旅館的意味……余楠秋……（一、一四）
夜宿褒城……張契渠……（一、一五）
公園裏的旅館……秦瘦鷗……（一、一六）
從窰洞到招待所……孫沛甘……（一、一七）
綠水青山好寄身……湘子……（一、一八）

第三題：夜航機中

兩度夜航……陳修……（一、二〇）
夜航的偉大故事……阿徵……（一、二一）
心驚胆戰過秦嶺……謝冰瑩……（一、二二）

第四題：布帆和驢背

明州道中步行記……胡樸安……（一、二六）
扁舟一繫故園心……譚广……（一、二六）
紅塵飛不到……陸侃……（一、三〇）
如果數喜游獵旅行的話……劉旣漂……（一、三一）
月夜蕩舟遊北泉……王平陵……（一、三一）
吟鞭指灞橋……何正璜……（一、三三）

第五題：小城記

紅樓憶……張蓬舟……（一、三五）
朝武當……張蓬舟……（一、三五）
憶奉新……臧克家……（一、三六）
桐梓何年縣……朱伯尚……（一、三八）
秭歸記……周曙山……（一、三九）
藤縣這小城……蕭雯……（一、四〇）
山上的長春城……朱元曄……（一、四一）
金秀小誌……向培艮……（一、四二）
吟多堡……范泉……（一、四三）
東南西北，半個鐘頭……古中鉦……（一、四五）
華陰縣城……蕭梅性……（一、四五）
定海零什……胡山源……（一、四七）
憶晴隆……耿修萊……（一、四八）
呈貢頌……春苔……（一、五〇）

江南勝蹟

雁蕩十二品……蔣德敬……（一、八一）
松江懷古記……袁道冲……（二、一一）
寫瘦西湖……朱偰……（二、三五）
吳門雅遊篇……鄒斑……（三、五）
蘇堤二月春如水……朱偰……（三、三八）
我從湖上歸來……陳其英……（四、二二）
靈岩山水情……陳適……（四、二九）
暮春重到太湖邊……陳其英……（五、一）
記靈峯諸勝……陳適……（五、二三）
訪劍灶古蹟……吳觀周……（五、四四）
春在後湖……朱偰……（五、四六）
大龍湫寫景……陳適……（六、三三）
週末遊閔行……菽園……（六、七九）
從文物觀點上介紹蘇州的名勝……張效宗……（七、二五）

碧波瀲灩的嘉興……余秉鈞……（七、二九）
嚴州東湖……朱　偰……（七、三九）
京滬線掠影（上篇）……胡山源……（七、三三）
京滬線掠影（下篇）……胡山源……（八、五一）
會稽大禹陵……鞠孝銘……（八、三五）
高士永安湖……朱　偰……（八、三八）
普陀山環游記……顧廷鵬……（八、四二）
吳山的最高峯——穹窿山……顧振霄……（八、四八）
飛馳公路去杭州……王啓熙……（九、二一）
楊梅時節到西山……周瘦鵑……（十、二三）
建設浙江名勝區域……蔣德敬……（十、三三）
富春江上訪嚴陵……陳其英……（十、五二）
首都初旅……王仲鄂……（十一、一一）
南湖煙雨樓台……陳劍雄……（十一、二五）
五里湖……朱　偰……（十一、三六）
聖湖秋色……雷　紅……（十二、一三）

西北邊疆

平沙猶有雁飛還……陳澄之……（一、七七）
新疆文化溯源……陳澄之……（二、六一）
古邠州幽賞記……何正璜……（三、二九）
西行到迪化……陳澄之……（三、五五）
一片孤城萬仞山……陳澄之……（四、五五）
長安訪古……孤　鴻……（五、二九）
新疆的維吾爾人……潘公昭……（五、五一）
迪化生活和風雲人物……陳澄之……（五、七五）
東方的梵諦崗——拉卜楞……何正璜……（六、一二）
記西昌邛海……朱　偰……（六、二六）
新疆大而不當……陳澄之……（六、六二）
新疆現行的行政區……陳澄之……（七、一三）
塔山區和阿山區……陳澄之……（九、六九）
螺髻山天池……朱　偰……（十、二〇）
香妃陵華麗莊偉……陳澄之……（十、三七）
沙漠裏的金山——阿爾泰……陳澄之……（十一、六三）
咸陽訪古……何正璜……（十二、一九）
北疆風雲史話……陳澄之……（十二、五五）

華北煙雲

記故都湖海之勝……朱　偰……（四、二五）
寫故都昆明園……朱　偰……（五、四六）
故都使館區史跡鱗爪……佘貴棠……（六、二八）
曲阜訪孔子故里……淩松壽……（七、一一）
南方人欣賞天津……飄　萍……（八、一九）
故都十日遊塵……李詠湘……（九、一一）

東北展望

美國記者看東北……張德乾……（四、一三）
東北行……張軍光……（八、二五）
熱河八廟……馬鴻瑞……（十、一三）

蜀山蜀水

重慶旅話……郭祝崧……（一、六九）
流徙到岷山……洪文翰……（二、二五）
龍池之戀……郭祝崧……（三、六一）
峨嵋山的猿羣……朱伯商……（四、六二）
夜度繩橋看伏龍……郭祝崧……（六、二二）
峨嵋龍池……朱　偰……（九、四二）

滇雲筑雨

芒市遮放間白夷風物掇錦……陳　樾……（一、九五）
大足石刻……吳顯齊……（三、一七）
瀾滄縣兩勝蹟……武夷散人……（三、六一）
貴陽的情歌……江　陵……（三、二五）
游訪錫都箇舊……張世富……（八、一一）
游呈貢菓園……趙德厚……（十、二〇）
筇竹寺的羅漢和元碑……趙德厚……（十一、四四）

粵港探奇

澳門剪影……程志政……（三、五一）
羊城近貌……程志政……（五、五五）
惠州西湖紀勝……鄺笑菴……（五、二〇）
香港的衣食住行……程志政……（九、四二）
香港半山區消夏記……程志政……（十、四四）
南湖游屐……銅　駝……（十一、三七）
香港的奇異法律……程志政……（十一、四〇）
香港環游記……程志政……（十二、三八）

湘鄂贛皖

武當記遊……紀秉之……(三、二一)
刼後岳陽游……吳素濃……(五、四一)
廬山面目新認識……陳其英……(七、四三)
湘西沅水風情……蘇仲湘……(七、七二)
岳麓山的登臨……蘇仲湘……(九、二五)
和煦如春的鷄公山……言誠……(十、一七)

台灣紀實

台灣履痕記……蔡禹門……(四、四三)
東台灣環游記……朱梅……(六、二一)
走訪台灣(上篇)……郭祝崧……(十、一一)
走訪台灣(下篇)……郭祝崧……(十一、二九)

旅程報導

川陜記行程……華滌生……(一、七三)
還都散記……戴文賽……(二、一一)
長江行(上篇)……徐隆祥……(二、一五)
長江行(下篇)……徐隆祥……(三、三一)
夜航機中……魏文瀚……(二、二三)
出京散記……周曙山……(三、九)
蜀隴紀遊踪……饒育青……(四、三七)
渝筑間領略山水情……周滋清……(八、三一)
滬饒風景線……唐渭濱……(十二、一一)
運河線上……淩松濤……(十二、五一)

出國紀程

自重慶飛倫敦……馮朱棣……(一、六三)
中國空軍飛訪華盛頓……徐同鄴……(二、一一)
中國空軍軍官在美國德人區……蔚園……(五、五四)
旅美通訊……朱光煥……(五、八五)
大西洋上慶祝美國獨立……徐同鄴……(七、一八)
檀島初旅……于同隱……(八、七〇)
空軍領航軍官在美國……徐蔚園……(十、六八)
横渡太平洋……鍾寶炎……(十一、二一)
從上海到巴黎……吳茶……(十一、一五)
上海至瑞士紀程……淩蘇鳳平……(十二、五)

海外風光

巴黎又是巴黎了……張隆槐……(一、五七)
六天環游世界……張隆槐……(二、一七)
倫敦的街道……銅駝……(二、四一)
山光水色佛里堡……趙爾謙……(二、四四)
阿京旖旎風光……伍墨衢……(二、四七)
可羅拉多高原獵奇……丁挹文……(二、五三)
一個美國人旅行德奥管制區……伍必熙……(三、四五)
中國兵逛紐約……徐同鄴……(四、一九)
雨中羅馬……張安治……(四、五三)
巴黎漫步……王琦……(四、六〇)
愛爾蘭河谷遊……霍宏暄……(四、六七)
好望角一週間……蔚園……(四、七一)
憑吊奥匈捷的京城……馮朱棣……(五、五七)
曉市頓三月居……徐同鄴……(五、六七)
與海為家的百慕大島……銅駝……(五、七〇)
今日的海外桃源——海地……必熙……(五、七三)
三藩市唐人街巡禮……徐同鄴……(六、四九)
華爾道夫……張隆槐……(六、五七)
智利風貌……雷紅……(六、六一)
莊嚴美麗的華盛頓……伍必熙……(七、七)
牛津春曉……張安治……(七、二一)
英倫三島名城——都必靈……馮朱棣……(七、五九)
展望大倫敦……伍必熙……(八、一一)
戰後重來瑞士……銅駝……(八、六三)
華僑在紐約……戴文超……(八、六七)
勾留瑞士湖山……朱梁綺英……(九、一一)
好萊塢考察歸來……徐同鄴……(九、三一)
倫敦游騁志……伍必熙……(九、四五)
北加羅列納州風貌……銅駝……(十、七一)
戰後的芬蘭(上篇)……伍墨衢……(十、五九)
戰後的芬蘭(下篇)……伍墨衢……(十一、四七)
世外桃源樂秀樓……丁惠康……(十一、一一)
豪華勢利的棕榈灘……伍必熙……(十一、五七)
中國人看倫敦……張安治……(十二、二七)
美國西部游……鍾寶炎……(十二、四五)

受了創傷的倫敦人生活……碧　溪……（十二、四九）

蘇聯印象

在蘇聯旅行（上篇）……伍墨衢……（四、一）
在蘇聯旅行（下篇）……伍墨衢……（五、九）
莫斯科生活素描……郁　陀……（六、三九）
一個美國女子透視蘇聯生活印象（上篇）……墨　衢……（八、五七）
一個美國女子透視蘇聯生活印象（下篇）……墨　衢……（九、五五）
世界的屋脊——帕米爾……薛甡生……（十一、五一）

南洋印韓

游訪印度泰姬陵……糜文開……（一、八七）
細數古晉風情……鄭子瑜……（一、九九）
美麗玲瓏的諒山……陳　樾……（二、五七）
訪印度蒙古兒王朝故都……周祥光……（四、六三）
美軍在朝鮮……碧　溪……（七、六一）

人物山川

水秀山明多麗人……修　竹……（二、三一）
中國有多少溫泉……陳炎冰……（二、六六）
會見杜魯門總統夫人……張延祥……（三、四三）

旅行事業

美國人要旅行……張德乾……（二、六九）
旅行病……沁　業……（六、二八）
美國的旅行事業……徐同鄴……（六、四九）
各國吸引遊覽客……范林謙……（六、七五）
美國的旅行潮……李滋孟……（七、六七）
美國旅館的形形色色……碧　溪……（九、三七）
加拿大夏季旅行情報……孫沛甘……（九、六三）

美術圖景

疎樹清流……陳其英……（一、封面）
淞濱古趣……陳其英……（一、五三）
巴黎披着一件豪華的外衣……明　志……（一、五四）
大雪滿天飛……佘　鋑……（一、五五）
北平中南海迴鴻樓……費能勉……（二、封面）
美國最新式豪華遊覽輪……明　志……（二、三七）
倫敦小景……淘　金……（二、三八）
蘇州天平山風景……郎靜山……（三、封面）
吳門雅游剪影……陳其英……（三、四一）
白宮巡禮……張延祥……（三、四二）
杭州三潭印月……陳　修……（四、封面）
湖上春光……阿　瑛……（四、五一）
簇新的京滬路……陳其英……（四、五二）
無錫小桃源風景……陳其英……（五、封面）
美國大北鐵路建國號新車……沛　公……（五、六一）
錫山覽勝……阿　瑛……（五、六二）
四川灌縣索橋……郭祝崧……（六、封面）
倫敦的早晨……費　求……（六、五一）
復興中之浙贛路……阿　瑛……（六、五二）
廬山錦澗瀑布……陳其英……（七、封面）
故都初夏……康占元……（七、四一）
廬山面目……阿　瑛……（七、四二）
普陀南天門……顧廷鵬……（八、封面）
沙越魚鄉……黃傑夫……（八、四一）
普陀勝景……顧廷鵬……（八、四二）
奉化雪竇寺大殿……陸順興……（九、封面）
TVA游憩區……費　求……（九、五三）
甬游拾錦……陸順興……（九、五四）
富春山嚴瀨釣台……陳其英……（十、封面）
意大利的勝景……費　求……（十、五一）
嚴瀨訪古……阿　瑛……（十、五二）
上海的深秋……陳其英……（十一、封面）
美洲遊展……丁惠康……（十一、四三）
筇竹寺羅漢……趙德厚……（十一、四四）
金華北山小南屏……陳其英……（十二、封面）
英國的鄉村……費　求……（十二、四三）
影城風光……鍾寶炎……（十二、四四）

雜　俎

鐵馬馳飛過郊原……闇人俊……（七、一八）
遠征行獵隊輝煌工作……伍墨衢……（七、五一）
巴西船上一幕活劇……徐同鄴……（八、六七）
旅行寫生漫談……任徽音……（九、六六）
當你出去旅行時……柴　屏……（十二、三八）

名家小說

海屋劍客群（長篇小說）……葉勁風……（一—十二期）
温存（短篇創作）……阿　蘋……（三、六五）

補白詩歌

漢臯酬唱……（二、九）
題松江懷古記……姚鵷鶵……（四、四一）

交通展望

流線型建國號列車……李滋孟……（五、六三）
浙贛路杭金段考察記……陳其英……（六、五三）
美國臥車上的侍應員……伍必熙……（十二、三三）

交通資料

交通消息……（一—十二期）
津浦區鐵路管理局行車時刻表……（一、一〇九）
平漢路各段行車時刻表……（二、七七）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船期表……（三、七六）
京滬滬杭兩路時刻表……（四、八五）
平漢路北段行車時刻表……（五、八七）
京滬滬杭兩路行時時刻表……（六、九〇）
新訂京滬滬杭路價目表……（七、八七）
新訂京滬滬杭路價目表……（八、八一）
淮南鐵路行車時刻價目表……（九、八五）
中國航空公司定期班機表……（十、八七）
中央航空公司定期航行表……（十一、七七）
十一月份到埠離滬輪船一覽表……（十一、七七）

大江農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Trading & Farm Supply Corporation
★業務範圍★
一　農產品及農業生產所需物資之進出口貿易事業
二　辦理農業生產及農產品加工事業
進口部——經理世界各大工廠出品
一　農業器材
榨油機　礱穀機　碾米機　曳引機　清花機
軋花機　犁器　機器耙　抽水機　打包機
脫粒機　播種機　採柑器　噴霧器　中耕機
軋草機　收割機　撒粉機　孵卵機　保姆器
馬達　引擎　鋸木機　磨粉機
農場乳牛場蠶種場園藝場各項消毒冷藏等設備
二　種子—蔬菜種子　花卉種子　林木種子
三　殺蟲藥劑
地力斯　砒酸鉛　農用D.D.T.　除蟲菊
砒酸鈣　硫酸銅　殺草劑　巴黎綠
四　肥料——硫酸錏　氯化錏　蒸製骨粉
五　木材——洋松　柚木　檜木　枕木
出口部——骨粉　花邊　四川手工銀器　農村手工業品　台灣福建茶業　各種縫紉針
服務部——代客設計農產工廠解答各項農業難題
總公司：上海（〇）甯波路四十號上海銀行大樓二一六室
電話一〇五一二　電報掛號四四八七

大達輪船 大通航業 公司聯營處
DAH TUNG SHIPPING SERVICE
總處：上海（〇）中山東一路九號
電話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〇〇一〇
業務
裝貨搭客　報關運輸
堆棧保險　代理船舶
分處
長沙　漢口　九江　南京
揚州：霍家橋　泰興：口岸
常熟：十一圩港　南通：天生港
南通：任家港　海門：青龍港